

妙法蓮華經

綱要

慧瑩法師主講



妙法蓮華經綱要

一九九三年初

慧瑩法師講於妙華佛學會

何翠萍筆錄

關鼎協、戚幗珍校對

慧瑩法師簡介



慧瑩法師是廣東順德人，生於一九一九年，俗名黃本真，自幼跟隨姑母住在香港東普陀，成年後在香港教書。一九五九年秋，在臺灣新竹印順導師座下剃度。一九六八年春由遠參老法師弟子黎法乘等在港開設妙寶經室（今之妙華佛學會），誠邀慧瑩法師廣宣佛法。法師從善如流，致力弘揚般若及法華等經論，四十多年來未曾間斷，直至二零零七年，因年事已高而暫停講席。二零零九年五月法師不慎跌傷腰骨，同年六月至今，在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靜養。

目錄

妙法蓮華經綱要序

一、前言（借賀新年為開場白）	7
二、《法華經》的重要性	18
三、本經宗旨（全經最重要的部分）	31
四、乘的分別	46
五、對權實應有的態度	86
六、為實施權、開權顯實	89
七、佛之知見	101
八、權佛實佛如何會通	108
九、引經文再詳說開權顯實	113
十、解釋經題——妙法蓮華	139
十一、《法華經》是否主張佛性本有	168
十二、佛性的詮釋	187
十三、本經以緣起性空為基礎	192

	十四、本經的傳譯	197
	十五、刪除四品半的理由	199
	十六、《法華經》是最後說的	211
	十七、各品組織的次序	215
1.	序品	216
2.	方便品	219
3.	譬喻品	220
4.	信解品	223
5.	藥草喻品	226
6.	授記品	233
7.	化城喻品	234
8.	五百弟子受記品	244
9.	授學無學人記品	246
10.	法師品	250
11.	見寶塔品	260
12.	持品	267



目

錄

一乘菩薩的人生觀	309
十八、總結圓滿	306
24. 囑累品	303
23. 如來神力品	302
22. 觀世音菩薩本事品	301
21. 妙音菩薩本事品	300
20. 藥王菩薩本事品	294
19. 常被輕慢菩薩品	289
18. 法師功德品	289
17. 隨喜功德品	289
16. 分別功德品	288
15. 如來壽量品	283
14. 從地涌出品	276
13. 安樂行品	270

妙法蓮華經綱要序

《妙法蓮華經》，是釋迦世尊的最後之說。佛的意趣，隱密了數十年，等到最後，看弟子們根機漸漸成熟，大概可以把自己的心願公開披露了；於是決定「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此時，名之為開權顯實，暢佛本懷。照經中文字看來，並不算得很深奧，但是後人，大多不解經中要旨，反而誤會曲解的，比比皆是；這就非常辜負佛的苦心了。

遠參老法師依經解經，把全經反復讀誦，審諦思維，貫通全經脈絡，深探佛之本懷；乃鼓起大悲大智大勇之精神，極力宣揚，務求顯發佛意，令迷途眾生開佛知見，回歸一乘菩薩的光明大道，便可就路還家，終能到達寶所，乃為不辜負此人生，而且能報謝世尊之大德大恩也。

慧瑩雖不才，但知體念遠老之苦衷悲懷，欲令大眾以較短時間，能掌握全經宗旨及要點；乃於九三年初，在香港妙華佛學會，嘗試講述妙法蓮華經大綱，希於有緣者能隨份受益。也算是我盡一點心，聊報遠公法乳之

恩於萬一耳。初未想到錄成文字流通於世。

今廣州有熱心菩薩何翠萍居士，不厭其煩，自動發心依錄音帶寫成筆記，並擬付梓刊印，以廣流傳，希望未來的有緣人受益更多。其用心之善，功德之大，難可思議也。因請序於余，乃略書微意，以表欣賞其愛法之誠也。

二零零零年三月慧瑩謹誌

一、前言（借賀新年為開場白）

今日的法會很熱鬧，坐滿人。但是，菩提心易發，長遠心難求。大家發了這個心，要保存這個長遠心才好。

很多朋友在農曆新年見過面，但又有很多朋友在農曆新年以來是未見過面。我循例都要恭祝大家，用《法華經》裏面的意思來恭祝大家：「華開富貴，永斷窮根。」有人可能以為這兩句話很老土，很俗氣。但是，這兩句話就是《法華經》的內容。

妙華佛學會是用這個「華」字，《妙法蓮華經》也是用這個「華」字。古代沒有那麼多字，用這個字就是我們普通那個「花」字。古時寫個「花」字，畫成似一朵花。我們為了尊古，為了莊嚴些，所以妙華佛學會用《妙法蓮華經》的「華」。這朵「華」，不是普普通通的花，也不是水池種的睡蓮或中國蓮花。

在《法華經》有講優曇鉢華，它的形狀似蓮花，所以叫優曇鉢蓮華。《妙

法蓮華經的蓮華原本是指優曇鉢蓮華。優曇鉢蓮華的意思是靈瑞、吉瑞、好兆頭。印度有一種蓮華叫優曇鉢蓮華，它不是時常出現，所以有句經文說：「時至乃一出。」優曇鉢蓮華不是時常出現，一定要有些值得歡喜，值得慶幸的好事情，然後才會出現這種華。這種華不是草本的華，而是木本的華，形狀似蓮花，在喜馬拉雅山和錫蘭都會有這種華。

這種華的出現是種吉兆，好像我們中國也有吉兆，孔子出世前，有麟吐玉書的傳說，有好的兆頭。

優曇鉢蓮華的出現也是一種好兆頭，即是講優曇鉢蓮華是譬喻佛說妙法蓮華經，佛說開權顯實法是種吉兆。什麼理由呢？這就要講到永斷窮根的理由。

你遇到這朵華，你就會富貴了。你如果讀過《法華經》信解品就知道，有一個小孩貪玩，「捨父逃逝」，遠走他方。他離開父親，而他的父親是最尊貴的大富長者，但小孩不知可貴，貪玩遠走他方，越走越遠，變成一個孤兒，一個流浪兒，到處討飯，長大後也是做苦工，有時賺到一餐飯，有時要捱

餓，總之是苦苦惱惱地過日子。

但是做父親的大富長者，就會到處去尋找失散的兒子，「從邑至邑，從國至國」地去尋找。他尋找兒子不會不停腳地去找，總會有時停下來。大富長者也不是一個人去尋找，而是帶了很多侍從，很多人一起出動，到了一個國家，一個城就停留下來，剛好那個窮子，那個流浪兒，到處去找工作，見到有一豪華的人家，就到門口看看。那個大富長者雖在廳裏坐，但他一眼就看見門口那個人正是自己的兒子，可能兒子長得有些與別不同的特徵。

做父親的當然想叫他回來跟他相認，但是不行呀，不可以這樣。窮子一看見就害怕了，他想：「這豪華的地方不知會不會捉我進去難為我。」所以窮子馬上就走。

做父親的立刻吩咐隨從叫他回來，可是這樣做就嚇到他暈倒。大富長者只好叫人救醒他，再叫兩個醜醜陋陋的人去哄他：「你是不是要找工作？那裏有工作做，我們也是在那裏工作，薪金高，待遇好，很容易做，掃地倒垃圾、洗廁所，你做得來的，我們陪你一起做，你不用怕不會做，我們會教你

做的。」於是窮子就在大富長者家工作。

大富長者哄了窮子回來後，不是一下子就相認，開始時叫他掃地洗廁所。做父親的想同兒子說話也不敢，要穿上工人的衣服，扮成一個苦苦惱惱的人，才敢對窮子說：「我也是在這裏工作，在這裏工作很好的，你安心在這裏做，不要多心，千萬不要走。」

那位父親時常跟他說話，與他聯絡感情，培養他的志氣。經過二十年在這裏做清潔工人，慢慢培養好感情，他的志氣大些了，就讓他進入屋內做些重要的工作。大富長者是做生意的，屋內有很多珠寶，有很多借錢給人的借據和生意上往來的單據。大富長者就叫他，數數單據，數數珠寶，漸漸地叫他做這些工作，慢慢就培養好感情，也令他志氣大些，不會那樣自卑了，就認他為養子，當時還不敢認是親生子。等到感情再好些，他的志氣再大些時，就告訴他：「你其實真是我的兒子，我找了你很久，我的家產正是要交給你。」於是大富長者找些國王大臣和有面子的人來作證明，父子相認，父親就把全副家產交給兒子。

這是譬喻在大通智勝佛時代，我們的本師釋迦佛是第十六沙彌，是大通智勝佛的第十六王子。當大通智勝佛講完《法華經》之後，十六位王子，各升法座。第十六王子曾經教弟子發了一乘菩薩心，行一乘菩薩道，親近很多佛，修福修慧。我們現在的本師釋迦佛也是當時的本師，是本來的導師，本來是我們的師父。當時的弟子雖然發了菩提心，開始行菩薩道，但後來覺得成佛很辛苦，要行無量阿僧祇劫，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於是很多弟子就畏懼佛道長遠而退心、懈怠、放逸，或是停滯不前，或是後退了。既然懶惰放逸退心，就墮落了，變成六道凡夫。開始時是退在二乘，慢慢就退在六道眾生裏。

這是講窮子「捨父逃逝，遠走他方」，離開了自己那個大富長者的父親，到處流浪受種種苦。信解品裏形容他「體生瘡癬」，渾身骯髒，到處去做苦工，「或有所得，或無所得」。這是譬喻眾生墮落了就滿身煩惱，貪、瞋、癡、驕慢、嫉妒等等各種壞心理都有，就會造業，造種種的罪過，就會受苦受難。我們的大慈悲父，我們的本師，看見眾生苦惱的樣子，多麼心痛啊！

如果我們的兒子像窮子一樣，我們一定會很痛心，一定會想法子找他回來，要他洗乾淨，要他學習，預備把自己的財產交給他。佛教講交付家財的意思是譬喻授記。

佛出現在世間，是要尋找這些退心墮落的菩薩，你們各位都是菩薩，現在你們不敢承認，但你們認識深了的時候，就敢承認自己是菩薩了。就像那個窮子，應該承認是大富長者的兒子，不要以為自己是做下賤工作的就不敢相認。我們也可以認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我們是本徒，我們以前是發過菩提心，行過菩薩道，不過現在退心墮落了。

當然舍利弗、目犍連、須菩提、迦旃延等大阿羅漢，不像我們墮得那樣深，所以他們當時就得到授記，我們墮得深，就墮到現在。但我們現在遇到《妙法蓮華經》，肯再發菩提心，肯認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是我們的大慈悲父，是無量劫前曾經教化過我們，那麼我們得聞《法華經》，即是看到優曇鉢蓮華開敷了。

你可能會說：「不是吧，舍利弗等可能會是本師釋迦佛教化過，我們怎

會是本師教化過的呢？」但化城品是這樣說的：「未來世中三乘弟子是也。」現在就是《法華經》所指的未來世。你以為你很容易遇到佛法，很容易遇到正法，很容易會發心聽佛法，很容易發心皈依三寶嗎？不是的，是要有因緣。不信的話，你上街隨便叫一個人來聽佛法，看他肯不肯來？你叫他皈依三寶，叫他來聽佛法，他不會聽你的。所以我們皈依三寶，肯發心學佛法，是有因緣的。釋迦佛來這個世界教化眾生，主要是教化這些曾經發心而退心墮落的菩薩，佛可憐他們，要尋找他們，教化他們。

所以你能看到開權顯實的《法華經》，就是看到優曇鉢蓮華開敷了，這是個好兆頭。雖然我們是在釋迦佛入滅二千多年才出生，但我們的大慈悲父留下這份遺囑，我們有機會讀到這份遺囑，就是吉祥的兆頭。我們肯依《法華經》裏面所講的去修行，相信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以本師的立場看，我們大家全部都是師兄弟，你叫我做師父，這是方便的，本師才是真師父），發起一乘菩提心，恢復我們本來的身份，就等於回到大富長者那裏做大富長者的兒子，那時就是華開富貴，永斷窮根了。

你可能会說：「我自己都不貧窮，不需要富貴。」但永斷窮根的「窮」不是說你沒有錢、沒有金銀財寶、沒有飯吃。《法華經》講：「貧窮無福慧」，是指當時那些菩薩退心墮落了，墮落在六道眾生裏，別說一乘福德智慧，連三乘的福德智慧都沒有。

如果你修三乘，你就有三乘的福慧；如果你修人天的福慧，就有一些有漏的人天福慧，但一乘的福慧你就沒有了。以前修的一乘福慧，因為你退心了而受用不到。如蓋一間房屋，還未蓋好就停工，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我們如果肯信《法華經》，肯信本師，肯發一乘菩提心，精進勇猛，繼續努力，有恒心，有毅力地行一乘菩薩道，那麼你的一乘無漏福德就會增長。你回到大富長者身邊，就是永斷窮根。大家要不要這個華開富貴，永斷窮根呢？

我現在不是講信解品，不過，在新年裏借這點意思來祝賀各位華開富貴，永斷窮根，取一個好好的兆頭。《妙法蓮華經》本來就是一個好好的兆頭，你要永斷窮根，你就要永遠發心，永遠精進。如果你不發心、不精進，

就如當時那些退心墮落的菩薩，就變成苦苦惱惱的窮子。所以我們一定要發大精進心，繼續努力，永不退轉。

今天大家這樣熱心來聽法，不要三分鐘熱度，不要因為沒有空，要逛街，或者有人叫你去打牌就不來聽，希望你們能發精進心繼續來聽到圓滿。

二、《法華經》的重要性

《妙法蓮華經》是一部佛教裏最重要的經典，有人稱它為經中之王。遠參老法師對《法華經》有他特別突出的見地，很值得我們欣賞。我曾經利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聽遠老法師講《法華經》，同時也聽了他講的其他重要經典。我也聽過印順導師講的《法華經》的提要和小部份《法華經》。我覺得，除了《法華經》，從整體佛法的思想來講，遠老法師與印順導師的思想非常接近。遠老法師講的《法華經》與其他法師講的有很多不同之處，也有大部份與印順導師的思想是相同的。印順導師講的《法華經》雖然與遠老法師講的有些出入，但同古德，如天臺家、華嚴家的見地也有不同，有很多要點與遠老法師的思想都不約而同。

所以我一方面會把遠老法師對《法華經》的那種特別見地，獨有的心得講給大家聽，另一方面我也會講遠老法師與印順導師的相同之處，我會選擇那些值得我們去吸收的要點來講。

今天我先講《法華經》的重要性和「乘的分別」，以及「乘的含義」，還會講佛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講一乘？為什麼要先施設三乘然後才開權顯實說一乘？

大家都知道《法華經》是暢佛本懷的經，「妙法」就是正法，「蓮華」是譬喻妙法。《法華經》在佛教的地位，用判教的層次來講，它的地位是最高的。一乘是最高的地位，其次是三乘，五乘就低些。我們講那樣東西是最好的，就稱它為一流的、上乘的，所以一乘有一流和上乘的意思，同時一乘還有平等的意思。《法華經》講的「大乘平等法」，就是一乘平等法，主要的意思是講平等。

佛經中很多經都叫一乘，都標出一乘的名稱，但同《法華經》一乘的意思是不一樣的，性質是完全不同。除了《法華經》，大多數叫一乘的經，都是講真常唯心。如《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華嚴經》、《圓覺經》、《楞伽經》等，都是以一乘標其名，而這些經全部都是真常唯心的思想。

遠老法師最崇尚《法華經》，最否定真常唯心的思想。因為後期的印度

教，以前是婆羅門教的翻新，婆羅門教沉寂之後再復興叫印度教，而舊教新教的內容差不多。印度教復興之後，可能印度教的人也攝取佛經，也可能佛教裏的傳教師，為了要吸收印度教的教徒，為了適應後期的人心，所以很多佛教經典裏都摻雜有很濃厚的唯心思想、梵我思想、神我思想。遠老法師最怕佛教徒走入這種梵我、神我的思想裏，走入第一因裏，走入外道，變成以外道為佛法就很危險了。因此，他非常不認同這種真常思想。

印順導師不會否定這種經典，不過他把這些經典稱為「不了義經」，把《般若經》、《阿含經》等緣起性空思想稱為「了義經」。

在中國佛教裏，真常唯心的思想最普遍，你隨便拿起佛教的書，都是真常唯心的，你要聽真常唯心很容易，到處都能聽到。

禪宗也自稱一乘，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然它的修行有它的特殊經驗、特別的體驗，有它的效果，但它是絕對真常唯心。

密宗也自認為一乘，認為密宗是大日如來講的，是法身佛、真身佛講的真言，而其他宗派的經是釋迦佛的化身佛講的。西藏有很多高山大嶺很神

秘，密宗為了適應它的地區，適應民族性和神秘性，所以認為念咒最重要，而且有很多派別，其中有些派別非常庸俗，簡直在發展大貪、大瞋、大慢，我們要特別小心。

華嚴宗也號稱一乘，認為只有華嚴才是最高的一乘，是別教一乘，是特別的。他們認為《華嚴經》是佛同十地菩薩講的，起碼都是在初地以上的菩薩才聽到。當時有聲聞人在座，卻如聾若啞，完全聽不到，因為他們不夠程度聽。而依天臺家判教，講華嚴是最初三七日。事實上佛成道那三七日，未去鹿野苑說法，那三七日，誰會聽到呢？根本沒人聽到，所以這個講法完全沒有根據（但中國佛教徒卻深信不疑）。

天臺家以法華為最高，但用華嚴家的立場去批評他們，天臺家是不夠妙，因為華嚴家認為《法華經》是同教一乘，是講平等義，空性是平等，與三乘共通。經文有講：「三乘同入無為法性。」既然與三乘同就不夠高不夠妙。

由此看出，一立宗派，每個宗派都是高抬自宗，貶抑他宗。所以太虛大師講：「分了宗派，就失了整全的佛法」，就是這個理由。人也一樣，喜歡

抬高自己而壓抑他人（這與佛法不相應）。

以上的各種思想，名義上是一乘經，是一乘宗派，其實它的內容與《法華經》是風馬牛不相及，只是名詞相同。所以我們要搞清楚，要懂得分別內容是不是《法華經》所講的一乘，不要魚目混珠，自誤誤人。

我們首先要認清楚，《妙法蓮華經》絕對不是真常唯心論，也不是真常唯心論的思想可以比擬得一分一厘的，完全不是那回事。不過，你去看看中國古德所寫的《法華經》註解，大多數都是講真常唯心論。因為當時佛教傳入中國時，道教、儒家都很流行，這兩家都有本體思想存在，又有些很玄妙的思想，例如講無為，又講本性、本體（第一因）。當時的人註解佛經，多數有用道家的思想，或儒家的思想混同來解釋，所以就沒純正的佛法了。那些人認為同中國的哲學思想相同就更加好，會更加讓知識界接受。但混同的時候，就失了佛法的本來面目。所以你看註解，會看到很多真常唯心論的思想，被用來解釋《法華經》，而且解得很玄很妙，很高很深，你會覺得很佩服，其實這些都不是《法華經》的思想。

遠老法師是最早期的華嚴大學的學生，他一到外省參學，就是入華嚴大學。他讀了很多這些註解，但他覺得這些註解與《法華經》的內容是不同的，所以他覺得痛心疾首，激發起強烈的言論，要改革不正常的傳統理論，提倡佛教維新的口號。他解《法華經》是拋開古人的註解，認為這些是糟粕，沒什麼作用。他要運用自己的智慧來貫通全本《法華經》的脈絡，清楚指出佛的意趣在哪裏，發掘出《法華經》的宗旨。

龍樹菩薩提倡緣起性空，他所有著作都是講緣起性空，都是破外道。雖然他在著作中沒有怎樣講《法華經》，但他也讀《法華經》，所以他知道《法華經》不是真常論，他說：講到一乘，唯有《法華經》是可信的。

《法華經》的宗旨不是專門講空，但經裏面卻處處都是與空相應。如「佛種從緣起」，三軌四安樂行等等都是與空相應。般若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法華經》的宗旨雖然不是講空，但它也不可以離開般若。經云：「若習聲聞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若習辟支佛地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若習菩薩地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我還可以補充一句：若學一乘者，也應

當習行般若波羅蜜。為什麼呢？若學菩薩地，以權教來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如果沒有般若空慧，不通達一切法空，你一住相的時候，你就沒法子行菩薩道了，別說三大阿僧祇劫，就是一大阿僧祇劫也不行不了，就是三年也不行不了，何況一乘要修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如果沒有般若做基礎，怎樣去修？所以我們學一乘，也當習學般若波羅蜜。

講到對一乘的理解，不同的宗派又有不同的理解。真常家認為：一切眾生本來具足如來藏，人人具足如來藏真如心，這就叫一乘，所以大家都可以成佛。

中觀家講一乘，是講如智不二，一切法因緣所生，本來空寂，空的道理就是如的道理。你要經過修行，能夠有一種真實的智慧，去體會這種性空的道理，這真智與真理相契應，就叫做智。但你的真智真真正正與真理相契應時，智如是不二的，就是說真智不是如理之外的智，這個真如理之外，也無真智，真智之外，也無真如理，就如此不二。智與如，互相契應，吻合無間，真智與真理是互相吻合無間，互相契應到一條間隙也沒有，是水乳交

融，像水與牛奶分不開。你真真正正開發了這個真智慧，真正體驗一切法性空的真理，是如智不二的，真理與真智是平等的，空性平等，一切法都是緣起，一切法都是性空，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所以就叫做一乘。這個道理與《法華經》有些相近，《法華經》講：「佛種從緣起。」這個緣起是因為性空所以緣起，一切眾生可以發菩提心，一切眾生都可以行菩薩道，都可以成佛。但《法華經》最終的宗旨就不是講性空，它是以性空為基礎，但不是以性空為終極。

唯識家講一乘是與前兩者相反，他們認為三乘是究竟，一乘是方便。因為他們重視種子，你有聲聞種子就成聲聞；你有辟支佛種子就成辟支佛；你有佛種子就成佛。另有一類闡提種子，即使修善行，最多只能在人天修有漏善，沒解脫性，你叫他行善，他也只是修人天福。共分為五性：聲聞種性、緣覺種性、佛種性（或者說菩薩種性）、闡提種性和不定種性。

不定種性是無定的，可能是聲聞緣覺回小向大，發菩提心，或是菩薩未退不退轉又退心而轉向小乘，總之是轉來轉去不定的。

如果說他有什麼種性就成什麼，這是真實的。但如果說什麼種性都可以成佛是不可能的，他都沒有成佛的種性怎樣能成佛呢？所以他們認為：講一乘，人人都成佛，是方便說而已，不過是安慰那些小乘人，而三乘才是真實說。這是唯識家的思想。

《法華經》又怎樣講一乘呢？《法華經》雖不是以空為終極，但以空為基礎。《法華經》講要修行無量阿僧祇劫，菩薩道圓滿了，才究竟成佛，成佛時就圓滿具足一乘的無漏功德。通過無量無邊劫修菩薩行，成就無量無邊的佛功德，才是究竟的，真實的。釋迦佛是這樣，過去佛是這樣，現在佛、未來佛、十方佛、一切佛都是這樣，成佛是佛佛平等，一定要修無量劫，一定要修無量無邊功德圓滿，這就叫一乘，人人都可以做到，你肯做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一乘有平等的意思，不是講甲可以做，乙不可以做，只要有長遠心，肯努力都可以做得到。這也是佛對眾生的期望。

《法華經》方便品講：「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我是指釋迦佛，或是一切佛。我一發菩提心就發了這個誓願，本來就立了這個

願，願令一切人，如我一樣，我成佛，我圓滿具足無量無邊功德，我也期望所有的人，學我這樣做，也都圓滿具足無量無邊功德，平等平等，無異無別。佛一發菩提心就發了這個願。可知一乘的願望，不是我們心頭高，不是我們不自量認做菩薩，而是諸佛的期望，是本師釋迦佛的期望，是佛對一切眾生的期望。一切佛的功德是平等的，一切眾生也可能做到佛那樣的功德，也都是平等的。

所以一乘的意思，一方面是有上乘、一流的意思，一方面又有平等的意思。佛佛道同，佛佛平等，佛的慈悲心也都是平等。「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就是平等，期望是平等，眾生的根性雖然有差別，但最終都是可以平等。這是《法華經》所講的一乘的意思，與真常思想不同，與唯識家主張五性各別就更加不同，與中觀家的思想比較接近。

遠老法師主張依經解經，不贊成依其他的註解去講，因為在經文裏你就可以找到主要的意思，如果你到處去找註解，可能會混亂了。

我們說這部經是暢佛本懷，懷就是心裏面的懷抱，通俗些講是心裏有些

心事，暢就是舒暢。佛也有心事，而且是很大心事，「一大事因緣」就是佛的心事。為什麼到最後才暢佛本懷呢？是因為一直以來佛的心事都不能盡情吐露。這樣講難道說佛也有憂鬱？佛不是為自己憂鬱，「諸有所作皆為」眾生。佛有些話是要講給人聽，但又不敢馬上講，要忍著不敢講，這就似是憂鬱，就是不舒暢。佛本來一成佛就想立刻對弟子講，但一直都沒有講。佛忍了多長時間呢？一般講是忍了四十九年，但依歷史來講是沒有這麼長，佛三十五歲成道，八十歲入涅槃，所以應該是忍四十五年。到最後講《法華經》時，佛就將心事吐露出來，想講的儘量講出來，心就舒暢了，本懷可得通暢，所以叫暢佛本懷。

佛成道想講一乘，也不是一開頭就講。在經文裏，佛講《法華經》也不是一開頭就講一乘，在序品裏佛首先入定、放光、現瑞，接著大地六種震動、雨華等，然後彌勒菩薩問文殊菩薩，文殊菩薩隨問而答，說出往昔的情景。

接著在方便品講佛出定，「從三昧安祥而起」，很安祥地出定，然後讚佛的智慧：「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佛的智慧

是有門的，這個門是因，是要修因才可得到，但也「難解難入」。「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這些都是讚一乘佛的實智。讚完之後，佛忽然間說：「止，舍利弗，不須復說。」佛不講了，為什麼不講呢？佛繼續解釋：「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接著講的「如是相，如是性……」等十如是，都是讚佛智。

佛讚完又止，止了又讚，令舍利弗和四眾心疑，大家覺得很奇怪，所以舍利弗就請問佛：「世尊何因何緣，殷勤稱歎諸佛成就第一，甚深微妙難解之法？我自昔來，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佛為什麼要這樣殷勤讚歎呢？他們從未曾聽過佛這樣讚歎，以前佛說什麼，他們都明白，現在佛忽然講這些，他們都不明白，所以要問佛。佛三止，舍利弗就三請。

佛想講了，但因為有五千增上慢人在法會上，恐怕他們毀謗而墮落，但如果明叫他們退席又不好意思，會傷害他們的自尊心，所以佛用神通力令他們自動退席，又或者他們沒興趣聽而退席。

由此可見，佛要舒暢本懷是不容易的，是很艱難的。佛要做很多工作才可以講出自己的本懷，講出一乘是真實，二乘是方便。

一乘可解作一流、高級。一乘如果完整來講，應該叫一佛乘。方便品、譬喻品有很多次提到一佛乘。如「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舍利弗，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舍利弗，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諸佛以方便力，隱一佛乘，分別說三……無有餘乘，唯一佛乘」。一佛乘在方便品出現得最多，譬喻品也有講，但後面就少出現，只講一乘。講一乘有時也會令人混亂，而講一佛乘則完整些、清楚些。經文裏明確地講出佛陀出現世間主要是為一佛乘。

每一本經都可分出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法華經》的序分是序品，正宗分是由方便品乃至第九品授學無學人記品，第十品法師品以後都是流通分。

三、本經宗旨（全經最重要的部分）

《法華經》舊本有七卷二十八品，遠老法師修正之後只有六卷二十四品，雖有很多文字，但全經的主要宗旨，主要的正宗分，差不多就在方便品中五千退席之後的那段文字。這段文字是全經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這句話最重要：「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句話的文字很淺，意思也不深，為何那麼重要？佛接著解釋：「所以者何？」是佛自己問，自己解答，是什麼理由呢？是因為「諸佛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這段文字是解釋「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隨宜」的「宜」是根機，他是聲聞根機就適宜聽聲聞法；他是辟支佛根機就適宜聽辟支佛法，是大乘根機就適宜聽大乘法，這就叫做「宜」。

但釋迦佛要教化的眾生，本來不是三乘人，而是一乘人，他們曾經受過本師的教化，曾經發過一乘心，曾經行過一乘菩薩道，但因懈怠懶惰放逸

而退心，慢慢就墮落了，因為他們畏懼佛道長遠，本師只有應他們的需要，用聲聞法教化他們，用辟支佛法教化他們，用權教大乘法教化他們，這就叫「隨宜」。

「諸佛以無數」善巧的「方便」，一乘以外的聲聞法、緣覺法、權教大乘法就是「無數方便」。佛總是用種種的善巧方法，來引導眾生，教化眾生，就要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來「演說諸法」，演說三乘的權教法，這就是「隨宜說法」。

佛接著說：「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佛「隨宜說法」是有他的用意，佛的用意不是聲聞人用「思量分別」可以瞭解得到，也不是辟支佛、權教菩薩瞭解得到，不是任何一個人或很多很多人「思量分別」所能瞭解得到。這就是「意趣難解」。

「意趣」是意思之所在，也是意向、取向。佛陀教你修四諦法，成阿羅漢的目的，不是在乎你成阿羅漢；佛陀教你觀十二因緣法成辟支佛，不是在乎你成辟支佛；佛陀教你修六波羅蜜，修三大阿僧祇劫可以成權教佛，佛也

不是在乎你成權教佛，佛是另有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佛之意不在三乘，意在一乘。佛的意趣，「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很多阿羅漢、辟支佛、很多新發意菩薩、很多不退轉菩薩聚集在一起思量都不能知，但佛又講了句：「除諸菩薩眾，信力堅固者」，除了那些信力堅固的人。

因此，遠老法師就會到佛意，為什麼連「不退諸菩薩」也不能知少分呢？但有些「信力堅固者」又可以知少分？由此可知是有分權教菩薩和實教菩薩，權教菩薩不知佛的意趣，而實教菩薩則能知一些。所以「信力堅固者」是指一乘實教不退轉菩薩。

佛說幾十年種種法都是方便說，但方便說法是另外有佛的用意。佛的用意和意向在哪裏呢？這不是三乘人思量分別所能知的。所以我作的《釋迦讚》有這樣一句：「隱尊示劣著弊衣」，就是說大富長者要扮成工人來見窮子，窮子不知這就是大富長者，不知這就是自己的父親，就如我們不知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不知自己曾經行過菩薩道。佛說種種法的用意是一種引導，不

是在乎弟子成阿羅漢。佛的意趣，我們不瞭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只有同等程度的諸佛才能徹底知，程度低些都不可能知，連不退轉的權教菩薩也不知，實教菩薩就知道一些。

「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的「意」字很有意思，是經過遠老法師修正的，舊本原是「法」字。為什麼要改呢？因為要貫徹上文的「意趣難解」，如果說「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就很容易誤會。也是說「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的那些法，就不是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的，這就很晦昧，意思不明確了。

舍利弗也說：「佛說一解脫義，我等亦得此法，到於涅槃。」佛說一解脫義，我們也明白，我們還依法修行到於涅槃，而現在又說：「諸佛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這又怎講得通呢？

遠老法師改成「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這個「意」字就可圈可點，改得非常好。有些地方我不是百分之一百贊成他改得好，但這個「意」

字，我就百分之一百贊成他改得好，銜接了上面一句：「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你不要以為：這麼大膽，經都敢改？其實遠老法師不是改經，因為文字晦昧，令我們容易誤會，改明確些，就把佛的意思更加顯露出來，不是改經。因為文字是通過翻譯，初時是□□傳誦，之後就寫成種種文字，有梵文、巴利文，然後翻譯成中文。傳入中國的《法華經》又有幾種譯本，我們現在讀的是鳩摩羅什法師的譯本。經不是人人有資格修正的，你要把全本經的脈絡看清，你認為那個字可貫通它的意思，用那個字更加明顯才有辦法修正。改經是不可以，但用這個字更加明顯地顯出佛的意思，使經意更加明顯，這不是叫做改經，而是潤飾文字，修正文字，並沒改動佛的意思。這一點大家要瞭解。

下面佛接著解釋：「唯有諸佛乃能知之。」人人都不知，只有佛知。「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這就標出宗旨，這是總標，總括標出這個意思，為何人人都不知，只有佛知？你知不知道佛為什麼出現於世？你連自己為什麼出世都不知道，又哪會知道佛為什麼出世？但

佛自己就知，佛出現於世是有所為的，也可以講給你聽。釋迦佛是這樣，諸佛都是這樣，「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唯」是單獨的意思，「以」可作「因」字解，也可作「為」字解。佛單獨是因一件大事因緣的緣故所以出現於世。

這個「大事因緣」又有很多人誤解，以為是生死大事。參禪的人認為：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又如喪考妣。他們把生死看成大事，大事未明，就如喪了父母一樣；大事已明，他們又悲傷得像死了父母一樣，悲傷自己為何一直這樣糊塗。

《法華經》所說的大事不是一般人所講的參禪的生死大事，而是佛護念眾生的一種悲願。佛以前教化過的菩薩退了心，墮落了，佛很不忍心，激發起慈悲心念念不忘來教化他們，就像大富長者走失了兒子，要到處找兒子，要教好他，要交家產給他。這是佛的大事因緣。佛是為了這些出現於世，不是為自己的生死大事。這個大事因緣就是佛的最高理想。釋迦佛如果能夠令那些退心菩薩恢復一乘，信受一乘，能為他們授記，那麼佛的最高理想就達到了，就能大

暢本懷。如果達不到這個理想，就鬱鬱不得志，佛出現於世就空跑一場。

佛接著解釋：「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其實經文並不深，佛自己解釋完一重又一重，總標出「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後，但你不知什麼叫「大事因緣」，所以佛要繼續解釋：「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這段經文就是解釋「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的。然後佛再總結一句：「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這段文字很清楚，段落分明，佛出現於世是為了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之知見就是佛的一切功德，一切智慧。

一般人講「開示」這名詞，是講請法師開示，是開導、指導的意思，與《法華經》的開、示、悟、入是不同的。《法華經》的開、示有四個層次，照次序應該是示、開、悟、入。

「示」是讓你知道，讓你看見，然後令你明白。「開」是明白，明白之後你要加以思維，在思維之中你有一種親切的體驗，體驗是明白的深一層，有深度的明白，就是「悟」，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覺悟。悟有種種不同的層次，覺今是而昨非都可叫悟。有位大禪師說自己大悟十八次，小悟無數次。修禪的人講一開悟就可以了，如果一開悟就可以的話，那就不用大悟十八次，小悟無數次。

至於「入」是更加深入，應該是證入。如聲聞人證入無我，要通過八正道的修行，通過修定，由定得到現證慧，得現證慧就深入法性，就是入。而《法華經》不是講聲聞人得無我智的那種入，是講「入佛知見」。佛之知見是非常廣大深奧，《法華經》未講到深的那層，只是教你淺的那層。開、悟、入都有深有淺，有淺開深開，有淺悟深悟，有淺入深入。

《法華經》講開權顯實是講一種淺的開示悟入，深的開示悟入要你親見本師，親聞一乘因行，知道菩薩行怎樣行，然後通過修行才得到深的開、悟、入。

我們看文字也知道，照層次應該是示開悟入，「欲令眾生開佛知見」那個「開」是在眾生那方面，「欲令眾生悟佛知見」那個「悟」又是在眾生那方面，「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那個「入」也是在眾生那方面。而「欲示眾生佛之知見」的那個「示」是在佛那方面，要佛啟示我們，指示我們，告訴我們知道，然後我們才明白，才得「開」，再加以思維才得「悟」，加以修行才得「入」，差不多等於聞思修。「開佛知見」是聞，開了就明白，加以思維可以體驗領悟就是悟，再經過修習之後，用自己的真實智慧去體證，就證入了。但第一步在佛的立場「示」給眾生知道，如現在佛告訴我們：佛的意趣眾生是不知的，佛種種的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都是一種方便。這些要佛告訴我們，我們才知道，佛不說我們怎會知道？

又如佛說釋迦佛本來是你們無量劫以前的本師，佛本來是教化過你們行一乘菩薩道，教你們發過一乘菩提心。佛如果不說這些，我們又怎會知呢？這就叫做示。佛示完之後我們才能夠開，才能夠悟，才能夠入。

在《法華經》來講，只可做到開權顯實那種示，只是指示我們這件事，如

果講深入一層還未做得到。能令你明白，令你恢復一乘菩提心，令你回歸一乘的軌道，佛已經很歡喜，就能心懷大暢。

佛繼續講：「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不但是釋迦佛，而且一切佛都是這樣，諸佛做種種事，都是為了但教化菩薩。「但」是「只是」的意思，佛的目的只是為教化菩薩。

難道說佛只是教菩薩，不教我們，放棄我們，放棄阿羅漢，放棄凡夫嗎？不是這樣解釋的。在佛的立場、佛的觀點、佛的眼光來看，所有佛弟子都是菩薩，你們就是菩薩。「但教化菩薩」的意思就是教化你們。在佛世時代，所有的阿羅漢，所有的比丘，所有的佛弟子都是退心的菩薩。在《法華經》很多品都有講到「未來世中」，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一般人只是相信我有佛性，就覺得很滿足。佛不但講你有佛性，不過佛性不是本有的，而是佛幫你種下，「佛種從緣起」，不是無緣無故有的。佛還說你本來是菩薩，不過你懶惰退了心。佛叫你不要自卑，切勿不敢認，不必太客氣，你應該承認自己是菩薩。

所以「但教化菩薩」的菩薩不是觀音菩薩、文殊菩薩，那些大菩薩是助佛揚化，來幫助佛教化我們的，他們已是一乘大菩薩，不用佛來教化他們。現在佛來教化的是退心墮落了的菩薩。那些懶惰退心墮落了的菩薩，如失散了的窮子，他窮慣了沒什麼所謂，但做父親的看見就很傷心很難過。

佛出現於世，主要是教化退心菩薩，當然一切眾生佛都要教化，佛的慈悲心是很普遍很廣大很平等，菩薩修四無量心是平等的，一切眾生是平等的，親的、疏的都要做到平等，何況佛當然會做到平等，但是做工作是有層次，要分別先後，所以佛出現於世是要先教化曾經退心的菩薩。如譬喻品講很大的火宅，有五百人在裏面居住，大富長者有三十個兒子走了進去。大富長者當然是希望全部都出來，但自己的兒子都那麼難叫出來，何況其他與自己沒關係的五百人會聽你叫嗎？大富長者只有用三車來哄一部份人出來。這譬喻是說，三界六道裏有一部份曾經是一乘菩薩，曾經是本師釋迦牟尼佛所教化過的弟子，佛的用心著意是先教化這些退了心的菩薩。

「諸有所作」是講所有佛無論做什麼，都是「常為一事」，開始是為實故

施權，最後必定開權而顯實。

「常為一事」就是為一大事因緣，就是為教化那些退心菩薩開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就是「諸有所作」（即是施權）。

佛來到這個世界示現成佛，說法之前要做很多工作，你不要以為佛示現成佛，觀音菩薩示現各種身說法，如玩魔術那樣，忽然間要現就現，不是的，要連因行都要示現。如釋迦佛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然後降生在迦毗羅衛國成佛，都示現了過去的因行。這就是「諸有所作」，成佛前有入胎、住胎、出生、比武，放棄王位繼承權，逃出王宮，然後自己割了頭髮，到雪山修苦行，做了很多工作，還講了過去生中做過什麼。這些都是「諸有所作」，都是為了教化退了心的菩薩。

佛說：「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佛常為的那件事，不是聲聞人急於解脫的生死大事，唯獨是要把佛之知見、佛的功德智慧、佛的大菩提「示」給眾生知道，令他們悟，悟就包括開、悟、入。簡潔些講，就是「示悟眾

生」，也就是上面那幾句一樣。

在法會中，佛以舍利弗做代表，叫一聲「舍利弗」，讓他注意些，然後再說：「我今亦復如是。」不但一切諸佛是為一大事而出現於世，我釋迦佛也如諸佛一樣。這個「我」是釋迦佛自稱。

經文中佛說得很明顯：「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只有一佛乘是真實的，是究竟的、圓滿的。這裏的「為眾生說法」，也可以說是為那些退心菩薩說法，不是為大菩薩。因為他退了心，以事相來看，也可以叫他做眾生。他退了心，就混在六道眾生裏。佛的目的是要他發一乘心，行一乘菩薩道，歸根到底都要他成就這個大菩提的佛果，這是佛的理想。

所以，無論佛講什麼乘，其實都是為你成佛，不過你的程度未夠，暫時就講其他你可以接受的較淺的法。那麼是不是有聲聞乘可以究竟呢？是不是有辟支佛乘可以究竟呢？是不是有權教大乘可以得究竟呢？不是的，佛斬釘截鐵地說：「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若」字可作「或」字解，或二或三，

或者是有多一乘，就是或二，或者多二乘就是或三。一乘加多一乘是二乘，再加多兩種是三乘，再講多些也可以。「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若四若五若六都叫做「餘乘」。這是說什麼乘都沒有，只有一佛乘是真實，只有一佛乘是究竟，只有一佛乘是圓滿，其他有講的或二或三或什麼都是方便講的，都不是真實的。

經云：「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十方世界中多一乘都尚且沒有，何況有三乘呢？這句同「若二若三」的意思是一樣的。但有很多人解錯了這兩句，認為二乘是聲聞乘和緣覺乘，「何況有三」的第三乘是菩薩乘，錯解為：聲聞乘、緣覺乘尚且都沒有，何況有菩薩乘呢？這種解釋是不通的，很可笑！

所以我們對佛經不能隨便依文解義，要會到佛的意，把前後的經文脈絡彙通，才不會解錯。如果你依著文字砌詞來解，自己認為對，這樣就肯定會錯了。

經文還講：「無有餘乘，唯一佛乘」，「十方佛土中，唯一乘法，

「無二亦無三」，都是同一樣的意思，十方世界中，只有一乘法是真實的，無二乘也無三乘。講到這裏，我們要分清楚，到底什麼叫二乘？什麼叫三乘？五乘也有人講。現在我正式同大家講乘的分別。

四、乘的分別

這個「乘」字也可以讀「剩」音，我們習慣讀乘，正正式式講三車譬喻三乘，應該是讀「剩」音，是名詞，作「車」解。而讀乘是作動詞，不過我們大乘小乘講慣了，都讀乘了。

我當初講一乘有平等的意思，有一流的意思，是可以讀作上乘、最上乘，這就是說乘有兩種解釋，有兩種讀音。經文裏處處都有用「一佛乘」、「一大乘」、「實大乘」這三個名詞，其實都是講一乘，都是同一個意思。

至於一乘與三乘的講法，歷來都有爭論，不是今天才有爭論，自從有《法華經》的譯本出現，自從有一乘的經名譯到中國，就有爭論了。有人認為一乘在三乘之外，不屬於三乘。而有些人則講，聲聞乘、辟支佛乘、大乘（菩薩乘），謂之三乘，菩薩乘是佛的因，認為一佛乘就是大乘，一乘等於大乘，變成一乘在三乘之內。

聲聞、辟支佛乘一般叫他們做二乘比較好聽些，叫小乘就有貶低他們的

意思。當初是根本沒有大乘的名稱，辟支佛也是急於求解脫，與聲聞人不相上下，合起來叫二乘。佛乘就是大乘，因此有人認為一乘就是大乘，就是一佛乘，所以在三乘之內。另外有人認為有菩薩乘，變成是四乘：聲聞乘、辟支佛乘、菩薩乘、佛乘。他們認為一乘在三乘之外，三乘之外有一乘。

天臺家和賢首家都是四乘說，三論家、唯識家則是三乘說。中國大乘八宗，有四宗是講理論的，如天臺、賢首、三論、唯識是偏重講理論，另外四宗如禪宗、淨土宗、律宗、密宗雖有講理論，但偏重修行。禪宗講參禪，淨土是念佛，律宗是講持戒，密宗講三密加持。

唯識宗解釋一乘很特別，認為一乘是方便，三乘是究竟。他們重視種子，你有什麼種子就成什麼，一乘是屬於一種獎勵，一種方便，一種安慰，講一切眾生可以成佛是方便講的。

三論家、天臺家、賢首家都認為「一性皆成」，說一切眾生，只要有因緣，就可成佛。一佛性是平等的意思，一切眾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不是本來有個什麼樣的性，而是平等的，無自性，全部都可成佛。你有因緣，遇到

善知識，你能信解，能發心，能修行，就是「一性皆成」。

唯識家主張「五性各別」，聲聞種性、辟支佛種姓、菩薩種性、不定性種性、闍提種性，各有各的種子，有什麼種子就成什麼，不會混淆。

總之，各宗派各有各的道理。而遠老法師對一乘是有種特別的見地。他說一乘在三乘之外，不在三乘之內，但也不是同天臺家的講法。他說一乘在三乘之外是超過三乘，他對於乘的分別法也是與別不同的。

我現在先依照譬喻品講三乘：「若有菩薩，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為求羊車出於火宅。」羊車譬喻聲聞乘。

大富長者子走進火燒的爛大屋，有些在捉迷藏，有些在玩垃圾，大富長者進去叫他們出來，對他們說：「火燒的大屋很危險，會燒死你們，快點出來。」但他們卻莫名其妙地看著父親，不知什麼叫危險，什麼叫燒死，只知道玩，不肯出來。大富長者沒辦法只好哄他們出去，告訴他們門外有羊車、鹿車、牛車。這是譬喻眾生退了心，墮落變成凡夫，只知道貪五欲，貪吃喝玩

樂。什麼叫出三界？什麼叫解脫？什麼叫涅槃？他們全部都不知道。

既然兒子不肯出來，捉又捉不了那麼多，抱也抱不了那麼多，用衣物，用几案也救不了那麼多，何況救了他們出來，他們又會貪玩再溜進火宅。大富長者只好想辦法哄他們出來：「你們以前不是很喜歡玩羊車、鹿車、牛車的嗎？現在有三車在門外，你們快些出去拿來玩吧。」父親只有講有車玩才哄得他們出來，所以他們就「競共馳走，爭出火宅」。這是說他們以往有玩羊車的興趣，一聽到有羊車就開心，就跑出去了。

這是譬喻佛知道有一些人自從退心之後，沒法子叫他們繼續修一乘行。他們退心墮落以後會受到痛苦，就想脫苦，於是有的人進了外道，有的人遇到善知識教化，但教不了他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只好教他觀無常無我、觀緣起、觀苦、觀空，教他修聲聞行，觀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觀一切法都是無我，是因緣所生，教他修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這些人「內有智性」，以前已經有求解脫的思想，不是世間那種智。他們有求解脫的因，遇到善知識，遇到佛陀教化，能「聞法信受」，

這就是緣。如果有緣無因或有因無緣都是不可以的，只有因緣和合，他就會發心，就「殷勤精進」了。殷勤是好懇切，精進是很努力，想快地脫三界。不但聲聞人是這樣，當時的沙門團也是如此，有些修苦行的都是想離苦得樂，以為快快受完苦就生天了，可惜他們走錯了路。「自求涅槃」是自己求解脫。

這一類根性的人就叫聲聞乘，用譬喻來講是譬喻大富長者眾多的兒子，為什麼要跑出火宅？是「為求羊車出於火宅」。火宅是譬喻三界，三界有種種的痛苦，如火燒一樣。急於求解脫的人就叫做聲聞乘，因為他們聞佛教聲而依教奉行。

舊本是用「眾生」，是遠老法師改成「若有菩薩」。為什麼要改成「菩薩」呢？因他本來是一乘菩薩，退了心而混雜在六道眾生裏，就成為眾生，舊本用「眾生」也沒有錯。但用佛的慈悲心來看，用佛的眼光來看，他就是菩薩。上文講過，「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就是在佛的立場來看的。遠老法師也是大悲心切，他怕我們忘記了自己是菩薩，怕我們不肯承認自己是菩

薩，所以把「眾生」改為「菩薩」。他是根據「諸佛世尊雖以方便，所化眾生皆是菩薩」，「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和「諸有所作，常為一事」而改出來的。這樣改可以體現佛陀的意趣，不是標奇立異，不是要自己突出一些，不是隨便改的，是根據經文而改。

其實我們承認自己是菩薩，不是貢高我慢。你自己想一想：你承認以前是一乘菩薩，以前是本師曾經帶領過你行一乘菩薩道，為什麼會退心墮落成這個樣子呢？你應該是生大慚愧心，生大懺悔，發大精進，應該要回復自己的本份，盡自己的責任。如窮子一樣，應聽父親的話，回到大富長者那裏，應承受大富長者的家產，這是他的本份，不是好高騖遠。

譬喻品這一段是講緣覺乘：「若有菩薩，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深知諸法因緣，殷勤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是名辟支佛乘。如彼諸子，為求鹿車出於火宅。」辟支佛可譯作獨覺、緣覺。他們是「樂獨善寂」，喜歡單獨。他們的根性很特別，與聲聞人不同。聲聞人是聞佛教聲，依教修行而得覺悟解脫。而獨覺的根性較利，即使沒有佛出世，他們也會用

自己的智慧去觀察、推想，也會覺悟到世間無常。他們春觀百花生，秋觀黃葉落，觀四時的轉變，由無常而覺悟到無我，就可以得解脫。

他們的個性很特別，不要師父，不要徒弟，不要朋友，不要同學，喜歡清清靜靜，就算他覺悟成了辟支佛，他也不願為眾生說法。如果有眾生需要他去度，他寧願現神通去教化也不說法，他們不喜歡講話。迦葉尊者就是這種根性，他是個最喜歡離群獨居的人。

佛在世時，這類根性的人很少，大多數弟子都是聲聞人。經文中的「弟子」二字，大多數是指聲聞人，像是聲聞人的專有名號一樣，因為他們是聽佛教聲修行的人。

「求自然慧」就是在自然界那裏去觀察，在事事物物那裏去觀察。十二緣起也是自然慧，由無明起觀，知道因無明有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入），乃至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都是緣此故有彼，相因相待的關係叫做緣起。通達緣起是屬於自然慧，觀十二緣起，觀一切自然界的生生滅滅，都是依自然那種事理來開發智慧，但與佛的自然智又是不同的。

緣覺根性的好似那些大富長者子，「為求鹿車而出火宅」。鹿與羊是有差別的，鹿身大些，力氣也大些；羊身小些，力氣也小些。辟支佛根性的人很少，與聲聞一樣也是急於求解脫，所以辟支佛與聲聞人合起來叫二乘或小乘。

譬喻品這段經文是講菩薩：「若有菩薩，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精進，求一切智、佛智、無師智，如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安樂無量眾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故，名為摩訶薩。如彼諸子，為求牛車出於火宅。」這一類人，他遇到佛，就「聞法信受，勤修精進」，以六波羅蜜多去修布施、持戒、忍辱、禪定等等，為「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去精進修行。

嚴格來講，佛智是一切種智，但有時叫一切智。通達一切法性空，通達一切事事物物的原理就是一切智。

佛智是佛所具有的智慧，自然智是講佛的智慧。如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都未曾成佛道，要等到一切都成熟，一切都圓滿具足，那時才自然開發

這種智慧。這種智慧是不由師教，沒人教得到的，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條件具足，自然而然就開發這種智慧。這與聲聞智慧是不同的，聲聞智慧是有人教的，但佛智必須要全部條件成熟才自然成就，這種叫「自然智」。

「無師智」不是由老師教的。「如來知見」是佛的智慧，佛的功德，以權教來講，是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三三昧、四禪八定、四無礙智等等就是權教佛的功德。具足這些功德的人，同情心是很豐富，有大悲心憐憫眾生，安樂眾生。他的志願是志在令眾生安樂。如我們看到索馬里的人饑餓很痛苦，看到有人沒書讀很痛苦，看到別人種種困難，種種災難很痛苦，你自然而然會生起一個憐憫心、同情心，很想去救拔他。你不會因為這個人與自己有關係，是自己的眷屬，是自己的朋友才去幫助他，這種就是菩薩根性。這種根性是「愍念安樂無量眾生」，尤其是他發了菩提心修學佛法，他自己要學佛，也想令眾生學佛，利益天和人。天只顧享樂，人則糊糊塗塗，醉生夢死，所以要令他們覺悟，令他們發菩提心，令他們行菩薩道。菩薩的志願是度脫一切，這種就叫大乘，也即是菩薩乘，也叫做佛乘。

「菩薩求此乘故」，即是求成佛，「名為摩訶薩」，叫做大菩薩，「如彼諸子，為求牛車出於火宅」。好像火宅裏的那些大富長者子，為希望得到牛車而出於火宅。所以我寫的《釋迦讚》是這樣的：「為實施權，說三乘，引子出火宅。」為了要想他成佛，首先要說三乘，引那些兒子出火宅。

譬喻品講：「汝速出三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大智度論》講：「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而沒講菩薩乘這個名稱，所以三論家認為佛乘就是一乘，沒有菩薩乘。但天臺家等就認為有菩薩乘，另外又有佛乘，變成四乘，牛車是指黃牛、黑牛、水牛，另外有大白牛，與牛車是不同的。大家都是讀同一本經，但各有各的不同見解，所以我們要看清楚誰講的合符佛的意趣。

那些大富長者子走出火宅之後，就問父親要車：「你當初說有羊車、鹿車、牛車給我們，但門外卻不見有三車，希望你給我們三車。」當時大富長者這樣想：我的財富很多，我有用七寶來莊嚴的大白牛車，我的兒子不應坐醜陋陋的小車，應一律給他們豪華的大白牛車。大白牛車「肥壯多力，速疾

如風」。於是大富長者沒有給兒子三車，一律給大白牛車。經文說：「是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有人說大白牛車在三車之外，就是根據這段文而說的。三車有三段文來解釋，清清楚楚，但結果沒三車給兒子，全部給大白牛車。兒子們都是各各乘著大白牛車向寶所前進。乘坐大白牛車，又豪華、又穩當、又舒服、又快，兒子們都很開心，「非本所望」，即是喜出望外。他們本來是希望坐羊車、鹿車、牛車，現在是超過他們原本所希望的，求的原是小車，得的是最豪華、最富麗堂皇的大白牛車。根據這句話，所以要把大白牛車和三車分開。

譬喻品又講：「十方諦求，更無餘乘，除佛方便。」只有大白牛車是究竟的、真實的，表示只有一佛乘是究竟真實，其他有的都是方便。經文顯示了一乘在三乘之外，顯示了三乘是方便，一乘是真實。照一般的講法是聲聞乘、辟支佛乘、菩薩乘是方便，佛乘是真實。但遠老法師的講法就不是這樣。

在講遠老法師的特見之前，我先講一講中國佛教依天臺等宗而寫成的課誦本：「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

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依這個意思都覺得他們是認為一乘在三乘之外。他們發心發得很偉大：我現在發心不是為了自己求人天的福報，也不是為求聲聞乘的阿羅漢，也不是為了求緣覺乘的辟支佛，乃至權教乘的諸位菩薩，我都不是為這些，唯依最上乘（一乘），發菩提心，不是只為自己。願與法界眾生，十方世界所有一切眾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一時」，其實是不可能一時的，但發願是這樣發，這個願是好的。由此可知中國佛教教徒很早已經有這種一乘思想和一乘的心，所以編進課誦本，很偉大。這些人天天都念，我小時候也天天念，念得很熟。但只是口念，念的人到底不知道自己發了這樣大的心呢？我小時候就不知道，那些天天念的人，我估計大多數都是不知道。

譬喻品經文講：「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穩第一，然彼長者終無虛妄之咎。」長者當時叫諸子出火宅時是講過給三車，但出去後卻沒三車，一律給大白牛車。這個長者是不是說了謊話，是不是有過失呢？經文解釋是沒有講假話的過失，沒有過咎。

「如來亦復如是，無虛妄之咎。」如來是指佛，佛雖然用三乘去引導那些退墮的菩薩出三界，但最後都要他們發一乘菩提心，所以如來也是一樣，並無虛妄之咎。

「初說三乘引導菩薩」，舊本是「引導眾生」，是遠老法師改的。「然後但以一乘，而度脫之。」舊本是「但以大乘」，因為這是一大乘，一佛乘，遠老法師為了明顯些就把「大」改為「一」，不會同牛車混淆。

為何佛當初用三乘來引他們出三界，後來又用一乘來度脫他們呢？「何以故，如來有無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菩薩一乘之法，但不盡能受，故先不說。」雖然如來有無量的智慧，無量的功德，無量的無所畏，有種種無量的功德寶藏，能夠令眾生可以成佛，但是多數人都不能接受一乘，佛講了也沒用，所以佛就先不說一乘法。「故先不說」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如沒這四字，經文就不銜接了。

「舍利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隱一佛乘，分別說三。」舊本是「於一佛乘」，這個「隱」字遠老法師改得非常好，可圈可點。佛當

初不講一乘，是因為大多數人不能接受，所以諸佛就用方便力，用權宜的善巧，將就眾生，就眾生的根機起見，先把一佛乘隱藏起來，而分別對眾生說三乘法。

「隱一佛乘」和「於一佛乘」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於一佛乘」裏同他講三乘，這個意思就很暗晦，好像把餅切開三份，三份餅合起來又是一個餅，切不切都是那個餅，只是切開就變成小塊，不切開就是大塊，但材料是一樣。

而「隱一佛乘」就不同了，眾生不夠程度不接受一乘，就先把一乘隱藏起來，同他講三乘，等到有機會，等到合時候才拿出來。「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要合時才可以現出，不合時就不能現。這個「隱」是隱藏、收藏。你拿出來的那樣東西和收藏的另一樣東西可以是不同的，但如果你把那樣東西分三份，就是同一樣東西，只是大塊小塊不同而已。

大白牛車與三車是不同的，一乘的因果法與聲聞、緣覺、權教大乘的法是不同的，不是完全一樣。《法華經》雖以般若為基礎，但不是以般若為

終極，不是以般若為中心思想，所以一乘與三乘是不同的。將來的一乘因果經，現在未講到。現在講的《法華經》只是講一乘的消息，與真正真正的一乘因果經也有不同。所以「隱一佛乘」改得非常好，意思明確很多，不暗晦，不會搞亂。

大乘各宗派都講自己是一乘，但與《法華經》所講的意思是不同的。一音教也有平等的意思，「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佛說法是用一音，不會一會兒講潮州話，一會兒講普通話，一會兒又講廣東話，佛講慣那種話就用那種話，但眾生是隨他的根機，他聽到就明白，不過各人的領受不同。但佛的意是平等的，佛說法是平等的，一音教就認為這就是一乘。

《阿含經》時代講一道一清淨，一味一解脫，這也叫一乘，等於是「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的意思。一切賢聖都是悟入無為法，都是證入無為法，即是同一解脫味的意思。如譬喻品舍利弗講：「我等同入無為法性。」所有的阿羅漢、辟支佛、菩薩都是同入無為法性，佛都是同入無為法

性。聲聞是聞佛教聲，依法修行，或依八正道修行，或依三十七道品修行，就是一道一清淨，同一解脫味。依解脫的意思是平等的，大家都依無為法而得解脫，大家都依佛教的修行而得解脫。無為法是平等的，解脫味是平等的，依平等的意思也叫一乘，無為法性平等也可以叫一乘。

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說：「能滅苦集者，唯有一乘道。」能滅苦滅集都叫一乘道，就是無為法。不過有究竟滅和不究竟滅之分，唯有一乘是究竟滅度。

一乘的名詞很早就有，《法華經》未出現時已有了，所以一乘的意義有很多。大多數人認為一乘在三乘之外，認為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都是屬於權，權就是方便，佛乘才是真實。

但遠老法師不承認這樣的講法，不接受這種講法，他自己另外有一種講法。譬喻品經文講：「汝速出三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這裏沒有講當得菩薩乘。羊車譬喻聲聞乘，鹿車譬喻辟支佛乘，牛車譬喻佛乘，沒有講譬喻菩薩乘，只不過講：「求此乘故，名為摩訶薩。」因此緣

故，遠老法師認為不應講菩薩乘，菩薩是佛的因，佛是菩薩的果，修因圓滿就證果。所以應該因是權，果也是權；因是實，果也是實，這才對。遠老法師認為不應該因是菩薩乘，果是佛乘，變成因是權，果是實，變成因果不相應。

我們講聲聞乘、辟支佛乘都是連因帶果講的，不會講初果二果三果是權，阿羅漢果是實，不會這樣分開來講的。

如果講佛乘，講菩薩是佛的因，那菩薩是權，佛乘就是實，變成權因實果。遠老法師認為這樣講就與經文不相應，因果分開，權實也不相應。所以他這樣分三車：聲聞乘喻羊車，緣覺乘喻鹿車，佛乘喻牛車，實教大乘喻大白牛車。三乘是權，實教大乘是實。

有人認為，一直都習慣講有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佛乘。菩薩從初地、二地乃至十地都是果位，都可以算做菩薩乘。但遠老法師認為：如果你要順傳統的講法有菩薩乘，就要加多講權教菩薩權教佛，實教菩薩實教佛，變成六乘。權教菩薩修權菩薩的因圓滿成權教佛，修實菩薩的因圓滿成實佛，這樣因果才清楚。

如果你不分那麼多，就講聲聞乘、緣覺乘、權教大乘、實教大乘，這樣也是一乘在三乘之外。

平常我們講十法界是六凡四聖，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是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是四聖。照遠老法師分權教菩薩、權教佛、實教菩薩、實教佛，就變成六凡六聖十二法界。這樣分就不會有權實混淆的過失，否則就有權實混淆的過失。

我們講經、律、論三藏，要加多一個法華經藏，一乘的法華經藏的性質與其他有所不同。法師品講：「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法華經》是另外一個系統，不同一般經律論的系統。遠老法師分藏不是按經律論來分，而是分聲聞藏、緣覺藏、菩薩藏（即大乘藏）、法華經藏（即一乘藏）。而經律論分藏則是聲聞有聲聞的經律論，緣覺有緣覺的經律論，大乘有大乘的經律論。而《法華經》就是法華經藏，沒有講一乘律、一乘論。因為經文講：「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你就不要把經律論分配下去。所以遠老法師的《法華經》修正本寫的四藏就是此四藏，他把《法華經》

的文字從頭到尾的脈絡貫通了，就覺得有此分法的必要，否則權實就會混亂。遠老法師認為權教的因果和實教的因果是不同的，權教菩薩修因的時候，有他種種的名稱、法相；成佛的時候所得的功德，也有種種的名稱。雖然名稱讀起來是相同的，但事實上，權教因果的名相與實教因果的名相，名是同，內容是不同。如一個人名，人人都可以用這個名，但實際上，思想、人格、程度都不同，只是同名同姓。

另外，權教大乘不是佛最後說的，而《法華經》有許多處經文都講明《法華經》是佛最後說的。

天臺家是這樣判教：華嚴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時，法華涅槃共八年。

《般若經》、《方等經》都是大乘經，不是最後說的，佛很早就講了般若空義，叫舍利弗、須菩提等去轉教菩薩。

如果權實是相同的，一乘與以前所講的權教大乘是相同的，序品中佛就沒有必要那麼大做作。佛很隆重地雨華、動地、放光，把各世界種種事都映

現出來，讓大家看，還有很多人如何行菩薩道，十方世界種種六道眾生的情況全都映現出來，讓彌勒菩薩和文殊菩薩來問答：不知佛為何做那麼多事給我們看。然後方便品說佛出定，讚佛智之後又說：「止止不須說。」要三止三請，五千人退席後才講出：「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佛做這麼多工作，當然是有特殊的原因，你這樣推想就可以知道權實是不相同的。

權教大乘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可以成佛。三大阿僧祇劫分有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這四十個位是修第一大阿僧祇劫，十迴向之後就證入初地，由初地至七地是第二大阿僧祇劫，由八地至十地是第三大阿僧祇劫。釋迦佛示現來這個世界，都是示現成佛，他來這個世界之前，都要示現修三大阿僧祇劫。方便品講：「為是眾生故，而起大悲心，示現種種行，經於無量劫，方能成佛道。」這個「經於無量劫」，不是無量阿僧祇劫。阿僧祇翻譯就叫無量，三大阿僧祇劫就是三無量劫。阿僧祇的數已是大到不得了，萬萬為億，萬億為兆，以兆做單位，一千萬萬萬萬萬萬萬兆就叫一大阿僧祇。

平時講劫，八萬四千歲，平均一百年減一歲，減到十歲，又再平均一百年加一歲，加到八萬四千歲，一增一減叫一個小劫。二十個小劫叫一個中劫，四個中劫才是一個大劫。現在講阿僧祇劫不是這樣講，不是這麼簡單，是用這個劫數來計，但由億計到兆，由兆計到阿僧祇劫，時間極長，數量極大。

釋迦佛示現來這個世界，你不要以為是玩魔術那樣，要現就現。而是要示現因行，怎樣行菩薩道，要做些什麼，全部要示現，不是忽然間就成佛。釋迦佛示現成佛，先從古釋迦那裏發心。從前他做瞿師，有位古釋迦去他燒磚窖的地方投宿、化食。瞿師供養了古釋迦，並發願將來也要成佛，也要叫做釋迦牟尼，各方面都要同古釋迦一樣。他由初發願起，一直親近佛，一直教化眾生行菩薩道，侍奉了七萬五千位佛，到寶髻如來是第一大阿僧祇劫。然後又侍奉了七萬六千位佛，到燃燈佛。《金剛經》講燃燈佛同釋迦佛授記，《法華經》講日月燈明佛第八子是燃燈佛，文殊菩薩又是燃燈佛的老師。授記之後又要親近七萬七千位佛，是第三大阿僧祇劫。還要用一百劫來修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但釋迦佛修了九十一劫就修成，由於他精進勇猛地讚佛和救度眾生，所以省了九劫。由此可知，示現成佛也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

權教佛果上的功德是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這些是權教佛的因果，因中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萬行，救濟眾生，果上就成佛得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等功德。

實教佛又有不同，實教大乘的因行不只三大阿僧祇劫，而是要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因為果上的功德是無量無邊，所以因行也要無量無邊。實教佛的功德不只是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三三昧、四禪八定八解脫、四無礙等等，不是這麼簡單，而是每樣功德都是無量的。「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無量力，無量無所畏，無量禪定，無量解脫，無量三昧」等等，這些都是實佛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遠老法師分析出實佛功德有四重無量。

這些都講明權教的因，與實教的因，是不同的，權教佛果功德與實教佛果功德是有分別的。遠老法師在《法華經》裏看出這一層道理是與別不同的，

不但遠老法師這樣講，龍樹菩薩也這樣講：「三大阿僧祇劫修行都是屬於小心小量的。」也就是說有限有量，不夠廣大，修行應該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

壽量品講：「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得。」如來壽量品應該是如來壽命無量品，壽命也是功德之一，佛有無量的壽命，「無數劫」就是無量劫。佛有無量劫的壽命是從哪裏得來的呢？是經過長久無量劫修一乘菩薩因行所得來的。凡是因果，都是果必由因，由果知因，不會有果無因，你一定要想到有因存在，你觀察果就知道因。

方便品講：「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這就是一乘菩薩的因行。「其智慧門，難解難入。」智慧門就是一乘菩薩的因行，這個門是甚深廣大，所以「難解難入」，要「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然後才修得成。因此我們要知道，行菩薩道不可以計算時間，要但問耕耘，莫問收穫。如果經常計算著自己行了多少劫的話，你就會覺得很辛苦。就像我們工作的時候，常常看著時鐘，想著何時才下班，那樣的話，你工作起來就會覺得度日如年，很難繼續支持。

學佛修行，行菩薩道也是一樣，你不要計算時間，總之要努力去做，布施、持戒、忍辱，或修任何功德，一定要離一切相，不住我相，不住人相。所以我講要以觀緣起性空為基礎，就是這個道理，沒有這個基礎也沒辦法修，別說修一乘菩薩行，就是權教菩薩行也沒辦法修。

我們以無所住心來修一切善法，才有辦法修，不要記時間，也不要記空間，不要記人，不要記我，什麼都不記，這才夠資格修菩薩行，要有無比的勇猛精進，有無限的大悲大願，這才可以叫修菩薩行。我們明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應該一開始就發一乘菩提心。所以經裏講，菩提心寶是非常尊貴，你只要一發起就不會失，不會壞。

我們這些人都是本師曾經教化過，發過一乘菩提心，種下了一乘菩提心寶。雖然我們退心墮落了，變得很可憐，但我們的菩提心寶沒有失去，沒有損壞。如五百弟子受記品講，那顆摩尼寶珠仍在衣服裏沒失去沒貶值，只是得不到受用。如一項工程起了一半就停工，就不起作用了。又如保險箱裏有很多錢，但你掉了鑰匙，你就得不到受用。雖然你的菩提心寶沒失去，沒壞掉，但

你不再發心，不再行菩薩道，不再前進，你就得不到受用，就很可惜了。

火宅喻是釋迦佛講的，因為講完方便品還有弟子不明白，舍利弗就請佛再說。迦葉尊者等聽了火宅喻就明白了，信解了，然後迦葉尊者講了窮子喻，把自己譬喻為窮子。這是譬喻釋迦佛來世間本來是要同這些退心菩薩說一乘，但不可以馬上說，只有先教他們修聲聞行，除煩惱，觀無常，觀無我。這些就是除糞工作。

那些人根機未熟，佛不能馬上講一乘。方便品講：「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如果你讚佛乘，眾生不信，就會譏謗，譏謗就會墮落得更深。佛入三界火宅救子，如果硬拉他們出來，他們再溜進火宅，就會跌得更傷，燒得更慘痛。所以，佛就要「隱一佛乘，分別說三」。佛一隱就隱了四十五年。

方便品講釋迦佛和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十方佛、一切佛通通都是為一乘。釋迦佛是「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然後又引過去佛來講：「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

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這就是方便，方便就是施權。施權是為了什麼呢？「是法皆為一佛乘故」（十方三世諸佛皆無例外）。佛以方便來施三乘法或五乘法，佛說這些法是為了漸漸引導你回歸一佛乘。「是諸眾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這些眾生就是退心的菩薩，他雖然是先聞權教法、三乘法、但到最後，佛一定引導他回到一乘，所以就「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每一段都是這樣，這叫六佛章，也有人叫七佛章，其實開頭和最後都講釋迦佛，中間講十方佛、過去佛、未來佛、現在佛；也就是說，所有一切佛都是一樣，「但為教化菩薩」，都是「欲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到最後講釋迦佛自己：「我今亦復如是，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而為說法」，也就是就著眾生的習慣性來講。「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佛講那麼多是為什麼呢？都是「為得一佛乘」。一切佛都是這樣，為實故施權，最後開權而顯實。這就說明佛既然是為一乘而來卻不先說一乘的原因，也說出佛的苦衷。這段經文很重要，是正宗之正宗。

「舍利弗，諸佛出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眾生濁、見濁、命濁，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眾生垢重，慳貪嫉妒，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隱一佛乘，分別說三。」這段也是講出佛的苦衷，明明是為一乘而來，卻不可馬上說一乘，不但釋迦佛是這樣，而且一切佛都是這樣。如果佛是出於好的時世或者可以馬上講一乘，但諸佛出於五濁惡世就很難一開始就講一乘。

「所謂劫濁、煩惱濁、眾生濁、見濁、命濁」，就是五濁。劫濁是時代混濁，時代不好，現在的時代也不好，每天不知有多少罪案發生，全世界都不好，打仗、饑饉困擾全球，有所謂的三小劫：刀兵、瘟疫、饑饉；煩惱濁是每個眾生都充滿著貪瞋癡等煩惱；眾生濁是講眾生的種種痛苦；見濁是種種的邪見、邊見、惡見；命濁是講人一般是八、九十歲或一百歲，但也有很短命的，朝生暮死。

「濁」就是混濁、痛苦。時代不好，眾生惡業重，善根少，共業所感，就五濁都齊備。眾生煩惱重、惡業重，叫做「垢重」，用慳貪嫉妒來形容垢重，

貪不到就嫉妒，嫉妒包括有瞋恨心，就生出很多惡行惡業，「成就諸不善根」。成就的意思是具足、齊備，種種不好的惡根都齊備，這樣的時代叫「劫濁亂時」。

諸佛雖然出現於世，但對著混亂的時世，對著這些苦惱的眾生，又怎可講一乘呢？唯有「以方便力」，運用權巧的智慧，「隱一佛乘，分別說三」，把高深的一佛乘隱藏起來，暫時不講。「分別」的意思是把道理詳細解釋，先講三乘法，暫時不講一乘法，也不敢講你是一乘菩薩。

方便品偈頌講：「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眾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為什麼不可以馬上講一乘呢？因為佛所成就的智慧，一乘佛所成就的無量功德，是最微妙、最第一的，但眾生根性鈍，又貪五欲樂，被愚癡蒙蔽，如盲了一樣，既然眾生是這樣愚癡，如果忽然間對他說：「你是一乘菩薩，你要行一乘菩薩道，你要成佛。」他是不會相信。對這些煩惱重的人，怎可對他說一佛乘呢？有什麼辦法去度他們呢？

「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墜於三惡

道。」如果我釋迦佛一開始就讚一佛乘，眾生沉沒在苦惱當中，是不可能信受一乘法。若眾生不信而毀謗，就會得謗法罪，反而害了他們墮落在三惡道。所以，「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明知講了他們也不信，不如不講，快些入涅槃更好。幸好有諸天王來請佛說法，然後又有十方佛來勸諭：「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梵音慰喻我，善哉釋迦文，第一之導師，得是無上法，隨順於我意，而用方便力，而我亦皆得，最妙第一法，為諸眾生類，分別說三乘。」十方佛勸釋迦佛暫勿講一乘（隱實），先講三乘（施權）。方便的意思是將就、遷就。諸佛也是將就眾生，就機起見而先說三乘法。

譬喻品也有講：「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為諸菩薩讚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者，菩薩不能因是得度。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何由能解佛之真實智慧。」這段也是講為何要施權，讓我們清楚知道佛為一乘而來又先不說一乘。佛說：如果我用我的神通力和智慧力去講一乘，捨棄了方便而為退心的菩薩讚如來知見，讚一佛乘，讚一

乘佛的無量無邊功德智慧，讚無量力無量無所畏，如果我這樣讚的話，這些退心「菩薩不能因是得度」。他們不接受，就不能因為我釋迦佛讚一乘佛的無量功德而得度脫。因為這些眾生未能脫離生老病死苦，未能解除「憂悲苦惱」，未能解除他的煩惱障，未能解除他的種種執著，又怎能瞭解佛的真實智慧？如那個窮子全身骯髒，他又怎能進去大富長者那堂堂煌煌的家裏接受家財呢？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佛當初雖然是為一乘而出現於世，是為悲愍救度那些退心墮落的一乘菩薩，但他們把一乘忘記得一乾二淨，連父親都不認得了。佛唯有誘導他們、引導他們，先用三乘法教他們出三界（出火宅），脫離了三界的苦惱，斷除了三界的我執法執，等他們出了三界，「露地而坐，坦然快樂」時，就給他們大白牛車，讓他們直進寶所，令他們恢復一乘志願，回復一乘的菩薩道（如窮子回復為長者子）。

為什麼一定要用三乘來引導他們出火宅呢？在化城品講因為他們畏懼一乘佛道長遠，不肯前進，還想往回走。如一個小孩不肯讀書，懶惰不肯上

學，如果一年、二年不上學，再回來讀原來的那個班，就會跟不上而退步了，懶惰是退步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學佛千萬不要懶惰，學佛的光陰很寶貴，千萬不要浪費時間，不要懈怠。三大阿僧祇劫都嫌少，你還不精進，又怎可學佛呢？我們之所以墮落就是因為退心，就是因為懶惰。

自從我們畏懼佛道長遠，退心墮落之後，就會痛苦，就有求脫苦的心，尋求脫苦的方法時，可能會入了外道。印度有九十六種外道，世間上又有各種宗教，幸運的話會遇到正法，但都接受不起一乘。

方便品講「從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生死苦永盡，我常如是說」。釋迦佛不是現在才示現成佛教化我們，而是久遠劫以來已經教化，特別是舍利弗等那些阿羅漢，佛早就對他們「讚示涅槃法」，告訴他們這樣修就可以得解脫，生死之苦就會斷盡。佛不是今天才講，而是常常這樣講。當時的舍利弗、目犍連等一聽馬勝比丘說因緣偈很快就覺悟，他們從久遠劫來都是聽這個解脫法。你們可能以為他們根性特別猛利，是天才，其實是沒有天才，你要把過去的因計算在內。所以你們不要灰心，人人肯努力，結果都是一樣。

當時的聲聞弟子不是遇到釋迦佛才修解脫法，方便品講：「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而為說法。舍利弗，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佛為什麼要說三乘法呢？就因為這些人久遠劫來，急於求解脫，修解脫法修到習慣了，這就是他們的本性，這就是「深心所著」，是「種種欲」。這種種不是五欲的欲，而是習慣性，是三乘欲、解脫欲，是想求解脫，想求涅槃，有聲聞欲、緣覺欲、善法欲。以「方便力而為說法」，是說三乘法，就是施權。「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就是要你成佛，不過先用三乘法來栽培你，讓你除五濁障，等你的煩惱障、五濁障薄了，等根機熟，然後才教你恢復一乘。

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佛講三乘，意趣不是為了三乘，是為一佛乘，這就叫「施權為實」，也就是用三乘引子出火宅，引他們到空地，沒危險了，安全了，到那時卻沒三車給他們，然後平等給大白牛車，可見佛陀出現於世的苦心是多麼懇切，佛陀的慈悲是多麼偉大。所以有人說：「不讀法華不知佛的恩德，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我們讀了《法華經》要念念報佛恩。

佛先施權都是為了一乘，到最後總會開權而顯實。方便品講：「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方便法門包括了三乘甚至五乘，無數的方便法門不是為了方便，其實是為一乘，施權皆為實，一切佛都是如此。還有一些退心菩薩退得更深，墮得更深，用三乘法來教化他們，他們都不接受，連三乘欲、解脫性都沒有，如窮子越走越遠，如果同壞人混在一起就越做越壞。

方便品講：「又諸大聖主，知一切世間，天人群生類，深心之所欲。」這裏講的欲望是著五欲，貪人天樂，與長行講的種種三乘欲不同。對這些貪五欲的人講三乘法，他們都沒興趣，根本不知你講什麼。有些人看見你們來聽經，都覺得你們很傻，一早起床這麼辛苦，不如睡覺、逛街、打牌，這麼早來聽這麼枯燥的道理有什麼用？這些人沒三乘欲、沒解脫性，不得已就要遷就他們，叫他們修人天福，所以就「更以異方便」，異就是特殊的方便，來「助顯一乘道」。

三乘是正方便，人乘和天乘是異方便，是特殊的方便。如果他不接受三乘的解脫法，你可以用異方便，用人天法叫他守人倫道德，即使講布施持戒

忍辱，都不可以叫他離相布施，那裏有災難，叫他救濟一下，叫他修福，叫他隨份隨力做，他都會肯做。例如這樣勸告他：你現在有福，有好的生活，都是你過去生中修來的福。如點油燈，是因為有油才能點著燈，如果油乾了，燈就滅了。你修些布施福啦，否則福享完了就如油乾了；你添些油，燈就會繼續發亮。肯修福，如持戒、布施就是加些福，福就不會盡，就不會像油那樣燒乾。

對沒解脫欲的人就只可用這些辦法，教他布施也是有相布施，不可以要求他離相布施，暫時不可以同他講離一切相修一切善法。教他持戒也是有相持戒，忍辱也是有相的忍辱，叫他和氣生財，不能一下子教他學三輪體空，只可教他修些有漏的人天福德，修天乘，高級的要修禪定，例如色界天、無色界天等主要在修禪定（名相與大乘六度相同，但內容不同）；而佛即使講人天法也是為了「助顯一乘道」。

這一大段都是屬於異方便，所以頌文裏教人讚佛、禮佛，對墮得較深的人，就教他在三寶之中結些善緣，種些善根，某些地方起佛塔建寺廟造佛

像，叫他隨喜，修些福。大家不要認為做些善事與社會上的其他宗教沒什麼分別，因為教他做善事的人是佛教裏的一乘菩薩，你教他就是與他結緣，他也與你結了緣。他因為你的教導而修到福，同時他是在三寶的範圍裏種福，他始終都是與三寶有緣。所以，同其他宗教做善事是不同的，是有三寶的關係在裏面。他漸漸就福德增長，福至心靈，慢慢就有些智慧，漸漸地進步。

這段頌文還講：「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其實每一段都要加兩句：「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他的福慧漸漸增長，對眾生有同情心，慢慢就起大悲心，慢慢就會發菩提心，再進步也會學到般若空慧，就可以依菩提心、大悲心、性空慧來修種種的菩薩行，由人天乘漸漸引導他。墮得深的，你就要遷就他，如俗語所講：鋸低枱腳就枱圍。我們應當知道佛是這樣慈悲。

用異方便的法門來教化他，他漸漸就會入佛道。既然他發了菩提心，那麼他終歸都會入一乘佛道。佛豈止但用三乘來引導他呢？三乘加上人乘、天乘就是五乘，連五乘都要用到。但我們要知道，在佛的意趣裏，說三乘、說

五乘都是為一乘。佛說三乘法當然是為了使他除煩惱、除五濁，說人天乘都是為了助顯一乘法。因為佛的最大目的、最高理想，始終都是為一乘。可知佛的心是多麼平等、多麼慈悲、多麼偉大、多麼精進。佛無量劫以來都是這樣做工作，這樣引導眾生。

你們想一想，是眾生念佛多，還是佛念眾生多？是眾生念佛懇切，還是佛念眾生懇切？一般人都以為是我們念佛，不知佛念眾生。其實佛念眾生懇切過眾生念佛萬萬倍。如大富長者入火宅救子，你說是兒子著急還是大富長者著急？那個窮子「捨父逃逝」走失了，到處流浪，他到貧民窟討飯都沒所謂，但父親就很著急了，叫他回來做苦工、倒垃圾、洗廁所，你說做父親的心痛不痛？但那個窮子卻無所謂，還以為很幸運，有工作，有飯吃。由此可知佛念眾生懇切得多，佛念眾生的時間長得多。

壽量品偈頌講：「每自作是意，以何令眾生，得入無上慧。」「每」是每每、常常、時時。「作是意」就是作是念，意即心，心即念。佛時時、每每、常常都作這樣的心，這樣的念，思念用什麼辦法令眾生入一乘佛道。我

們念佛，只是念佛的名，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而佛念眾生不是念你叫什麼名字，而是念令眾生入一乘道，念得好懇切。所以，你越讀《法華經》，你就越知道佛恩深重。我以前都不是很清楚，不過我讀《法華經》讀得越多，越思惟多些，越講得多些，我就越是體會深些，體會到佛念眾生比我們懇切得萬萬萬倍，無量無數倍。

我們既然知道佛恩深重，作為佛弟子就應該報佛恩，也應該報眾生恩，也要報父母恩，也要報社會恩。所有眾生都對我們有恩德，如果能報佛恩就什麼恩都報了。所以你體會出《法華經》裏一層一層的意思，特別是體會到佛的恩德，是很有意思的。

為實施權而設的三乘法是屬於解脫法，是正方便。施設人天乘法是屬於端正法，是教我們做人，行為要規規矩矩，有正常的倫理道德，這些是異方便，是特殊的方便。無論正方便、異方便都是一種方便、假設、將就、善巧，是為就眾生的機而善巧施設。這是不是佛的目的所在呢？佛的目的是不是叫你成阿羅漢、辟支佛或叫你做人、做個天人呢？不是的。佛施設無數方

便，其實都是為了一乘，唯一一乘才是真實，才是究竟。

所以說「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這個出現於世是意思的。我們普通人如小孩出世不叫出現於世，釋迦佛來教化我們才是出現於世。因為佛時常愍念眾生的苦惱，愍念眾生的可憐，要看什麼時候適當，那些退心墮落了的弟子有緣聚在一起，佛就出現於世來教化他們。而我們呢，糊塗塗塗隨業流轉，隨業受生，不可以講是出現於世。我們沒有人講得出為什麼出世，而佛就講得出是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這一點只有《法華經》才有講，其他經沒講這件事。換句話講，佛就是為一乘而來這個世界教化眾生，為一佛乘就是佛的意趣。這件事如果佛自己不講出來，沒人能知道。所以講「意趣難解」就是這個理由。

有人講：佛明明教我們修聲聞行、緣覺行，教我們修人天福報，還有什麼意趣呢？佛不講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依法修行就夠了。當時的比丘依法修行成了阿羅漢就夠了，還有意趣嗎？這真是「意趣難解」。

既然佛講了出來，我們知道了，就不要裝聾扮啞，就要聽佛的話，順佛

的意，發一乘菩提心，回復往昔的一乘菩薩道，精進修行，將來成無上大菩提，能夠「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這樣才對得起佛陀，這樣佛陀就大暢本懷了。如果你裝聾扮啞，佛雖然講了出來也不是很舒暢的。

《法華經》的宗旨是開權顯實，經中講明佛的一代時教，開始是「為實故施權」，最後一定是「開權而顯實」。方便品講：「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諸佛法如是，以萬億方便，隨宜而說法，意趣為一乘。」「世尊法久後」的「法」字，是指法則、方式、公式；「世尊」是指一切佛；「久」是指經過長久時間施權之後，施設方便之後，到最後就一定說一乘，真實的佛教是一乘。十方佛、過去佛、現在未來佛都是這樣，初則為實故施權，終則開權而顯實，這是一切佛說法的法則和方式。一切佛都是這樣，用萬億方便，隨眾生的根機而說法。佛還勸弟子要信佛語：「於佛所說法，當生大信力。」

我們讀了《法華經》就可以知道佛的意趣是為什麼，同時知道佛最高的理想是什麼。佛希望眾生都恢復一乘菩薩道，將來都成佛，這是佛的最高理

想。我們也知道了最究竟最真實的法門是一乘法，也知道了我們本來的身份是一乘菩薩，是大富長者子，不是窮子。同時我們可以知道，我們依一乘法修行，將來是可以成就無上大菩提，是可以成佛，也就是知道了我們最光明的遠景，也知道了最安穩的歸宿。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本師是大恩大德，是大慈悲父。所以《法華經》讓我們知道的東西很重要，不讀《法華經》就不知道這些。遠老法師極力推崇《法華經》，推崇一乘的佛教就是這個理由。

在《法華經》裏，每一品都有講到「無有餘乘，唯一佛乘」。只有一佛乘是真實，其他什麼乘都是方便的、假施設的，方便講才有。《法華經》處處都是講這些，所以開權顯實就是《法華經》的宗旨。

五、對權實應有的態度

講到這裏，可能有人認為：既然是唯一乘是真實，其他什麼都是方便，那我們是不是不要三乘，不要五乘，什麼乘都不要呢？只學《法華經》就可以呢？我們要想一想這個問題，我們還要不要方便？要不要三乘？

香港可能沒人這樣想，但其他很多地方，如星馬、廣州等地，有很多人聽過遠老法師講經，但很多人都誤會了，認為佛在世已開了權，把方便開除了，「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還要三乘幹什麼？這是一種很大的誤會！

我們要知道，方便有方便的用途，如果沒用途，佛都不會做這麼多工作，講了幾十年。你需要用方便的時候，方便是非常有用，如你的孩子哭的時候，你總是想辦法哄他。方便品最後講：「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這「不習學」就是指不習學方便法、三乘法。你要真真正正瞭解一乘，就要學習三乘教，否則你也不能曉了一乘。因為權實是一對的，你不知權就不知

實，不知方便就不知真實，是相對的，相對之下就更加清楚。所以佛沒叫你不學三乘，雖然佛叫阿羅漢不要停留在阿羅漢位，不要停滯不前，其實你需要用三乘的時候還是要用的。你要學一乘法，也要明白三乘法，不能說開權了，就什麼乘都不要。

當然我們學佛法要看看程度如何，要看看我們的智慧是深還是淺，要看煩惱是輕還是重，業障是厚還是薄，根性是利還是鈍，自己要反思一下，不要人云亦云。

假如我有病，就要服藥，病好了，就不應繼續服藥，否則身體會越來越差。雖不用的藥也不應全部扔掉，有時毒藥也可醫好病，只要會用就可以了。所以我們對方便法門的態度，要把它當成是可以治病的藥，是有用的，不是沒用的，不要小看它，不要鄙棄它。所謂但除其病，不除其藥。

方便法門如藥，可對治我們的煩惱病，對治我們的執著。但除其執，不除其法。我們學佛法是為了除執著，病好了不一定要把藥扔掉，你可用來方便別人。你聽了佛法，學了佛法，依法修行，知道一切皆空，一切如幻如



化，就消除了執著，消除了我見、邪見，那個法你可以用來講給那些執著的人聽，令他除邪見，令他除執著，不一定要扔掉。所以方便法門也有用途，而且非常有用。

六、為實施權、開權顯實

在佛世的時候，佛為對治弟子的五濁障，就先教他們除五濁障的方法，修無我觀，修空觀，修緣起觀，修四念處，用三乘法來對治五濁障，就像大富長者哄失散的窮子回來除糞，後交家財給他；也好像大富長者哄子出火宅一樣。如果我們有很多煩惱執著，未達到接受一乘的時候，也要用這種方便法門。

我們現在不能親見佛陀，直接聽佛陀的教誨，但我們有經可讀，所以我們要反思一下，我們最急切的是做些什麼事，我們要運用我們的智慧去抉擇。我們讀了經就要知道方便是方便，不可把方便當做真實，但方便法門在需要用的時候是很有用，而且必須要用。

那又為什麼佛當時要對弟子開權呢？因為那些比丘、比丘尼都證了阿羅漢果，他們認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以為是究竟涅槃，已經妥當，不必再做工作。阿羅漢修禪定只是一種循例的生活習慣，不

一定要修，因此，他們就停滯不前。如果佛不叫他們發菩提心，他們就以方便為究竟。所以，佛就要為這些取果的人開權。例如化城喻品，導師本來是要帶眾人到寶所，但那些人說太疲倦了要回去。導師覺得很可惜，就對他們說：「千萬不要停下來，不要往回走，你們看看，前面有個大城，裏面有亭臺樓閣，流泉浴池。」眾人就不害怕了，安心進城休息，覺得這裏很舒服，就停在這裏，哪裏都不想去了。其實這裏不是寶所，只是導師方便哄那些弟子。當弟子休息之後，貪戀化城的享受而不肯前進寶所時，導師只好毀了化城，逼弟子前進寶所。

那些阿羅漢不發菩提心，於是佛說：如果你們現在聽了開權顯實還不發菩提心，認為自己是阿羅漢，是究竟的，那你就是增上慢人。舍利弗等已證了阿羅漢，不是未得謂得，不是未證謂證，為何講他們「皆是增上慢人」呢？這是有逼他們發心的意思。佛告訴他們：以前因為你們煩惱障重，五濁障重，暫時教你們修行消除煩惱，令你們身心自在，這是暫時性的，是方便的，不是真實的，不是究竟涅槃，唯有一乘是真實。你們要再發菩提心，如

果你們不聽話，那你們就是增上慢人。佛用這麼重的語氣逼他們信。

因為弟子還未有反應，佛還要繼續說：「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這裏繼續解釋他們是增上慢人的理由：如果我釋迦佛的弟子，是真真實實得了阿羅漢果，就應該沒有我執、沒有執著，應該順佛意，應該很柔軟很質直。如果是真阿羅漢不信佛講的話，是沒有理由的。「無有是處」就是沒有這樣的道理，通俗些、語氣重些，就變成豈有此理。

佛繼續說：「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佛就是說：我有一日命有一口氣都要逼你發心，除了佛滅度之後。如果佛滅度之後現前就沒有佛了，誰有力量敢逼你發心？佛在的時候用這麼重的語氣都逼不成，又有誰能逼你？時節因緣不合是逼不了的，只有順其自然。

但佛還未灰心，繼續解釋：「所以者何？佛滅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這是歎息的語氣。佛滅度之後，能夠受持讀誦瞭解《法華經》的人很稀有難得。「持」的意思是持而不忘，持而不失，不忘記、

不放棄、不捨掉，拿著東西不會扔掉就是持。能夠接受、奉持、奉行，不會放棄，念念不忘就叫受持。但盲目地受持也沒用，還要解義，要瞭解它的內容，瞭解它的意義。佛在世面對面講，他們也未必信，佛滅度後，幸運的人就遇到這部經，但即使遇到也可能解錯，或者又不相信。所以，能受持讀誦瞭解的人是很難得。

佛仍未灰心，繼續講：「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雖然那些聲聞弟子自以為究竟涅槃，但其實他們不是究竟涅槃，只不過佛是方便施設三乘教，令他們得到解脫自在，他們還有機會遇到其他的佛。「餘佛」可能是另一位佛，也可能是釋迦佛。因為釋迦佛在這個娑婆世界滅度也同時可以在他方世界成佛。那些阿羅漢雖然是滅度，但他們也會在他方世界遇到其他佛。釋迦佛在另一個地方不同時不同處的示現都是可以的，這時候就可以「於此法中便得決了」，此法就是指開權顯實法。這些阿羅漢就可以在一乘法中得到解決。他們現在不信，將來有機會他們也會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三乘是方便，他能瞭解其義的時候，就解決了，就可以決定他的信心。他現在不

信，只是時間問題，只是因緣時節的問題，佛不會灰心，不會沒辦法，佛一定會令他信一乘。

這兩句話與化城喻品其中一大段的意思是相同的，只不過這裏用兩句話來講，化城品就詳細講大通智勝佛成佛後，他的十六個兒子都出家，請佛說法。佛說完三乘法之後，也講了權教大乘，然後十六沙彌菩薩又請大通智勝佛說一乘的實法，當時的十六王子中最年幼的第十六那位就是釋迦牟尼佛。大通智勝佛說一乘《妙法蓮華經》當然不是我們讀的這本那麼簡單，他說了八千劫，是說一乘的因果經，一乘菩薩怎樣修行，修行成佛要如何做都很詳細地講，但還有些弟子不明白。大通智勝佛講完《法華經》就入了靜室寂然禪定，十六菩薩沙彌就各升法座，那些不明白的弟子同那一位菩薩有緣，就由那一位菩薩沙彌教化。十六王子只是沙彌，未受比丘戒，或者他們未夠二十歲。後來十六個沙彌菩薩都在各方的世界成了佛，而釋迦佛就在現在的世界成佛。

化城喻品講：「諸比丘，我等為沙彌時，各各教化無量百千萬億恒

河沙等眾生，從我聞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常教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講出以往的故事，在無量劫前，十六王子做沙彌時，每一位都各教化了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從我聞法」，是跟從我釋迦佛（即當時的第十六沙彌）聽一乘法；為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為了一乘的佛之知見，為了成佛究竟的法門。我釋迦佛時常都是以一乘的菩提法來教導他們，令他們發心。所以講「佛種從緣起」，這就叫佛種，令他們發菩提心就是同他們種了佛種，或者一般所講的，叫做佛性。但很多宗派都講佛性是本有的，而照佛的本意來講，照《法華經》的本意來講，佛性就不是本有，是種的，遇到善知識教導，你肯發菩提心就是種下了佛種。一切法都是因緣所起，佛種也是因緣所起。

當時大通智勝佛出定後還吩咐弟子：「汝等皆當數數親近」，頻頻密密去親近十六沙彌，聽十六沙彌教化。這些弟子由十六沙彌帶領去修行，親近了非常多佛。舍利弗等已經行了三百由旬，只是因為懈怠心生起，覺得路太遠，太辛苦，就不肯前進，就停滯不前，漸漸退墮，越墮越深，慢慢就忘記了。如大富

長者子捨父逃逝，忘記了自己的父親，以為自己沒父親，「因懈怠而忘卻」。

所以佛就說：「我以方便引導令離貪著。」既然弟子退心不肯行菩薩道，墮在六道中，有痛苦時，就想離苦得樂。於是佛就用方便法來引導他們，慢慢教他們修行，教他們離貪著，引導他們修聲聞行，或修辟支佛行，有利他心的教他修布施持戒等，慢慢用三乘法來引導他們。

「此諸眾生，於今有住聲聞地者。」佛說這些以前教化過而退心的人，現在有些是住在聲聞地，初二三乃至四果都有這類人。佛世時的弟子，比丘多數是修聲聞行。

「是諸人等」，這些人，「應以是法漸入佛道」。他們現在或者成了阿羅漢，或者證了初二三果，煩惱漸漸薄了，執著沒那麼深了，痛苦沒那麼重了，於是佛漸漸引導他們，這些人應該以聲聞法漸漸回入佛道，應該要發菩提心。

「所以者何？如來智慧，難信難解。爾時所化無量恒河沙等眾生者，汝等諸比丘，及我滅度後，未來世中三乘弟子等是。」佛又繼續解釋

為何一開始不教他們一乘佛道，是因為如來智慧，很難信、很難接受、很難瞭解。在《法華經》裏用如來智慧代表無上菩提，代表成佛的一切無量功德。「爾時」是指大通智勝佛時代，十六沙彌菩薩所教化的無量恒河沙等眾生，就是你們這些比丘，以及我滅度之後的未來世中三乘弟子。

《法華經》差不多每一品都有講未來世，也就是說佛不是只著眼佛世時的聲聞弟子，同時還很注重未來世中的眾生。因為當時退心的弟子，不止是佛世時的比丘，還有很多墮得更深，墮得更遠。但他們又有一乘善根，有機會遇到《法華經》，有人教導他們，他們能正確理解，就能回復一乘。好像父親健在的時候你不聽話，父親去世了，你看到父親留下的遺囑，知道這件事，相信了也是有用的。佛說：不只是你們這些比丘，未來世中的三乘弟子都是我教化過的眾生。

那我們是不是三乘弟子？雖然你沒說我現在發心修聲聞、修辟支佛，發心修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但你發心皈依三寶，發心學佛，都算是三乘弟子。總之，凡想依法修行，想學佛法，想轉凡成聖，有這個傾慕心，都算是三乘

弟子。我們未聽一乘，未發一乘菩提心的時候，就是三乘弟子。

我們發心學佛不是很容易的，如果無因無緣是不會發心學佛。我們通通都是釋迦佛在過去生中在大通智勝佛時代教化過曾經發了一乘菩提心，只不過我們懈怠懶惰而退了心。佛總要找機會來再教化我們，就是因為宿世因緣的緣故。所以《法華經》很重視宿世因緣。

「我滅度後，復有弟子不聞是經，不知不覺一乘菩薩所行，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當入涅槃，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是人雖生滅度之想，入於涅槃，而於彼土，得聞是經，求佛智慧，唯以佛乘而得滅度，更無餘乘，除諸如來方便說法。」這段的意思就是方便品那句「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的意思，那句話概括了這一段的意思，只不過是簡化些，而這一段則詳細來講：我釋迦佛滅度之後，還有很多弟子，沒機會聽聞這部《法華經》。你們有機會遇到就很幸運了。有些人即使聽到了又不瞭解，不知裏面講什麼，又或者理解錯了，不知佛但為一乘菩薩，不知自己往昔是佛弟子，不知自己往昔發了一乘菩提心，不知自己本來是一乘菩

薩。這就是不知，更加是不覺，一點覺意都沒有，糊糊塗塗。

那些修聲聞法的人，成了阿羅漢，或者在佛滅度後精進修行，以為自己有戒、有定、有慧，證真理破無明、得解脫，所作已辦，就「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以為自己有阿羅漢功德，可以入涅槃，就生起滅度想。

那些弟子雖然在釋迦佛在世的時候生滅度想，但佛又可以在十方世界成佛，所以佛說：即使他入了涅槃，「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我釋迦佛在另一個世界成佛，就不叫釋迦佛，有另一個名字，那些弟子又會生到釋迦佛示現成佛的另一個世界。每一位佛都是先施權後顯實，總會開權顯實，到那時候，弟子又可聽到開權顯實的《法華經》。他「得聞是經」，就知道三乘是方便，一乘是真實，就會發心求佛智慧。這一次教不了他，下一次或再下一次，總有一次會令他發心求佛智慧。發菩提心，立志成佛就叫「求佛智慧」。既然他聽了一乘經，他就知道「唯以佛乘而得滅度」，唯有以一佛乘可以究竟涅槃，究竟滅度，「更無餘乘」，更不會有其他乘可得究竟滅度，「除諸如來方便說法」，除了佛方便說法，就有聲聞乘、緣覺乘、權教大乘，乃至人天乘，

但這些都是方便的，不是真實的，唯有一佛乘才是真實的究竟滅度。

佛繼續說：「諸比丘，若如來自知涅槃時到，眾又清淨，信解堅固，了達空法，深入禪定，便集諸菩薩及聲聞眾，為說是經，世間無有二乘而得滅度，唯一佛乘得滅度耳。」每一位佛都是這樣，佛自己知道涅槃時到，要度的眾生已度，要講的話已講，觀察自己所教化的眾生，又清淨了，煩惱已除，信解又堅固，能了達空法，深入禪定，程度提高了，戒定慧的功行都相當充足，便召集所有的菩薩和聲聞弟子，為他們說這「開權顯實」的《法華經》，告訴弟子在世間上決無二乘而得滅度，沒其他乘可以得滅度。這二乘是指一乘以外的其他乘，只有一佛乘可以得真實滅度。

這段文講得很詳細、很明白，是有關開權顯實的重要部份，我們一定要領會這一段文的意思才能開權。開權顯實的道理，在佛的方面是遲早都要講，在弟子方面是遲早都要信，即使你現在不信，在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國土，佛都會繼續講，今世教不了你，下一世，甚至生生世世來教化你，令你回復一乘為止，這是佛的精進心、慈悲心。既然佛遲早都要講，弟子遲早都

要信，我們不如早點信受佛語為佳。

方便品講：「舍利弗，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這是總結勸信，勸弟子一定要信三乘是方便，唯一乘是真實。就算你成了阿羅漢，你也要放棄，要回復一乘。所以佛對舍利弗等說：你們應當一心信解，要信受佛語，理解佛的意趣，接受佛的勸告和教導，一切十方三世佛都不會打妄語，不會說謊，我說唯有一乘是真實，三乘是方便，佛出世是但為教化菩薩，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這全部都是真的，沒有虛妄。最重要的一句是：「無有餘乘，唯一佛乘。」沒有其他乘，佛講那麼多乘都是方便的，只有一佛乘才是真實。

佛斬釘截鐵地講這番話，是很有力的，弟子如果還不信，就大大地對不起佛。這段文很重要，是《法華經》裏正宗之正宗。你明白了這段文，可以講是明白了《法華經》。如果你不明這段文，就會像民國初年的張五居士那樣，找不到《法華經》的正宗分。遠老法師和印順導師都贊成依經解經才是最穩當的。

七、佛之知見

現在我講一講佛之知見。方便品講：「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總括來講，是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之知見」可以講是大菩提、佛智慧的同義詞，也就是講一乘無上大菩提就是佛智慧，同時也包含了佛果上的一切功德，從發大菩提心，修一乘菩薩行乃至成佛的一切功德。

在方便品釋迦佛從定中安詳而起，一出定就對舍利弗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這句話是讚歎一乘佛的智慧，讚歎果上的智慧，成佛的智慧，是甚深的，無量的。為什麼是「甚深無量」的呢？佛接著解釋：「其智慧門，難解難入。」因為果的智慧是甚深無量，因行的智慧也是甚深無量，因果是相應的。「其智慧門」就是因，是「難解難入」的。「諸佛智慧，甚深無量」是讚歎佛智的果，「其智慧門，難解難入」是讚歎佛智的因。

「所以者何？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這段是解釋為何「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凡是「所以者何」都是為解釋上文而引起下文。

成佛的因行，是要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每一位佛都會教你種種的行門，就要盡行諸佛所教的無量道法，一定要勇猛精進才能做到。「名稱普聞」是名實相稱相符，也就是說經過長久親近無量佛，如法修行，盡行無量道法，有很顯著的成績，就眾所共知，就能成就甚深未曾有法。「成就甚深未曾有法」也是讚歎實佛智慧甚深，成佛所得的功德是世間所沒有的，也是從來所沒有的，是稀有難得的。這是總讚實智的功德，一乘實佛的功德是甚深未曾有法。

「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是讚歎權智。佛隨眾生不同的根機而說種種法，他有聲聞根，佛就為他說聲聞法；他有緣覺根，佛就為他說緣覺法。雖是「隨宜說法」，但佛的意趣不在三乘五乘裏。所以「意趣難解，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有的聲聞人和辟支佛都不知佛陀另有什麼意趣。

佛又說：「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這就是施權。佛告訴舍利弗：我從成佛以來，用無數的權巧方便施設了聲聞法、緣覺法、權教大乘法，都是為了「引導眾生，令離諸著」。因為眾生的執著多，煩惱重，五濁障重，如果不講這些方便法，沒辦法令他離諸執著。佛說方便教，主要是為了令眾生先離諸著，離了諸著，才可前進。

在化城喻品中有講開權，導師帶領弟子前進寶所，但弟子疲極，不想前行。導師就變現一座化城讓弟子休息。弟子在化城裏的確覺得很舒服，但那不是寶所，那個城是導師用善巧方便神通力變化出來的。如果弟子貪戀化城的享受而不去寶所，導師唯有毀了化城。他有力量變得出來給你享受，也就有力量毀滅它。毀壞的時候一片廢墟，你還留在化城幹什麼？你已休息享受夠了，不可以再說累。那時導師就叫弟子前進寶所，路不會很遠了。所以在化城喻品中毀化城就是譬喻「開權」，開權的意思就是「正直捨方便」，告訴你方便是不究竟的。「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不是究竟涅槃，你一

定要前進。那些阿羅漢證了果，以為得究竟涅槃，以方便法門為究竟，以三乘果為究竟，佛就不許可，所以要開權，目的是要弟子前進，一直到成佛為止，這是佛的大慈大悲。

對我們來說，我們沒修聲聞法，沒修解脫法，未證阿羅漢果，連初果二果三果都未證，其實我們是無權可開，那我們要不要三乘法呢？你要問一問自己有沒有煩惱？有沒有執著？如果你有煩惱執著，你就要做除糞工作。你有痛苦就是在火宅，你要出火宅，就要先除煩惱。我們雖無權可開，但要知道方便是方便，我們有煩惱可斷，有邪見可除，在我們煩惱未除之前，要運用三乘法來消除我們的執著。不過我們要信一乘是真實，要知佛的意趣在哪裏，要發一乘菩提心，當我們未見到佛，未聽到佛陀教我們怎樣修一乘行，我們一方面要用四念處、四正勤來除煩惱、除執著，要觀五蘊皆空，或修布施持戒，利用這些來修福修慧。這些全部都要做，不能全部扔掉。因這個問題有很多人誤會了，所以要在這裏解釋一下。

印順導師在《成佛之道》裏講得非常好：「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攝下；

隨機五三異，歸極唯一大。不滯於中下，亦不棄中下，圓攝向佛乘，不謗於正法。」這就是說先打好地基，建好下層，才可建上層，沒有下層不可能有上層。但依上又能攝下，如果你看到十樓，一定會看到九樓乃至一樓，不會看到十樓而沒有一樓。上層一定能夠攝下層，離開下層不會有上層。

「隨機五三異」是講佛說法能隨眾生的根機而有五乘、三乘的差別，他的根機淺就為他說人天乘，根機有解脫性就為他說三乘，如果根機猛利，他是一乘菩薩就為他說一乘。

「歸極唯一大」，終歸至極，唯有一佛乘為究竟圓滿。所以，我們不要停滯在中下的五乘三乘，也不要放棄中下的五乘三乘。阿羅漢屬於中下，如果像阿羅漢那樣認為自己究竟涅槃，就會滯於中下。如果有些人覺得自己在天上人間享福就好了，何必學佛那麼辛苦，這就是滯於下。人天即使有很好的福報，也離不開苦苦、壞苦、行苦這三苦。你可以觀察一下那些高官，其實他們也很苦，經常皺眉頭。英女王的福報很大，但也有說不出的苦惱。所以人天是不值得享受，即使是忉利天，五衰相現時也恐懼墮落，一樣是苦。

的。有漏法是保不住的，貪享人天樂是滯於下。

我們不要滯於中，更不要滯於下，但「亦不棄中下」，不要捨棄、放棄中下。對根機淺的眾生，我們也要用三乘甚至人天乘去攝受他，方便是有用的。你的兒子今天不哭，你也不必把奶嘴扔掉，或者他明天哭就有用了。

「圓攝向佛乘，不謗於正法」，是說圓融、圓滿地統攝一切善法，都導向於佛乘。你就算是修四念處、四正勤或修布施持戒，修五戒十善，修什麼法也好，你是發菩提心的人，都是把種種功德迴向佛道，而不是志在享人天福報，也不會以為成了阿羅漢就是究竟涅槃。佛講「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你也是諸有修功德，常為一乘佛道，這就是「圓攝向佛乘」。

所以你不用捨棄中下，知道三乘和人天乘是方便就可以了，這就是「不謗於正法」。你不要講一乘是最高的，最圓滿的，最理想的，其他的全部要不得。這樣講就變成謗正法。

因此《成佛之道》這幾句我們要牢記，明白了才不會有偏見，才是「圓攝向佛乘」。我們無論修什麼善法，不但迴向自己的佛道，而且迴向一切眾生

的佛道，希望一切眾生都成佛，所以佛教的迴向很有意思。我們一方面要相信一佛乘是最高最究竟，應該立大志願，向一佛乘；但我們做工作的時候，也要看看自己的情況，觀察自己的情形，要有次序，自己應該先做什麼就做什麼。佛施設方便是為了真實，我們有時運用方便也是為了真實，所以不需要鄙棄方便法。如果我們煩惱重的時候，就先修無我觀、緣起觀，這樣就可以消除我們的煩惱，所以不妨借用方便法來對治我們的煩惱執著。

方便法就好像是渡河用的筏或船，沒有它過不了河，到岸了就不再需要船。但你到目的地時，若覺得小船很有用處，對你有很大恩德，要背著它回家禮拜，那你就很愚癡了。所以《金剛經》講：「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這個法需要用的時候就用，不用的時候也不要執著，不但「我」不可執，「法」也不可執，「順道法愛」的愛也是障礙，應徹底放捨。這就是要我們不應取果而停滯不前，不應入化城以為是寶所，不應以方便為真實，否則就會障礙自己，令自己不會進步，不能恢復一乘菩薩道，同時又辜負了佛恩，是沒有好處的。所以我們應該要回復一乘菩薩道。

八、權佛實佛如何會通

還有一個問題要講一下，遠老法師是講權因權果，實因實果，權教菩薩因成權教佛果，實教菩薩因成實教佛果，因果分明。這樣講，好像是遠老法師標奇立異，經文裏沒有正式講權佛實佛。同時我們常常講成佛一定是圓滿的，佛佛平等，佛佛道同。每一位佛的功德，一定是平等的、圓滿的。如果不圓滿又怎樣同呢？而菩薩就有等級，有初地二地乃至十地，佛是沒有等級的。經文裏也沒有很明確的文字講某某人修權因成了權佛，某某人修實因成了實佛，遠老法師也是憑經文裏理解出來的。

密宗也有講權佛實佛，他們講大日如來是實佛，真實佛，而釋迦佛是大日如來的化身，化身就是權佛。

但《法華經》不是這樣講，不承認有這種大日如來。特別是遠老法師不贊成這種密教思想，認為密教這種思想是由婆羅門教轉化過來，攝取了婆羅門教，互相融攝了。

遠老法師的見解是根據經文的道理講出來的，理論上因果相應，權因權果，實因實果，這是合理的。但如果有權佛實佛，又怎能佛佛道同，佛佛平等呢？我的推想是這樣的：凡是成佛只有是實佛，一定是要通過無量劫的行道，無量無邊劫修一乘菩薩行，一直到圓滿成就一乘大菩提，就是一乘佛果，應該是只有一種。但有一類眾生，很有慈悲心、同情心，很喜歡利益眾生幫助人，這種是屬於菩薩根性，是大乘根性，但如果對他說，要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修菩薩行才可成佛，他就會嫌佛道太長遠，發不起菩提心，而他又不是急於求解脫的人，他不想做自了漢。對於這種人可以對他說不用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修三大阿僧祇劫就可以成佛。

例如釋迦佛示現來這個世界成佛，他也是示現三大阿僧祇劫，第一阿僧祇劫是親近了七萬五千位佛，第二個阿僧祇劫親近了七萬六千位佛，第三阿僧祇劫親近了七萬七千位佛，又加上親近六位佛作為修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加工，總共親近了二十二萬八千零六位佛，用了三大阿僧祇劫。如來壽量品釋迦佛講：我所講的大通智勝佛、燃燈佛都是方便示現說的，是示現成

佛；還有講那些初地菩薩、二地菩薩都可以示現成佛。從地湧出品講釋迦佛無量無邊劫已經成佛，化城喻品講大通智勝佛的第十六王子就是釋迦佛，也是超過三大阿僧祇劫，要修無量無邊劫。如果憑這些去推想，理論上講是可以有權佛，不過就不是真實的，真實的只有一種，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才修習圓滿。

至於權教菩薩也講時間性，終歸他也會轉入實。如果一位菩薩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想成佛，行了三大阿僧祇劫的時候，已經成了習慣，他的程度已經高了，再要他行多少劫都沒問題。當他行到熟練的時候，佛為他說一乘法時，他一聽就明白，就會馬上轉入一乘，不像阿羅漢那樣艱難，因為阿羅漢證了果，以為得究竟，就很難轉機。而那些大菩薩親近佛，進步很快，他們可以分身十方世界親近佛，可以一時親近幾萬佛，不是我們想像那麼慢。

方便品講：「我見佛子等，志求佛道者，無量千萬億，咸以恭敬心，皆來至佛所，曾從諸佛聞，方便所說法，我即作是念，如來所以出，為說佛慧故，今正是其時。」這首偈頌講佛初成道，那些權教大菩薩

前來祝賀釋迦佛成道。「佛子」是指大菩薩，菩薩是真佛子。經中譬喻菩薩是嫡子，可以承受家業，阿羅漢是庶子，不可以承受家業。這是譬喻，不是歧視，他們始終都要成佛。佛說：我釋迦佛見到這些志願要成佛的佛子，有無量千萬億那麼多。這些菩薩因為恭敬佛、尊重佛、祝賀佛，所以都用他們至誠恭敬的心，一起來到佛前。這些菩薩過去曾經修菩薩道的時候，已經親近了很多佛，聽了諸佛說很多的方便法、權教大乘法、般若法。佛見到他們就這樣想：我出現於世是為了一乘法，所以我要為他們說一乘佛的智慧功德，現在是時候講一佛乘了。

「舍利弗當知，鈍根小智人，著相驕慢者，不能信一乘。」佛對舍利弗說：鈍根的人，著相驕慢的人，不能信一乘法，所以我不對他們說。但現在可以講了，「今我喜無畏，於諸大眾中，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你不要以為我沒機會講，大菩薩來我面前時我早已講過一乘法。我以前暫時不對你們講，是怕你們不信。我現在歡喜了，不用害怕了，因為你們的煩惱已除，我可以對大眾講了，可以要求你們信一乘，要求你們放棄以前的方便

法，要求你們進步。從今以後，我只說一乘的無上道法。

當時的「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那些菩薩聽了一乘法，當然是信受，舍利弗到這時已經肯信受。佛同時為阿羅漢授普記：「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由此可知權教菩薩行三大阿僧祇劫已經純熟，佛一指點，如畫龍點睛一樣，一點他就明白，立刻回入一乘。當時佛已經為權教大菩薩說一乘，他們已經發了一乘心。

在理論上講，因果是一對，權因權果，實因實果，因果是相應的。但事實上權教大菩薩，當他發心的時候，是以為修三大阿僧祇劫就可以成佛，但等到他的程度高了的時候，自然就會轉入一乘，轉入實教大乘。所以終歸都是佛佛道同，佛佛平等，唯有一乘佛是究竟。如果這樣講，在理論上是有權教大乘，在實質上唯有實教大乘，因果上不會混亂，同時顯出一乘的尊貴和殊勝，說明大乘不共法，也就是一乘不共法，是不共其他乘，是有它超勝的地方。所以講「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九、引經文再詳說開權顯實

關於開權顯實，方便品的這段文講得很清楚：「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這幾句的語氣很重，佛每逢要對弟子說話，總要叫一聲舍利弗，讓他注意些，留心些，因他是當機眾，是阿羅漢的代表。佛說：如果我的弟子，不管是誰，如果他說自己是菩薩，是阿羅漢，是辟支佛，我現在開權了，但他還講聽不到開權顯實這回事，不知道唯有一佛乘是真實，不知道諸佛如來出現於世都是為了教化一乘菩薩，都是為了令眾生開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其實他是聽到佛講，不過他不肯信，因而裝作不知。佛就講這些不聞不知不肯信的人不是佛弟子，不是菩薩，不是阿羅漢，不是辟支佛。也就是說，他不信一乘法，佛就不承認他是佛弟子，不承認他是阿羅漢，不承認他是辟支佛。

我們如果承認自己是佛弟子，就不要說不聞不知，否則就是存心不聽佛

的話，令佛來世間空跑一趟，白費工夫，弟子也浪費了時間，雙方都前功盡費，佛就會很失望。佛怕弟子不肯信，所以要講這幾句話逼弟子信。佛用這麼重的語氣來說話，弟子仍沒表示，沒有反應，佛只好再說：「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佛講這幾句，語氣更重，是逼弟子發菩提心。

當時佛座下的弟子，主要是比丘比丘尼，在家弟子所占的份量不是很多。佛著重教化的是那些很有決心學佛的已出家的弟子。

佛對舍利弗講：如果這些比丘比丘尼講自己已成阿羅漢，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受後有，是最後身，五蘊身的壽命結束之後，就灰身滅智入涅槃，以為究竟了，就不會求成佛，這一類人全部都是增上慢人。

抬高自己看不起別人就叫慢，有我執就有慢。增上慢主要是講那種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種很強烈的貢高我慢。現在有些人根本上沒受過正式的訓練，就說自己是師尊，是上師，是活佛，是真佛宗。這簡直是邪慢，大家

千萬不要信，自己未證得阿羅漢果，就說自己證得阿羅漢果，未解脫就以為得解脫，修行未到那個地位以為自己已經得了，這就是增上慢。佛說這一段話，就是要逼弟子放棄小乘果位，回復一乘。

佛有實智有權智，方便品這一段是讚歎佛的權智：「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為何佛能用種種方便來引導眾生，令離諸著呢？是因為佛有權巧的智慧。「方便知見」是講佛的權智也很高深。「波羅蜜」是成功、圓滿的意思，也就是說佛的權智也都具足圓滿，所以能施設種種的方便。

佛又讚歎如來的真實智：「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如來知見」就是佛的真實智慧。上面講「諸佛智慧，甚深無量」，這裏講「如來知見，廣大深遠」，這兩句的意思差不多，都是講佛智慧是非常廣大非常深遠，是甚深無量。

接著是舉出了一些佛的功德名詞，一般人解作四無量、四無礙、十力、四無所畏、四禪八定、八解脫、三三昧。但遠老法師講：這些是權教佛的功德名詞。如果作一乘解，應該是無量無礙、無量力、無量無所畏、無量禪定、無量解脫、無量三昧。因為一乘實佛修行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成佛的功德也是無量無邊。佛的功德有很多，這裏只舉出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這六個名詞，用無量來形容，深入到無邊無際，形容佛的功德非常深廣。最後總結一句「成就一切未曾有法」，總之是最奇特、最偉大、最稀有的功德。「未曾有法」是功德法，佛都具足了、圓滿了、成就了。佛讚完實智，又讚權智：「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眾心。」如來能根據眾生的種種不同根機，因機設教，善巧地說種種法。而佛對眾生說法的言辭，聲音是很柔軟、很和諧、很美妙，令眾生聽到後很歡悅、很開心。一般講佛有六十四種梵音，如果是實佛可能有無量無邊的梵音。

佛繼續講：「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

「取要言之」是總結概括來講出最重要的一句：佛所成就的無量無邊未曾有法，是最稀奇、最偉大、最特殊的。未曾成佛以前當然是未曾有，一切眾生當然也是未曾有，而這些未曾有的真實功德，佛都具足了，成就了，圓滿了。佛只是讚如來的功德智慧，沒詳細解釋，因為我們不夠程度聽，所以佛亦不可能對我們說。因此佛說：「止，舍利弗，不須復說。」不須再講，講了你們都不會明白，佛的智慧是這麼高深，以眾生的程度是沒辦法能夠瞭解，所以就不講了。

佛繼續解釋：「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這句話是總標佛的真實智的總相微妙，講明佛的智慧是最上的、第一的，是世間所無的，所以是最稀有，不是一般眾生所能瞭解。這是難解之法，只有佛與佛、十方佛、一切佛才能透徹明白一切法的真實相。

權教和實教所講的諸法實相是有所不同的，以權教來講，一切法性空，就是諸法實相，他們認為一切法都是緣起無實性，這種諸法實相是要有真實

智、有空慧、有現證慧才體驗得到、契證得到；聲聞人也可體驗一部份，不過不透徹；初地菩薩已初得無生法忍，但有時也會有間斷，有功用行；八地菩薩就深得無生法忍，對無生法忍可以無間斷，無功用行，念念不退，念念都有無生法忍的智慧現前，已經通達諸法實相。

以實教來講，以《法華經》來講，只有佛與佛才能透徹明白諸法實相。因為實教一乘佛果上的一切甚深功德，是第一稀有難解之法，是甚深未曾有法，唯有一乘實佛才能證得無量無邊功德的諸法實相，這是功德法。所以權教和實教所講的諸法實相是要分開，不能混淆，如果不分開來講就變成有矛盾了。

既然是「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這又怎樣解釋呢？佛就略舉幾個名詞來講，不是解釋，只是提一提：「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這「十如是」應如何理會？我們要特別注意。

「所謂」這兩個字，就如我們寫文章寫了一些內容之後，就用「例如」來

連接舉例，這裏用十如是來略為提一提諸法實相。上面講的第一稀有難解之法是總相微妙，如是相、如是性等十如是，是別相微妙。為何佛只是讚而不詳細解釋呢？因為佛的智慧與眾生的境界距離太遠，就算是權教菩薩的境界都不能測量佛智。方便品講：「不退諸菩薩，無數恒河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權教的不退轉菩薩，有無數恒河沙那麼多，聚集在一起來思量，都不能知道佛的智慧。所以佛只好以十如是來讚歎而不解釋。「如是」二字解作如此、這樣，不是有很深的道理，這裏只表示讚歎。

有日本人是這樣翻譯十如是這段文：「是等諸法是如是相，是等諸法是如是性，是等諸法是如是體，是等諸法是如是力，是等諸法是如是作，是等諸法是如是因，是等諸法是如是緣，是等諸法是如是果，是等諸法是如是報，是等諸法是如是本末究竟等。」這樣翻譯，只是多了文字，其實意思是差不多，都是表示佛的功德是這樣這樣，如此如此，都是讚歎一乘實佛的智慧功德是無量無邊。

遠老法師看出讚佛的功德有四重無量：「諸佛智慧，甚深無量」是第一

重無量，是總讚無量。「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是第二重無量。「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等十如是，是第三重無量，也就是說無量功德裏面還有如此這樣的相，如此這樣的性，如此這樣的體，如此這樣的力……。一般是講十如是，其實不止十如是，遠老法師講：「如是本末究竟等」還可以分開為如是本、如是末、如是究竟、如是等等，也就是我們寫文章寫一大堆名詞而用省略號，用虛點來代表，也就是可以還有很多。「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是第四重無量。一乘實佛有無量無邊的福德智慧就是「大果報」，「種種」的意思也是講無量，就是說「如是相」這個「相」，復有種種義，「如是性」這個「性」又復有種種義，「如是體」這個「體」也復有種種性相義，「如是力」這個「力」又復有種種性相義……。「種種性相義」就是說相復有無量種種，性也復有無量種種。

佛在接下來的偈頌說：「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我釋迦佛以及十方佛，才知道一乘佛的功德，未曾證到佛功德的人沒辦法知道。所以「是法

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佛智是不可思議的，是沒辦法講的，不是世間語言所能解說，也不是我們的程度、我們的思維所及得上。「諸餘眾生類，無有能得解」，憑我們世間人的聰明才智，也沒辦法瞭解。

所以佛只讚歎而不解釋，讚歎完就說止。這些話幾十年來都沒說過，現在佛一出定忽然講出這些話，弟子就覺得很奇怪，很疑惑。遠老法師判這一科的科文是「動眾令疑」，這是一種教學法，佛在序品中放光、動地、雨華，已夠稀奇，現在又說出一番話更加動眾令疑，目的是為了引起弟子的好奇心，啟發他們的求知欲。十如是完全是讚佛功德，令弟子覺得很奇妙，當然更要求進一步的瞭解。

關於十如是，天臺家講得很妙，講成是百界千如，三千妙境，在這裏不詳細敘述，但他們所講的妙，不是《法華經》所講的妙。

十如是既然是用來讚一乘佛的功德，根本就不能用我們的語言來解釋，只可用字面來解釋一下。「如是相」：無論佛法也好，眾生法也好，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相狀，有它的狀態。「如是性」：每樣東西都有它的性能。「如

是體」：每樣東西都有它的體質和質地。「如是力」：不但動物有力，所有的東西都有它的一種力量。「如是作」：所有的東西都有它的作用。「如是因」：無論什麼法都有它的因素。「如是緣」：每樣東西都有它的主因，有它的助緣。「如是果」：所有法都有它的效果，有因有緣就有它的結果。「如是報」：報是受用，無論什麼東西都有它的受用。「如是本末究竟等」：本是開始，如行菩薩道，你開始發心，這就是根本。末是終結，有開始有終結就是有本有末。究竟就是圓滿了、盡頭了。如來的功德，還有很多，是說不完的，就用等等來代表。

如果你想很妙很妙地解釋十如是，你解來解去都是屬於戲論，是多餘的。因為佛已經講了，「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我們用很多詞語去解釋都是不必要的。

《法華經》的文字其實不深，是很淺的，而且很優美，很暢順，很易明，只是佛的意趣深，你不領會佛意就覺得深，你領會了佛意就不覺得深。如譬喻品中舍利弗講：「我昔從佛聞大乘法，見諸菩薩受記作佛，而我不預

斯事，甚自感傷。」舍利弗心裏覺得很傷感：我以前聽過大乘法，不過我不信，不肯發心，那些菩薩就發了心，就得到佛為他們授記，而我沒參與這件事，就沒資格得授記，「失於如來廣大智慧」，覺得自己不會成佛，我得不到授記，只可成阿羅漢。

「世尊，我常獨處山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本與此諸菩薩同入無為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今日方知是我等咎，非世尊也。」舍利弗時常在山林樹下，有時坐有時行，就有這樣的感想：我本來和菩薩同入無為法性，大家都證到無我，證到性空的道理，為何如來用小乘法來度我們，為何菩薩得到授記而我們得不到？現在聽到佛說我們本來也是一乘菩薩，不過我們退心墮落了就喜歡修小乘法。所以佛就要遷就我們，先教我們修聲聞行。我現在才知道是我們自己的過咎，不是世尊偏心不為我們授記。

「所以者何？若我先有待說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如來必以大乘而得度脫。」為什麼呢？如果我先有這種大乘的要求，有發菩提

心的心願，想發心成佛的話，如來一定會教我修大乘法。

「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然而我們不知道佛陀教我們修聲聞法是隨宜的、方便就機的。「初聞佛法，遂便信受，思惟取證，殊為可惜」，我們當初一聞佛法，立刻就信受了聲聞法，想快快證阿羅漢果，想快快取涅槃，所以就不發菩提心，這就很可惜了。

「世尊，我從昔來，終日竟夜每自剋責，而今從佛，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泰然，快得安隱。」我從幾十年來，有時看到菩薩得授記，我就日日夜夜責備自己，而現在聽佛講了幾十年從未聽過的法，我就斷除了所有的疑惑和懊悔，身心都安樂了。

「今日乃知自昔以來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我們現在才知道，自昔以來，可以講是幾十年來，也可以講從無量劫來，原來我們就是一乘菩薩，本來就是真佛子，釋迦佛無量劫來就是我們的本師，是本師教我們發菩提心，我們也曾經發過菩提心，就已經是從佛口生出來的，我們依佛的教化修過一乘行，就已經是從佛法中化生出來的，已經是得

到佛法的氣分，這些我們現在才知道。

在偈頌中舍利弗講得更深入：「我聞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懷大歡喜，疑網皆已除。」我聽到這一乘的法音，得到從未有過的大歡喜，過去的疑悔全部都斷除了。

「昔來蒙佛教，不失於大乘，佛音甚希有，能除眾生惱，我已得漏盡，聞亦除憂惱。」過去以為失了大乘，現在才知道自己不失於大乘。佛音真是很稀有，能除眾生的苦惱。我已經得漏盡，雖然漏盡是已經沒煩惱，但有點疑惑心，因為得不到授記而有一些憂惱，現在聽到佛講解之後也除了憂惱。

「我處於山谷，或在林樹下，若坐若經行，常思惟是事。」我在山谷中，或者在樹林裏打坐和散步，時常都在思惟這件事，思惟到很悲哀：「嗚呼深自責。」「嗚呼」是幾乎哭出來，深深地自己責備自己，「云何而自欺？」為何我自己欺騙自己？

「我亦是佛子，同入無漏法，不能於未來，演說無上法。」我和菩薩

一樣，也是佛子，大家都證到無漏法，但我卻不能像菩薩一樣，在將來演說無上道。

「金色三十二，十力諸解脫，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成佛是身金色的，具足三十二相和十種智力，得到各種解脫功德。我和菩薩同入無為法性，而我同在一佛法中而得不到這些功德。

「八十種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我獨經行時，見佛在大眾，名聞滿十方，廣饒益眾生。」這段講舍利弗很仰慕佛，但覺得自己成了阿羅漢是無可能成佛了。

「自惟失此利，我為自欺誑，我常於日夜，每思惟是事，欲以問世尊，為失為不失？」我曾經想問世尊，不知我有沒有失去這種利益？「我常見世尊，稱讚諸菩薩，以是於日夜，籌量如是事。」我整天都在想著這件事。

「今聞佛音聲，種種方便力，隨宜而說法，意趣為一乘。」現在才知道，世尊種種的方便力，隨種種的機宜說種種的法，其實佛的意趣是為一乘，

是為引導我們除煩惱，消五濁，等到我們的程度高了，然後才為我們說一乘。

這一大段都是舍利弗的疑惑，當佛在方便品講，佛的意趣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的時候，舍利弗等已經很疑惑。他們想：佛一向教我們修種種行，我們依法修行，我們可以斷煩惱，可以成阿羅漢，我們有什麼不知的呢？為何說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他們覺得很出奇。佛明明是教我們修聲聞法，為何又說一切都是為了一佛乘，是為了但教化菩薩？就覺得很可疑，疑到在心中自言自語：「將非魔作佛，惱亂我心耶？」以為不知是不是有個魔王，變成一位佛來對我們講這些話，攪亂我們的心呢？現在才知道不是魔所為，「世尊說實道，魔王無此事，以是我定知，非是魔作佛，我墮疑網故，謂是魔所為，聞佛柔軟音，深遠甚微妙，演暢清淨法，我心大歡喜，疑悔永已盡，安住一乘中，我定當作佛。」

我們讀了這段文就知道舍利弗的心念，這是舍利弗的開悟。而禪宗的悟是要尋求念佛是誰？拖死屍是誰？要去參這些話頭。舍利弗的悟不是禪宗的悟。

佛在譬喻品講：「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門等大眾中說，我昔曾於四萬億佛所，為無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長夜隨我受學。」佛不只是對舍利弗講，而且是對那群大阿羅漢講，不過是以舍利弗做代表。佛說：我往昔在大通智勝佛的時代開始，曾經在四萬億佛所，也就是在大通智勝佛之後，引導弟子親近很多佛，為了無上一乘佛道，常常教化你，你也長時間跟我學，但你以後就因為懶惰退心而忘記了。因為你忘記了，你想急於求解脫，要取涅槃，所以我就用方便力引導你生我法中，教你修聲聞法，使你能進入佛的門下，成為佛弟子。「而今自謂已得滅度」，現在你講自己已經得滅度，已經得究竟涅槃。

「舍利弗，我昔教汝志願一乘佛道，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故。」舍利弗，我釋迦佛過去教你發一乘菩提心，要你發願行一乘佛道，我現在是希望你回復你的本份，希望你憶念你的本願，憶念你過去所行的一乘道。這個「汝」包括汝等，包括所有的比丘。所以佛現在就「為諸三乘人，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全本經講來講去都是這個意思，是要令三乘人回復一乘道。以前為何不說呢？因為三乘人接受不起，要等他們除了煩惱，五濁障消除了才可對他們說。如那個窮子，大富長者一下子叫他回來，他害怕而暈倒，要慢慢哄他，培養他，等他志氣大了，才可以相認。

佛對聲聞弟子，經過數十年的培養訓練，增長了他們的智慧，除了煩惱，也培養了感情。弟子同佛有感情才容易教，沒感情就很難教。我們讀譬喻品，就知道舍利弗是怎樣覺悟怎樣懺悔。

信解品中須菩提、迦旃延、迦葉、目犍連講了窮子喻，他們由於領解了佛講的開權顯實法而覺悟了，從而生起悔過心，同時也生起感恩心，然後他們就發願，回復一乘菩薩道。如果他們回復一乘菩薩道，一定會精進修行。因為一個人經過苦難之後，一定是印象很深刻，所謂痛定思痛。我們如果肯多些思惟都應該要懺悔，應該要生大慚愧發精進心。

依化城喻品來講，不只當時的大比丘，就是我們未來世中的三乘弟子都是往昔發了一乘心，我們由本師教化了這麼長時間，但我們因懶惰而越墮越

深。既然今天我們幸好遇到《法華經》，幸好知道了這件事，我們也應該要痛定思痛，要發精進心，要懺悔自己因懶惰懈怠而至於墮落。

當時那群比丘，信受了一乘法，回復了一乘菩薩道，就有更加深的證悟，這就叫做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如果講深的開示悟入是需要生到一乘淨土，要親見本師釋迦佛，親耳聞到一乘因果經，那時就有深悟深入。現在我們聽了開權顯實法，應該有淺開淺悟淺入。我們怎樣才有可能親見本師親聞一乘因果經呢？如來壽量品偈頌有很簡略的指示：「為度眾生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佛是入了涅槃，但入涅槃是方便示現。「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佛說他成佛以來，不是幾十年，而是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早已成佛，佛常常都在說法教化無量億眾生，令眾生入於佛道。歷史上講佛成道是幾十年，以《法華經》來講，佛成道已經無量劫。他成佛後又入涅槃，涅槃後又成佛，是為了度眾生的緣故，而方便示現，佛實在是沒滅度，長時都在一乘淨土說法。

「我常住於此，以諸神通力，令顛倒眾生，雖近而不見。」因為眾生

的根機不成熟，所以就見不到，其實佛是常住淨土，等到眾生「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心，眾生既信伏，質直意柔軟，一心欲見佛」，很渴仰見到佛的時候，「時我及眾僧，俱出靈鷲山」。

「質直」的意思是很樸素、很老實、很忠誠，心意很柔軟；柔軟就是順佛意，佛講什麼都能信受，如果不順從就是不柔軟。等眾生的心很懇切見佛的時候，我釋迦佛和眾多菩薩僧，就出現於靈鷲山，令眾生見到。靈鷲山只是一個代名詞，其實它的意思是指淨土。印度的靈鷲山只不過是座小山，不是很大。

「我時語眾生，常在此不滅，以方便力故，現有滅不滅。」佛有時現涅槃，有時又告訴大眾，佛是常在淨土說法，是不滅的。

「餘國有眾生，恭敬信樂者，我復於彼中，為說無上法。」其他世界有眾生恭敬信樂一乘，有一乘的功德，能來一乘淨土，佛就為他說一乘法，為他說一乘因果經。

「我見諸眾生，沒在於苦惱，故不為現身，令其生渴仰，因其心戀

慕，乃出為說法。」佛為何要示現入涅槃呢？因為是要令眾生渴仰。當眾生渴仰、戀慕到極點的時候，他才會想到佛法，那時佛就出現為眾生說法。如果他没渴仰心，沒戀慕心，就是見到佛也是沒用。

「神通力如是，於阿僧祇劫，常在靈鷲山」，這是說佛常在淨土，「及餘諸住處」，或者是在其他世界。

「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我們這個世界，有刀兵、瘟疫、饑饉小三災和大水、大火、大風三大災；甚至初禪、二禪、三禪都有大三災；只有佛的一乘淨土最堅固，是火燒不到，水淹不到，風摧毀不了。

「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華果。」這是描寫一乘淨土有花園，有樹林，有種種的亭臺樓閣，有種種的七寶莊嚴。不但極樂世界的淨土很莊嚴，釋迦佛的一乘淨土也是七寶莊嚴，寶樹上還有很多華果。遠老法師在大嶼山東涌創辦的華嚴閣，就是取自這三句，「寶樹多華果」的「華」，「種種寶莊嚴」的「嚴」，「園林諸堂閣」的「閣」，組成華嚴閣，而不是取

自《華嚴經》。遠老法師對華嚴宗不是很稱讚，因為《華嚴經》很複雜，可以說是一部大叢書，有講般若的道理，也有講真常的思想，其中如來出現品講一切眾生本有佛性。遠老法師是不贊成本有，本有論與釋尊本教不相應。

從這段偈頌可以知道釋迦佛的淨土一樣是很莊嚴，不用「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那麼遠，不用指方立向。淨土的境界是一種功德的現象，你有這種功德，有這種程度，你就受用到這種境界，當下就是淨土。

偈頌還講：「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在此而說法。」受持《法華經》，修習信心，發堅固大願，長養一乘信願，兼修六波羅蜜多，就是「修功德」。佛說：如果有勤修功德的人，他修到柔和質直，就會見到我的佛身，見到我在淨土說法。這裏簡略地提到在一乘淨土，是可以見本師，可以聞一乘因果經。如果你依《法華經》來修行，能信受，能奉行，能受持，能流通，又兼行六波羅蜜多，那樣你就會學到柔和質直，就有機會見本師。

照這樣看，我們能真真正正理解佛的意趣，能順從佛的意旨，能信受佛

的教誨，能受持流通《法華經》，依法師品的三軌，依安樂行品的四安樂行去修行，還要培養大悲心，憐憫眾生，堅持大願力，發大精進心，勇猛精進，同時要懺悔自己以前懶惰退心墮落，深深遣責自己退墮的過咎。如舍利弗那樣，「自悔諸過咎」，應該要面對佛陀，決心做一個柔和質直的佛弟子。能做柔和質直的佛弟子才是真佛弟子，你能這樣做，我相信你是有可能生一乘淨土，有可能親見本師，有可能親聞一乘因果經。

神力品的偈頌講：「能持是經者，則為已見我，亦見多寶佛，及諸分身者。」受持就是能接受，能信受，不是口讀口過，而是念念不忘地受持。如果你能受持這部經，就是見到我釋迦佛，也見到多寶佛，因為多寶佛很重視親臨法會去證明《法華經》，你還見到很多釋迦佛的分身佛，從地湧出品講寶塔出現時，所有的分身佛都聚集一處。「又見我今日，教化諸菩薩。」又見到我今日教化過的很多菩薩。「能持是經者，令我及分身，滅度多寶佛，一切皆歡喜。」你能受持這部經，就令我歡喜，令所有分身佛都歡喜，令滅度了的多寶佛也歡喜。「十方現在佛，並過去未來，亦見亦供養，

亦令得歡喜。」你就能見到十方佛、現在佛、過去佛、未來佛，不但是見到佛，而且你已經是供養了佛，受持這部經就是法供養，也令到三世一切佛都歡喜。「諸佛坐道場，所得秘要法，能持是經者，不久亦當得。」你能受持這部經，將來你也可以成佛。「能持是經者，於諸法之義，名字及言辭，樂說無窮盡。」你能受持這部經，就會有辯才，能說會道，「如風於空中，一切無障礙。」

這就是說，你受持了這部經就等於見到佛，等於供養了佛。你們平時□讀□過不知道受持這部經的好處。讀經是要思惟、要信受，要知道這部經的好處，將來你就有機會見佛，有機會親聞一乘因果經，到那時你就可以深開、深悟、深入佛之知見。現在暫時只是淺開、淺悟、淺入佛之知見。

雖然佛堅決要弟子信一乘法，但佛知道未來世要流通《法華經》是非常困難。佛在囑累品結尾時表現得非常民主，一方面三摩諸菩薩頂，囑咐菩薩要流通弘揚《法華經》：「於未來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來智慧者，當為演說此法華經，使得聞知，為令其人，得佛慧故。」未來世是佛滅度

後的將來世，佛對所有弟子所有菩薩都稱呼為善男子善女人。佛說：在未來世，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信如來智慧，信一乘佛功德，信唯有一乘是真實，你就應該為他演說這部《法華經》，令他知道，令他聽到，令他發一乘菩提心，行一乘菩薩道，使這個人將來也會成佛，得到佛的智慧。

另一方面佛又說：「若有眾生，不信受者，當於如來餘深法中，示教利喜。」佛在世時要逼才肯信，何況佛滅後，一定有眾生不信受。他的根機不成熟，別說一乘不信受，就是三乘都不信受。如果他不肯信受開權顯實的一乘法，就要在如來的一乘法之外，《法華經》之外，教他三乘法或人天法，令他在佛法中得到法喜。佛所說的其他方便法，都是屬於深法，比世間法更深、更好。如果他不能信受一乘，你就同他說其他的解脫法，或者教他權教大乘法，如果他不接受，就教他聲聞緣覺法，教他怎樣脫離苦惱，怎樣除煩惱，怎樣減少痛苦。這樣都是令他進步，甚至用佛的慈悲心，引導他修五戒十善，都是令他在三寶之中增福慧，在佛教之中進步。這就是「於餘深法中，示教利喜」，指示他、利益他，令他在佛法之中得到法喜。不是說他不

信一乘，你就放棄他。由此可知，佛的慈悲，佛的智慧早已充分流露，令人佩服之至！

「汝等若能如是，則為已報諸佛之恩。」如果你能流通《法華經》，教人信一乘，當然是報佛恩，就算那些眾生接受不起，你用其他的佛法，用三乘法、人天法引導他漸漸進步，你們如果能這樣做，也可算是報答了諸佛的恩德。這就體現了佛的慈悲，佛陀一方面是有主見，在堅定主見之餘又不會頑固。我們一般人只知抓住自己的主見，頑固到不得了，皆因沒有智慧與慈悲。佛是很開明、很融通，但融通之中又不會放棄自己的原則。即使用三乘法、人天法引導了，佛都會念念不忘找機會引導弟子入一乘。

我們應該要想一想，大乘佛法是要學菩薩，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上求佛道的目標是要擺在一乘那裏，下化眾生就要觀機，觀眾生的根機，可以引導他信一乘，就引導他信一乘，如果不可以，就要降低尺寸，遷就眾生的根機，要運用三乘。所以，讀了《法華經》，你貫通了佛的意趣，你就應該知道怎樣學佛，怎樣上求，怎樣下化。我們一方面要體會佛的意趣，盡可能引導



眾生信受一乘，另一方面又要觀眾生的根機來施設教化，漸漸引導眾生進步向上，這也算是報佛之恩。

十、解釋經題——妙法蓮華

現在講「妙法蓮華」這幾個字，這是經名。凡是經名，一定是概括了全經的綱要，講明經的要點。「妙法」有時可解作正法，最早翻譯的人是竺法護法師，他是敦煌人，去過西域的地方參學，他譯的經名是叫《正法華經》。在姚秦時代，鳩摩羅什法師才譯作《妙法蓮華經》。可知妙法與正法兩個名詞是很有關係，妙法可以叫做正法。

什麼叫妙法呢？妙字與粗字相對，妙就是不粗，粗就不是妙。妙字比「好」字好一些，在好之上，超過好的就是妙。如果講妙哉妙哉，就是讚歎好極了好極了。妙是一種極好的意思，也是極正的意思。如果在聲聞時期，在早期未曾講大乘的時期，也有正法的名詞，涅槃、無為、解脫，這些就是正法，那個時代就以這些為正法。但現在講到《妙法蓮華經》，不只是以聲聞涅槃、解脫為正法，而是進步了，是講一乘實佛所證得的法。如方便品講：「道場所得法」，就是講佛成道之時，所證得的最高智慧，有時叫無上

大菩提法。方便品一開始讚佛時講：「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並說「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以及「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這些就是妙法，是佛的功德法。換言之，妙法是佛陀自覺自證的一切功德智慧，也是佛之知見，佛的智慧。妙法是融貫了佛果上的無量無邊功德法，或者叫做實法，是一乘實佛所成就的功德法。

這個正法是非常廣大，非常微妙，非常深遠，所以佛成道時講：「我得智慧，微妙最第一，眾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因佛所證的智慧非常高深，非常廣大，而眾生的根機很鈍，有些人一向樂著聲聞法，只想自己一個人解脫，不想行菩薩道，不想成佛。有些眾生更是著五欲，著邪見，對這些人怎樣度才好呢？所以佛就歎息：「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後來經過十方佛來勸喻，然後佛就想出辦法，先說三乘，隱實施權，讓弟子除煩惱，除執著，等弟子斷盡煩惱，佛就在法華會上把自己隱藏了幾十年的心事吐露出來，顯示出來，教弟子回復一乘，這就

叫做「開權顯實」。

我們要知道，《妙法蓮華經》所講的妙法就是指開權顯實法。「妙法」二字要分開兩重來講，本來是以一乘實佛的真實功德，無量無邊的智慧叫做妙法，但以我們的程度，我們讀的這本《法華經》是未有講到這些，只是講到開權顯實為妙法。我們現在聽了開權顯實的妙法，回復一乘菩薩道，將來就有機會見本師，有機會聞一乘因果的妙法。

「蓮華」是優曇鉢華，是用來譬喻開權顯實的妙法。很多註解都講蓮華是池塘裏的草本蓮花，事實上不是這種蓮花，不是陶淵明的《愛蓮說》所講的「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的蓮花。

經文裏有講明是優曇鉢華，翻譯為靈瑞華，是吉祥的好兆頭。這種優曇鉢華一出現，就一定有大喜慶的事情。現在這本《法華經》為何要用優曇鉢華來做譬喻呢？因為我們佛弟子現在聽了開權顯實的《法華經》，如果能夠信，能夠接受，能瞭解其義，就有機會恢復一乘菩薩道，將來有機會見本師釋迦牟尼佛，聽一乘因果經。那時候就不是見化身佛，而是見真實佛。

我們經常見的蓮花、荷花，每年夏天都會開花。而優曇鉢華，因為它是作靈瑞之用，所以不是經常有。方便品講：「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這開權顯實的妙法，不可時常講，幾十年都未講，諸佛要合時候，有機會才講，就好像優曇鉢華，要合時，要有喜慶的事才出現。

「時一現耳」，有很多人誤解為曇花一現，以為是晚上開一小時左右的曇花、瓊花。事實上優曇鉢華是可以開幾個月，是木本華。在喜馬拉雅山一開就開得很多，很香，不一定是佛出世才開華，就算國家有喜慶事，地方上有特別值得歡喜的事，都會預先開華。那些人一看見優曇鉢華開了，大家就很歡喜，知道一定有好事在後頭。

方便品講：「諸佛興出世，懸遠值遇難，正使出於世，說是法復難，無量無數劫，聞是法亦難，能聽是法者，斯人亦復難，譬喻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稀有，時至乃一出。」這段文是講開權顯實法，並不是很容易聽到，因為不是時常都有佛出世，有時要十劫、百劫、千劫、

萬劫才有佛出世，要等到眾生的根機成熟，眾生有福了，種種因緣具足，才有佛出世。所以遇到一位佛出現，是很難得的，就算你見到佛出世，佛也不是一出世一成道就說一乘法，還要考慮說不說法，要合時才說；就算是說法，也不一定說一乘法，如多寶佛到處去證明，就是他自己未有機會說一乘法。所以是「正使出於世，說是法復難」，要等眾生根機成熟才可以說；就算經過無量無數劫，聽到一乘法也是很難；有時要經過無量無數劫才有一位佛出世，等到佛出現時，你又墮落了，你就沒機會聞法。佛滅度後，雖有佛經在，但你連遇到佛經的機會也沒有；即使你遇到佛經，你也看不明白，就等於聞不到法；又或者你聞到錯解的法，也是等於聞不到。

當悉達多太子出世時，有一位阿私陀仙來為太子看相。阿私陀仙讚太子了不起，將來出家是一切智人，在俗家則會做轉輪聖王，還說太子有種種的相好，非常難得。阿私陀仙差不多二百歲，還未見過相貌這麼圓滿的人。他讚完之後又流眼淚。眾人奇怪，他就說：「我現在流淚是傷心我自己太老，將來太子成佛時我也沒機會見到，更沒機會聽他說法，所以我傷

心流淚，覺得好可惜。」

今天我們有機會聽到開權顯實的妙法，是很難得，很幸運，很稀有的，就好像見到優曇鉢華一樣，應該要生大歡喜心，應該要好好珍惜這個機會，你們今天來這裏聽經就是見到優曇鉢華。

為何「一切皆愛樂」？是因為「天人所稀有」。這「天人」不是指天上的人，而是指天上人間，是天上所稀有，人間所稀有，好難得見到優曇鉢華，是「時至乃一出」。長文講的「時一現耳」，就是講「時至乃一出」。上面講「時一現耳」，你可能誤解為曇花一現，但這句就講明時候到了，合機緣了，然後才會出現一次，不是曇花一現，也不是時時出現。

「至」字是遠老法師改的，舊本是「時時乃一出」，這就很難解。改成「時至乃一出」，就明白些，淺顯些。所以遠老法師不是改經，只是令人容易明白。有些人一聽改經就覺得荒謬，非常不以為然。但我覺得「時至乃一出」改得非常好。如果不改，你理解錯了，意思就相差很遠。

優曇鉢華是很美麗，形狀很大，開的時間很長，華很香，很遠的地方都

能聞到，優曇鉢華有這四大特色。用優曇鉢華來譬喻的《法華經》也有四大特色，法師品講：「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要徹底瞭解，唯佛與佛乃能究盡。雖然開權顯實法不是很深，但你不會意，不理解時就變得深，若佛不表達出自己的意趣，我們是沒辦法知道。「深固幽遠」可以說是《法華經》的四大特色。

「深」的意思是深不可測。經文講：「佛力無所畏，解脫諸三昧，及佛諸餘法，無能測量者。」一乘實佛的功德是無人可以測量，就算是開權顯實的意趣，佛不講出來，我們都沒辦法測到。

「固」是不可破壞。壽量品講：「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一乘淨土是堅固的，一乘佛功德也是堅固的，大水大火大風三災大劫都不可以破壞。方便品講：「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這就是講堅固，因為一乘世間（淨土），實佛的功德是常住不可破壞。

「幽」的意思是幽微、奧妙、幽深。經文講：「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道，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這就是幽微、奧妙。「是法不可示，言

辭相寂滅，諸餘眾生類，無有能得解。」這也表示佛法的幽微、奧妙。

「遠」是指一乘佛功德，一乘菩薩的修行，超越了時間和空間，不是時間、空間可以量度的。一乘菩薩要修行無量劫，佛成道說法也是說無量劫，佛的壽命也是無量劫，不可用時間來量度。佛的分身也周遍無量世界，多寶佛塔出現時，要召集所有釋迦佛的分身聚集一處，然後才開寶塔之門。這就是講時間和空間都非常遼遠而曠闊。

我們應該知道，妙法蓮華的蓮華，一方面是以優曇鉢華來作一種靈瑞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有深固幽遠的四大特色。我們讀的《法華經》的妙法，雖未曾講到一乘因果的妙，只講到開權顯實的妙，只是透出一乘的消息，只做到了接駁我們一乘因緣的吉兆，但是有靈瑞華現前，已經是難能可貴，已經是值得我們尊重、珍惜和愛戴。我們要記住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我們應該回復一乘菩薩道，將來有機會見本師聞一乘因果經。這是好消息，是特別的福音，是殊勝的福音。我們聽到這個福音就很有福了，我們有責任去宣傳這個福音，我們能宣傳就是報佛之恩。

天臺家把立題歸納為七種：單人、單法、單喻、人法、人喻、法喻、人法喻立題。這部《妙法蓮華經》是法喻立題，蓮華是喻，開權顯實是法，用優曇鉢「蓮華」來譬喻開權顯實的「妙法」。

我們要知道，蓮華有兩種：一種是優曇鉢蓮華，一種是大寶蓮華。妙法也有兩種：一種是開權顯實妙，一種是一乘因果妙。現在我們讀的《妙法蓮華經》是指三乘是方便，一乘是真實的開權顯實妙，是用優曇鉢華去譬喻，我們見到優曇鉢華就象徵著我們不久就見到大寶蓮華；我們聞到開權顯實的妙法，回復一乘菩薩道，就有機會見本師聞一乘因果的妙法。

這部經很長，第一序品是序分，正宗分是由第二方便品至第九授學無學人記品，此下十五品都是流通分。經中真真正正講開權顯實的經文不多，很多人不細心，所以看不出《法華經》主要的正宗分在哪裏。

我在《海潮音》裏看到一篇報導說：民國初年有位張五民居士，他很聰明，有很好學問，他把《法華經》看了很多遍，也看不出正宗分，所以懷疑《法華經》已亡。他說：「洋洋十萬言中，其所敘述者，不過先時請求之鄭

重，臨時震動之稀奇，以過時故實之精引，未來如信仰之預期，如是而已。」方便品講舍利弗三請，佛三止，這就是請求之鄭重。序品中大地六種震動，雨華放光等奇特的境界都不是《法華經》的中心思想。經文中講了很多過去的事情，如日月燈明佛和八王子的故事，大通智勝佛和十六王子的故事，多寶佛的願力，以及常被輕菩薩的故事，藥王菩薩的故事等，這些都是過時的故實，佛的故事的那種精引，都不是《法華經》的正宗。佛同弟子授記，又講明受持讀誦《法華經》有什麼好處，這些就是未來如信仰之預期。而所謂真正的《法華經》，他認為「無一句一偈及之」，他找不到一句一偈是《法華經》的正宗分。他又說：「今試問《法華經》為是傳自上古為復出自如來。」試問一下，什麼叫《法華經》呢？這《法華經》是由上古的古佛傳來的，還是由釋迦如來講出來的？到底由哪裏來的？如果是傳自上古，「安得擇用其名」？為何要佔用這個名呢？上古是古佛之名，為何釋迦佛要佔用古時之名？如果是出自釋迦如來，就不應先有此號。釋迦佛未講《法華經》時已有《法華經》的名稱了，日月燈明佛時代已講《法華經》，先有此號是不合理的。所以張五民看來

看去都找不到中心思想，就認為《法華經》已亡。他看不出開權顯實就是中心思想，看不出蓮華有兩種，妙法有兩種，所以就這樣懷疑。

在《海潮音》裏，有一位筆名叫「稀星」的人也這樣說：「我從頭到尾讀《法華經》，看看看去也看不到正宗分。」後來他去學密宗，憑著自己的忖測，認為《法華經》是沒正宗分，可能是種好隱晦的道理，密宗所講的六字大明咒、阿字心月輪，就是顯教所講的妙法蓮華。他這樣就會錯意了，錯得更加離譜。

其實《法華經》的文字不深，但你要會它的意就不是很容易。這本《法華經》是以開權顯實為宗旨，最核心的文字，只有兩三頁，主要在方便品六佛章那裏，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十方佛都是這樣，「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都是「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但為教化菩薩」。逼發大心那段文也是主要的正宗分：「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

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整段文都是講開權顯實的道理，佛講這些，是為了讓弟子恢復一乘菩薩道。張五民等因為不知道開權顯實的重要性，所以就找不到《法華經》的正宗分。如果他們知道這個道理，就不難找到正宗分。

至於一乘因果經，在娑婆世界，在釋迦佛的時代，從未講過。經裏只有讚歎：「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這句經文在《般若經》也可以解得通，諸法實相，只可以證悟，不可以用言語表達。但在《法華經》裏講，寂滅相是指一乘佛的無量功德。諸佛所證的無量功德，不是我們用一般的語言可以講述，我們的程度是不夠資格聽，我們只有努力，不斷進步，將來在一乘淨土才能聽到。

序品中日月燈明佛講了六十小劫的《法華經》，這顯然不是講開權顯實那麼簡單，講完之後，還有很多弟子不明白，繼續由妙光菩薩去教化，妙光菩薩講了八十小劫。在化城喻品中，大通智勝佛講了八千劫《法華經》，十六菩薩沙彌講了八萬四千劫，講這樣長的時間，肯定不是講開權顯實，而是講一乘因果經。

大家不要以為釋迦佛入了滅，其實釋迦佛在無量劫以來也常常講一乘法。不過我們要信受了開權顯實的《法華經》，恢復一乘菩薩道，將來才有機會見釋迦佛，再聞一乘因果經。到那時見的不是靈瑞華，而是大寶蓮華。你如果不信開權顯實法，你學小乘法，以為做阿羅漢就夠了，不受後有，那麼你就停滯不前。凡夫什麼都不修，連阿羅漢也不修，只是求福消災，這樣就不能恢復一乘菩薩道，永遠墮落了。你要回復一乘菩薩道，就要全靠現在開權顯實這座橋樑。

如來壽量品偈頌講：「為度眾生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佛滅度都是方便示現，不是真實涅槃，是為眾生的緣故而示現涅槃，佛仍常住一乘淨土說法。佛如果不涅槃，眾生就會生起依賴心，時常都能見到佛，弟子就不覺得稀奇，不會生起敬慕心、渴仰心，以為還有很多時間。因此佛只好示現入涅槃，令那些放逸的眾生生起渴仰心。

「餘國有眾生，恭敬信樂者，我復於彼中，為說無上法。」其他世界或本世界的眾生，他們見不到佛的時候，就生起渴仰心，恭敬信樂。那時我

釋迦佛就會再復出現，為他們說無上法。

「令其生渴仰，因其心戀慕，乃出為說法。」佛入滅，就是要令眾生渴仰，才出現為眾生說法。眾生見佛滅度，就覺得自己好可憐，沒機會見佛聞法，那時候就會找些佛經來讀。

「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在此而說法。」當他漸漸修功德，就變得柔和質直，就會信佛所說，信經裏的道理。由於他煩惱漸漸薄了，福德漸漸增長，那時他就會順佛意，聽佛所說。他的根機成熟了，佛就會出現來教導他。佛常常都在淨土中護念眾生，只要有機會，有因緣，佛就出現為他說法。

按照壽量品所講，釋迦佛的淨土就在本世界，不像淨土宗講的「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如果以《法華經》的立場來講，阿彌陀佛也是釋迦佛的化身；見寶塔品中多寶佛塔出現時，那些菩薩大弟子想開寶塔，多寶佛要釋迦佛的所有分身佛都匯集一處，然後才開寶塔。那時釋迦佛就三變淨土，把五百萬億佛國土，全部變成清淨，連娑婆世界都變得清淨，還是坐不下所有

的分身佛，佛只好一變再變二百萬億佛土，變二百萬億世界，全部打通變成一個清淨世界，那些分身諸佛都聚集在一起，多寶佛才出現。

淨土宗講阿彌陀佛的佛土在十萬億佛土之外，如果講釋迦佛的分身諸佛，有五百萬億佛土加上二百萬億佛土，再加上二百萬億佛土，差不多有千億佛土那麼多，不止十萬億佛土。照這樣來推論，阿彌陀佛都是釋迦佛的分身。化城喻品講，阿彌陀佛是十六兄弟之一，是第十六沙彌的哥哥，也就是說是釋迦佛的哥哥。所以遠老法師講：「我不是叫你們不要念阿彌陀佛，你們要懂得怎樣念，你們要知道阿彌陀佛是誰。」他覺得中國人很奇怪，只念師伯，不念師父。人人都念阿彌陀佛，有多少人念釋迦牟尼佛呢？其實不只是阿彌陀佛的佛土才清淨莊嚴，一切佛是平等的，釋迦佛的佛土一樣是清淨莊嚴。

印順導師講：阿彌陀譯作無量，阿彌陀佛即是無量佛、一切佛，念阿彌陀佛就是念一切佛。我們不只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享受七寶樓臺，不是這樣求，這樣太貪心了。阿彌陀佛譯作無量光無量壽，難道說只有阿彌陀佛才有無量光無量壽嗎？不是的，佛佛道同，所有佛都是無量光無量壽。我們念

阿彌陀佛的時候，要知道這些道理。

如果你要恢復一乘菩薩道，生一乘淨土，聽本師再說一乘法，你不用求生十萬億佛土之外，不用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你求生一乘淨土就可以了，本師一乘的淨土就在本世界。

化城喻品講宿世因緣，我們過去世由十六沙彌所教化，這就是宿世因緣，不止當時的阿羅漢是十六沙彌教化過，未來世中所有的弟子都是十六沙彌教化過。釋迦佛出現於世就是為了這些退心墮落了的菩薩。所以《法華經》是非常重視宿世因緣，重視未來世的眾生，也非常重視信心。因此方便品講：「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並講：「於佛所說法，當生大信力。」差不多全本經都有講要大家生信心。

外教全是講信心，基督教、天主教都是講信者得救，信就會生天堂，與上帝同在。你讀《法華經》也有信者得救的感覺，你能讀《法華經》，能信開權顯實法，能信佛但為教化菩薩，你就可以得到回復一乘菩薩道的好處，就可以得生一乘淨土，得聞一乘因果經。我們要得到這些好處，就要有大信力

和大精進力，這種信力和精進力，在佛教來講，應該要包括信願行。

弘揚淨土宗的人最講究信願行，其實修習《法華經》的人最重要的也是信願行。你信一乘是真實，三乘是方便，信自己是一乘菩薩，你能這樣信就應該要懺悔往昔的懶惰，應該要精進發大願，從今以後永不退轉；發了願就要行，就要受持《法華經》，流通《法華經》。你自己得到好處，也要教人得到好處，行菩薩道不可以自私自利，你自己知道了就要教人。

分別功德品講，要兼行六波羅蜜多，要兼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你要受持流通《法華經》，還要修四安樂行，還要依法師品的三軌去修行，才受持得安樂，弘揚得安樂，否則被人一罵你就會退心。這就是修習《法華經》的信願行，不同淨土宗的信願行。淨土宗的信，是要你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相信念阿彌陀佛，臨終時阿彌陀佛就會捧著蓮華來接你往生；願是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行就是念阿彌陀佛。

凡是宗教必定有信解行證，一定要信，不信就不成為宗教；信了要發願，有願才會起行，你行菩薩道也要發願，發願生生世世常行菩薩道，一直

行到寶所，一直行到成佛，這就是願，願中有信，信中有願。你發起信願的時候，一定要有理解，如果是不明理，你的信就變成迷信。因此，有信心，必定是靠理解，你越理解，信心必定是越深，信心越深，願力就越大，信心、理解、願力是互相資助。

凡是學佛修行，必定有信解行證四個階段，你有信解，再依法修行，必定是有效果。如果沒信解行證就沒結果，沒效果就沒意思了。所以必定要有信解行證才能成為宗教力量，尤其是佛教很重視信智均衡，信心和智慧要均衡。智慧即是理解，如果有信心沒智慧，就是迷信；只有理解而沒有信心，把佛法當作知識，以為自己什麼都懂，卻又不持戒不修行，就會長邪見。所以古德講：「有信無智長愚癡，有智無信長邪見。」

《法華經》雖然很重視信心，但並非不重視理解，安樂行品一開始就叫大家修空觀，修空觀就是一種智慧力。我們修習《法華經》，要以信願為重，但信願之中要有理解力，所以我們要認真學習安樂行品、法師品這些重視理解的經文。

以上都是依遠老法師的思想去講，另外我想把中國古德如何解釋《妙法蓮華經》，講給大家聽，讓大家運用智慧來比較一下。古德創立天臺宗的法師是大德高僧，當然很有智慧，他們講得很妙，但他們的講法與遠參老法師的思想是不同的，與《法華經》裏佛表達的意趣也是不同的。

他們認為「妙法」的「法」是指一切法，範圍很大，有為法、無為法、有漏法、無漏法、世間法、出世間法，事事物物，森羅萬象都叫做法。一切法雖然多，但可以把它歸納為三大類：心法、佛法、眾生法。這三大類很妙，他們說：「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心法、佛法、眾生法，三樣是沒差別，是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就是妙。心法有心法的妙，佛法有佛法的妙，眾生法有眾生法的妙。

心法怎樣妙呢？他們認為一念就具足三千妙境，一念就具足十法界。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是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是四聖，合起來是十法界。一念可具足十法界，然後界界互具，每一界又具足其他九界，就成百界。每一界又具足十如。本來是十如是，他們叫十如，「如

是相，如是性，如是體……」一百乘十就是千如，又再復加上五陰一千，眾生一千，國土一千，就成三千妙境。在一念中就具足三千妙境，所以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個心就可以成佛，這個心就是佛，連修行都不用。心生則種種法生，所以說一切唯心造。這個心能生萬法，也就是說有本體。智者大師九旬談妙，一個「妙」字講了九十日。

眾生法又如何妙呢？我們知道眾生是屬於一個果報，是惑業苦所成。惑就是煩惱，有煩惱就必定造業，必定招感苦果，惑業苦相續就成為一個眾生。眾生流轉在生死苦海當中，只能是粗的，又怎樣是妙呢？古德說：可以積粗成妙。惑是煩惱，你明白煩惱無體性，當下就是智慧。所以說煩惱即菩提，菩提就是道，道就是智，智就是般若，這樣就變成般若德，就是妙。

業是由煩惱而起，因為眾生顛倒所以造種種善惡業。有煩惱所做的善事都是業，都會成為流轉生死的有漏業，不只是作惡才是業，不過善業是招感人天的善果，惡業就感惡果。總之眾生是隨業感果，隨業所牽，隨業受報，被業所束縛。這本來是粗的，為何叫妙呢？古德認為，粗可變成妙，如果你

知道業性是空寂的，你就不受業之束縛，就會自由自在，業就變成解脫德。

眾生由煩惱起業，由業感果，五蘊的身體就是苦果。五蘊的身心是無常的，不斷變遷，所以無常故苦。因為無常，因此有苦，有無常苦，生滅苦。但你如果知道這苦是無自性，生生滅滅也是無自性，是虛妄的，你就知道一切法本自如如，本來如虛空一樣，如如不動，「如來者，諸法如義」。佛之所以成佛，就是通達了如如之理，不為一切法所動，所以成為如來，證得法身德。

如果般若德、解脫德、法身德都具足了，惑業苦一轉就變成如來的三德秘藏，這確實很妙。

佛法更加妙，佛是斷盡煩惱，是究竟解脫的，以佛眼去看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微妙不可思議的。眾生是佛心中的眾生，眾生就在佛的心中，也可調過來講，佛是眾生心中之佛，佛與眾生無二無別。所以一切法都是實相，實相就是妙法，一切法都是妙法。佛所覺的是眾生的心法，眾生之所以迷，是迷這個心法，因此叫做眾生，佛是覺者，所以叫做佛。這個妙法，是人人本具，心是人人本具的，個個現成的，不過，可惜的是眾生迷而不覺，如果他

覺就可以成佛，一旦反迷歸覺，就與諸佛一樣。一切眾生都有心，凡有心的都可以成佛，所以一切眾生本來具足妙法。中國佛教講一切眾生本來具足如來藏，本來具足佛性，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這樣講妙是中國傳統佛教的特色，是中國哲學，主要以心為真實，以心為妙法，以心為本具，以心為佛性，所以叫真常唯心論。這種思想與原本的佛法不同，從《阿含經》到《般若經》，乃至《法華經》，都不是講本具佛性。而所有的宗教思想、哲學思想，差不多都是講有本體，總是要找出一個最初的第一因，總是要找出一個最後的實在，認為萬法一定要有本源，有個真真實實的東西。這是眾生所喜歡的，因為眾生從無始以來都習慣了喜歡有，習慣了執著有一個實實在在的自我。你對他們說有個本具的佛性，有個本具的真心，本具如來藏，他們就最開心。這種思想最合眾生的習慣，最容易被眾生接受。

我們時常都聽到有人講：「中國是大乘佛教國，中國人是大乘根性，都喜歡接受大乘法，喜歡弘揚大乘法。」他們是依真常唯心論來講的。其實應該

這樣講：中國哲學、中國佛教大多是真常唯心論，中國人的根性大多是真常唯心論的根性。在世界上流通的《法華經》註解有很多，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用真常唯心論去解釋，或用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去解釋。

遠老法師看到這種現狀，不禁痛心疾首。印順導師看到也覺得與佛陀本教不契應，不過他的態度和語氣就婉轉很多，同時他可以引經據典，用很多的考據來分析，所以令人容易接受。其實兩人的根本看法、觀點、立場都可說是氣息相通。

印順導師寫的《印度之佛教》，序文寫得非常好：「真常唯心論，即佛教之梵化。」這一句就含有很深的歎息，如果以真常唯心論去講佛教，就是把佛教梵天化、婆羅門化、外道化。如果以此為究竟，以真常唯心論為究竟佛法的話，「正不知以何為釋尊之特見也」。這句話就是一種悲歎，如果以梵化為佛法，就不知道什麼是釋迦世尊獨特的見解。真正的佛教不講第一因，不講本來有個實體，也不講最後實在；如果有講的就是戲論，變成外道法。

當時很多外道問佛：佛法是說什麼的？佛說：「我說緣起。」緣起是講種種因緣，種種條件，種種關係，缺少一種都不成。三乘法講緣起，一乘法也講緣起。

中國人最喜歡講圓融方便，因此印順導師就歎息：「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頓證，中國佛教就是被這些思想所困，已奄奄無生氣。」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要小心，大家聽了各宗派的思想，要運用智慧來比較，要有擇法眼分清楚，要知道什麼是邪什麼是正，什麼是真，什麼是偽，什麼是真正的佛法，什麼不是真正的佛法。

不過有一些遠老法師的弟子很糊塗，他只是聽《法華經》，卻不知什麼是三乘法，以為那些消災求福、供天拜懺、念咒等是三乘法。這就錯了，這樣就連什麼是正法都不知道。

其實三乘法是正當的，四諦法、十二因緣法、四念處、四正勤、八正道等三乘法是不可以揚棄。方便品結尾講：「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你

不學三乘法，不明白三乘法，就不可以學好《法華經》。所以，我們要以三乘法為基礎，受持《法華經》應該依三軌四安樂行去修行，也要依六波羅蜜多去修行。在《法華經》中也有提及四諦法、十二因緣法這些三乘法，我們要知道三乘、五乘都是正法、正見，在佛學裏也很重視這些正法。佛出現於世，眾生的根機鈍，一時不接受一乘，佛就先為他們說三乘。我們不要把附佛法的外道思想，如提倡神秘、欲樂、依賴他力、有本體、有第一因等等的思想當作三乘。遠老法師生前提倡：「扶持如來正法，肅清教內邪言。」我們要分清楚什麼是正，什麼是邪。

中國古德用會三歸一來解釋《法華經》，把三乘法會合成一乘法。遠老法師有個特見，認為會三歸一不是會法，而是會人。人是生動的，是會改變的，壞人可變成好人，蠢人可變成聰明人。三乘人只要回復一乘菩提心，行一乘菩薩道，走上一乘軌道，直向實所前進，他就變成一乘人，將來必定會成佛。遠老法師講的這點很重要，符合經文的意義，也順從佛的意趣。佛的意趣是志在三乘人回歸一乘道，而且這個意思很簡潔很明確。

這個妙法蓮華就是這樣，你認識了開權顯實法，就等於見到優曇鉢華；你知道了自己本來是一乘弟子，現在繼續行一乘菩薩道，將來就可以見到大寶蓮華，繼續修行就可以成佛，就像我開頭為你們說的那樣：「華開富貴，永斷窮根。」

佛說《法華經》的用意，是勉勵所有的佛弟子都要精進向上，提升我們的人格，講出我們的本份，要我們建立起一個崇高的目標，要我們依這個道理來發大願，起大行，行菩薩道，發一乘菩提心，有大願力，有大毅力，精進地行無量劫的菩薩道，建立一個非常積極、非常光明、非常正確的人生觀。所以，你不要以為佛教很消極，我們讀了《法華經》就要建立這個人生觀。

我們讀經不應口讀口過，還應該思惟。大家聽了我講的，也可能思疑：古來大德法師那麼好學問，很有成就，他們也會解錯嗎？難道只有現在這位遠參法師才是對的？我們要知道，當一個人理解佛經的時候，如果他能體會到佛的意趣，他的理解是對的。如果他體會不到佛的意趣，即使他有很好的

學問，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權力，他的理解也是錯的。當然那些大德高僧的戒行很好，道德很好，學問很好，我們應該尊敬他們，仰慕他們的德行和戒行，但他們會錯意的地方，我們不必要依照他們啊。

世間的一切學問都是日新月異，越研究越有進步，每每是後後勝於前。但佛法不是科學，佛法是真理，不過也要我們去研究、貫通、理會，不是咬文嚼字就能解得通。我們不可以講前人百分之百對，後人百分之百全錯，也不可以講前人全錯，後人全對。世事無絕對，切勿預存成見。幸好佛有先見之明，知道後世會有不同見解，因此教我們學佛的四依法：

1. 依法不依人。最重要的是依法，不要以為那人很有道德很有學問很有地位就依他。我們要依道理，不一定要依人。

2. 依義不依語。語是指文字，我們當然要依文字去理解義理，但又不
可太執著文字，執文是會害義。所以有人講，依文解義三世佛冤，
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有時有些文字你會解錯的，因此你要把全部經
文反來覆去地前後貫通，要領會經中的意義，體解佛陀的意趣。

3. 依智不依識。智是理智，識是屬於感情。我們要運用智慧，運用理智，不要依識。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那些是感情化的東西，如果你依了情識，感情用事，沒有理智抉擇就錯了。所以，我們要依理智，不要依感情，不要以為那是我師父，我一定要聽他的話，不合理的我們可以不聽。

4.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因為有些經是方便就機，不是究竟的，有些經的道理是究竟的。佛教中有了義經和不了義經，有些經是很明確，很清楚，道理講得明瞭透徹，就是了義經。有些經是含糊不清楚，不徹底，是不了義經。我們研究之下，就依了義經為準。那不了義經又未必沒用，有時為了就機起見，不了義經也會有用。

佛講了四依法，就像是給了我們一把尺，讓我們去量度；給了我們一把秤，讓我們秤一秤它的斤兩，佛為我們定下了衡量的標準。為什麼遠老法師講的是對的，我們要信？我們可以用四依法去量度一下。

佛說法，謂之「法界等流」。因為佛由無量阿僧祇劫修菩薩行，積集無

量無邊功德，證悟最圓滿最究竟的真理，由佛的智慧慈悲流露出來，教化眾生，成為佛教，這就叫做「法界等流」。但佛說的法一落到這個世間，慢慢流通，有時要適應地方性，有時要適應時間性，有時要適應眾生種種不同的根機，於是慢慢就有些變化。如果我們善於研究，就會體會出佛的本教本義在哪裏，如果不善於體會，就會慢慢地有很多變化，這叫做「世諦流布」。在「法界等流」來講，當然是真實的、純正的，但在「世諦流布」當中會生起很多的變化，所以要靠我們的理智，還要靠四依，或者用三法印、四悉檀等種種的方法去考據、去衡量。所以我們學佛法的困難就在這裏。

十一、《法華經》是否主張佛性本有？

下面繼續講佛性的問題。《華嚴經》、《楞伽經》等等，都自命為一乘，有些經名更是標明一乘，但這些經都是講真常唯心，都是講佛性本有。

《妙法蓮華經》是一乘經，經題雖沒標明一乘，但內容是講一乘，而且同其他各種經論所講的一乘是兩回事，甚至可以講是風馬牛不相及，只是講眾生平等，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這一點相同。

《法華經》只是講有成佛的可能性，不是講有什麼好玄好妙好奇特的東西在眾生身心當中。可以肯定地說，《法華經》絕對不是講佛性本有。方便品講：「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一切佛都是兩足尊，都是福德智慧充足，都是「知法常無性」。

「知法常無性」有兩種解釋，中觀家認為：知道一切法，無論什麼法，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無為法，事事物物什麼時候都無實性，地不論中外，時不分古今，就是「常無性」。因為「緣起」，一切法是無實性，佛種

也是無實性，不是本有，佛種是從緣起的，要有因緣，有機會遇到善知識，才有機會聞法信受，發菩提心，即是種下佛種。既然要從因緣起，就不是本有，不是有實性。有因緣就有，沒因緣就沒有。

「是故說一乘」，是講一切眾生平等，一切眾生都有機會遇到善知識，有機會聞法而發菩提心，就是平等。當眾生有因緣的時候，諸佛都會說一乘法。

遠老法師是依一乘來解「知法常無性」，他認為「法」不是指一切法，而是指一乘佛所證到的無量功德法，是不變不壞的，是由無量阿僧祇劫行一乘菩薩道修來的，佛壽無量，所以是「常」的，同時也是無實性的。因為從緣起，由佛種乃至成佛的無量功德都是從緣起，緣起就是無實性；既然無實性，一切眾生就是平等的，一切眾生有因緣就可做得到，所以佛才講一乘，如果有實性就不可以講一乘。沒有規定某甲可以做到，某乙不可以做到，所以一乘有平等的意思。

中觀家與遠老法師所講的差不多是一樣的，不過遠老法師特別強調「佛

壽無量劫，久修業所得」的深義。雖然講佛壽無量是常，佛的功德法是常，但都是無實性可得，都是從緣起，何況其他的法呢！因為無實性，因為從緣起，所以諸佛才講一乘平等法。

這幾句偈頌在經裏是非常重要的，在整個佛教裏也非常重要。這四句證明《妙法蓮華經》不是講佛性本有，也不是講真常唯心。

如來壽量品也講：「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得。」佛的壽命有無量無邊劫，不可計算。這也是講佛的功德，即一乘實佛的功德，用這個壽命也可代表佛的無量功德，用「諸佛智慧」、「如來知見」、「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都可代表佛的無量功德。佛壽無量劫，佛的無量功德，不是本有的，而是「久修業所得」，從無量劫，從很久遠以前修一乘菩薩道，修一乘無漏功德而得來，不是無緣無故得來的。這就與緣起相應，與空相應，否定了本有論。

囑累品講：「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難得之法。」佛咐囑那些菩薩要受持流通這部經，並說：這個大菩提法，是我經過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修習所得，不是本有的，也不是無緣無故得

到的。佛繼續講：「今以付囑汝等」，就是把一乘的大菩提，把《法華經》的實法交付給你們負責，受持弘揚。顯然這裏也是講，佛的功德法是從無量劫前修來的。

但中國很多佛教徒都是急功近利，喜歡速成，喜歡走捷徑，以為一開悟就成佛。禪宗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認為那個心就是佛，那個心就可以作佛。密宗講即身成佛，這個身就可以成佛。那些急功近利的人聽了就很開心。但《法華經》的內容絕對不是講這些。

五百弟子受記品講了衣裏繫珠的譬喻，佛同五百弟子授記後，又吩咐迦葉尊者：「其不在此會，汝當為宣說。」就算還有弟子不在這法會上，你也可以同他們講。

「爾時五百阿羅漢，於佛前得受記已，歡喜踴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悔過自責。」這一段經文中沒說明是誰講的，可能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講的，因為這一品他最先得授記。五百弟子得到授記，心甚歡喜，就向佛懺悔：「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他們成

了阿羅漢就以為得到究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現在才知道，好像沒有智慧（愚癡）的人一樣。「所以者何？我等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為足。」我們本來是應該可以成佛，本來可以得如來智慧，過去曾經是一乘菩薩，但現在竟然以為成了阿羅漢就滿足了。

「世尊，譬喻有人至親友家，其友以無價摩尼寶珠賜之便繫衣裏。」這裏講了一個譬喻：有一個人去親友家裏，親友把無價寶珠送給他，綁在或釘在衣服裏。這是譬喻大通智勝佛時代，十六沙彌菩薩已經為弟子種下了佛種，教弟子發了一乘菩提心。「後因醉酒而臥」，後來因為他喝醉就糊糊塗塗地睡著了。佛教是戒酒的，這裏只是譬喻他糊塗。「是時親友，官事當行」，這個時候，他的親友有要事外出。這是譬喻佛也要去其他地方教化眾生。「其人醉臥，以後都不覺知」，那個人酒醒之後，就不知親友曾賜給他一顆寶珠。「起已遊行，到於他國」，他起來之後，到處去，甚至到了其他國家。這是譬喻一乘弟子忘記了自己往昔本是一乘菩薩，竟然到處去學其他法門，或學三乘，甚至學外道。「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

得，便以為足」。「為衣食」即是為生活的緣故，所有宗教人士都是為離苦得樂，學小乘也是為了離苦得樂。「勤力求索，甚大艱難」，是指修行過程是很艱難，學外道學小乘都是很艱難。如果少有所得，就以為很滿足了。如那些聲聞人，得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以為究竟圓滿。

「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他後來遇到親友，這是譬喻釋迦佛示現來這個娑婆世界，那些弟子有機會再遇到佛，或者我們後世的人有機會見到佛經。親友見他那麼可憐，就對他說：「咄哉丈夫。」這是呵斥他的意思。丈夫原指男人，這裏不一定指男人，是代表有大志氣的人。「何為衣食，乃至如是？」你為何為了小小的衣食，令到自己那麼可憐？「我昔欲令汝得大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月日，以無價摩尼寶珠賜汝，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從前我想令你得到大安樂，令你得到種種的享受，在某年某月某日，把最高價值的摩尼寶珠送給你，現在還在衣裏，但你卻不知道。這裏佛的意思是說功德受用，佛以前為我們種了佛種，希望我們能受用功德法樂。這個菩提心種很寶貴，就算我們退心墮落忘記了，這個菩提心種也是

不失不壞的，今天還在，只是我們忘記了，不知道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

「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為癡也。」這是譬喻你辛辛苦苦去學外道或學小乘，那麼你就真是很愚蠢啊！「汝今可以此寶，禮拜便可如意。」舊本是「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需，常可如意。」遠老法師改為「禮拜」，因為你恭敬禮拜寶物，它就會出寶了。貿易的意思很容易令人以為賣了它，但若是賣了它就沒有了，容易誤會，所以改為「禮拜」。現在對寶珠，你可以禮拜它，尊敬它，也就是說你尊敬一乘三寶，回復一乘菩薩道，你就像窮子回到大富長者家一樣，漸漸就變得富有，就可以「如意，無所乏短」，無所缺乏，無所短少，就可以永斷窮根。

「佛亦如是，為菩薩時，教化我等，令發一切智心，而尋廢忘，不知不覺。」前面是講譬喻，這段是以法合喻，把道理合上譬喻。佛也是一樣，做十六沙彌的時候，就教化我們，教我們發一切智心。一切智即是佛智，即是菩提，佛令我們發了菩提心，後來我們廢棄了，忘記了，懶惰退心就廢忘了，也不知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即是不知自己本來是大富長者子。

「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減度。」幸好這一次遇到佛陀教我們修行，我們得了阿羅漢道，成了阿羅漢，就自以為是究竟減度，究竟涅槃，可是我們「資生艱難，得少為足」。因為修行的經歷是要很精進、很勤奮、很辛苦，所以譬喻為「資生艱難」。我們得到聲聞涅槃，就以為很滿足，就好像乞丐討到一頓飽飯，就「得少為足」。我們雖然是退了心，好樂小乘，以為滿足，但「一切智願，猶在不失」。

往昔大通智勝佛時代十六沙彌菩薩教我們發的菩提心、菩提願，依舊是沒失去、沒損壞，就好像那個人「醉酒而臥」忘記了，但那顆寶珠仍在他的衣服裏。「一切智願」，有些經是叫「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兩者是一樣的。一切智是菩提，同一切智相應的智慧，叫相應作意，是「一切智願」。

「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丘，汝等所得，非究竟減度，我久令汝等種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謂為實得減度。」現在世尊提醒我們，講了這些話：各位比丘，你們所得的涅槃，不是究竟涅槃。「久」是指無量劫前，我釋迦佛在無量劫前已令你們種了善根，

種了佛種，也即是佛性。佛出世是想說一乘，但因為你們懶惰，退心墮落之後，煩惱重，障礙深，就不得已用聲聞法教化你們，用方便法給你們開示聲聞涅槃。而現在你們以為得究竟滅度，以為真實得涅槃，把化城當作寶所，把不究竟當作究竟，這就錯了。

「世尊，我今乃知實是一乘菩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非聲聞得受記。」尊者繼續說：世尊，我現在才知道，實際上是一乘菩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不是聲聞人得受記，阿羅漢沒修菩薩行是沒有理由得授記。「以是因緣，甚大歡喜，得未曾有。」這是非本所望，由於這樣的因緣，我們就歡喜之至，得到從未有過的歡喜。

由這段文看來，佛性不是本有，我引這段文就是證明《法華經》不是講佛性本有，佛性是薰習得來的，是從緣起的。因為很多人都講佛性本有，所以大家要首先建立起佛性不是本有的正見。

下面再引用化城喻品來說明佛性不是本有，佛種是從緣起的。經文講大通智勝佛時代，我們受十六沙彌菩薩的教化，然後才發菩提心，才種下佛

種。「爾時彼佛受沙彌請，過二萬劫已，乃於四眾之中，以一乘妙音隨一乘機宜無量差別，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當時大通智勝佛成道之後，他的十六個兒子前來求出家，成為十六沙彌菩薩。十六沙彌菩薩請大通智勝佛說法，佛先講權教大乘，經過二萬劫長的時間，然後才講實教大乘，即是一乘法。那時候的《妙法蓮華經》是教菩薩發一乘菩提心，教菩薩修一乘菩薩行，所以是教菩薩法。現在我們讀的開權顯實的《妙法蓮華經》，是教我們回復以前的菩提心，也是教菩薩法，名同內容不同。這部經是「佛所護念」的，護念的意思是要合時才講，不合時就藏起來保護著不講。佛教本來是沒有秘密，不過是講合時與不合時，不會永遠保密。眾生根機成熟合時了就拿出來講，未合時就很謹慎，要觀機。

大通智勝佛講《妙法蓮華經》講了八千劫，佛講完之後，「十六沙彌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皆共受持諷誦通利。」他們已經接受了《妙法蓮華經》，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乘佛道，發起一乘菩提心，所以十六沙彌菩薩都「受持諷誦通利」。

大通智勝佛的弟子大多數是聲聞眾，他們聽了之後，當中有小部分「亦有信解」，能夠明白接受。「其餘眾生千萬億種，皆生疑惑」，其餘大多數眾生，有千萬億種類的眾生，都生起疑惑，不明白，不瞭解，不能接受。大多數人不接受，佛也就不再講了。

「佛說是經，於八千劫未曾休廢」，大通智勝佛講了八千劫長的時間都沒休息。「說此經已，即入靜室，住於禪定八萬四千劫」，佛講完就入靜室靜坐，入了禪定八萬四千劫。「是時十六菩薩沙彌，知佛入室寂然禪定，各升法座。」這十六菩薩沙彌因為是以童子身份出家，未曾做比丘，所以稱為沙彌。他們知道佛入靜室靜坐，於是各升法座，分開十六個地方，「亦於八萬四千劫，以一切妙音為四部眾，隨機廣說分別妙法華經」。四部眾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即出家男女二眾，在家男女二眾。

十六菩薩沙彌隨眾生的根機來廣說《妙法蓮華經》，他們講的時間更長，大通智勝佛只講了八千劫，而他們講了八萬四千劫，不是復講，而是詳細來解釋。「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每一位沙彌菩薩，各

各都度化了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這數目就多到不得了，佛世時的阿羅漢和大眾佛弟子，當然也是這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之內的人。經有明文：「汝等諸比丘，及我滅度後，未來世中三乘弟子等是。」所以在座各位都包括在內。

十六沙彌菩薩為無數眾生「廣說分別妙法華經。」，分別是解釋的意思，令無數眾生得到法喜，得到利益，叫做「示教利喜。」，令那些聽了大通智勝佛說法而未曾發心的人，聽了十六菩薩沙彌說法之後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有時聽老師講不明白，反而聽同學講會明白；或者我講你們不明白，反而聽某位同學講你們會明白，良師不如益友，所以你們要交多些益友，不要交損友。當時大通智勝佛說法，弟子不明白，十六菩薩沙彌解釋，他們就明白了，就發了菩提心，所以益友很重要。

「大通智勝佛過八萬四千劫已，從三昧起，往詣法座安詳而坐。」
「從三昧起」，就是出定。佛入定八萬四千劫之後出定，來到以前講經的法

座「安詳而坐」。他不是講經，而是囑咐無量的眾生「普告大眾」，像宣佈遺囑一樣，吩咐大家：「是十六菩薩沙彌，甚為希有，諸根通利，智慧明了。」這十六菩薩沙彌很稀有難得，很有智慧，很聰明。「諸根通利」是講信根、精進根、慧根、念根、定根，不是指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當然通利，不過六根是平常的，主要是講信進念定慧這些善根全部都通利，智慧明了。

你們不要以為十六位童子現在才出家，其實他們很有來頭，過去「已曾供養無量千萬億無數諸佛」。為何他們「諸根通利，智慧明了」呢？因為他們過去曾經供養了無數諸佛，「於諸佛所，常修梵行，受持佛智，開示眾生」，不是現在才開示無量眾生，過去已經是「受持佛智，開示眾生」，以一乘佛法來開示眾生，「令入其中」，令大家發心，修學一乘。

「汝等皆當數數親近而供養之。」「數數」應讀索索，是頻密的意思，你們應該要頻密親近十六菩薩沙彌，供養他們。供養不是叫你們拿些好吃的去供養，佛教供養的範圍很廣，不只要你們送果儀買食物買衣服，你能用心聽，能接受十六沙彌的教化，這種已經是法供養。我常常叫你們，特別

是已皈依的人，要發心聽經，你不發心聽經就沒求法的心，就沒法供養。外財供養、物質供養是次要的，不是很重要，雖然也要外財供養，因為人生活，但這些不是很重要，尤其是我絕對不要。大家支持法會，供養大眾就好，我時常都希望大家要修法供養。大通智勝佛要弟子數數親近十六沙彌菩薩而供養之的用意，主要在法供養，大家都應修法供養，以法供養為第一，這一點大家要明白。

「所以者何？若聲聞辟支佛及諸菩薩，能信是十六菩薩所說經法，受持不毀者，是人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之慧。」大通智勝佛繼續解釋，無論你現在是聲聞、辟支佛、菩薩，只要你現在能信十六菩薩所說的經法，能夠受持，能夠不毀，你一乘的善根就會增長，你的佛種會增長，漸漸進步，將來一定會成佛，得到如來之慧就是成佛。以上是大通智勝佛對當時的大眾講的話。

以下是釋迦佛說的：「佛告諸比丘，是十六菩薩，常樂說是妙法蓮華經。」釋迦佛對各位比丘說：這十六菩薩常常都是樂說《妙法蓮華經》，因為

佛是尊重一乘，佛是希望大家成佛，當然十六菩薩沙彌也是同佛一樣，也都希望大家成佛，所以就「常樂說妙法蓮華經」。那時的十六菩薩，「一一菩薩，所化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世世所生與菩薩俱」。

大家聽了大通智勝佛的吩咐，就數數親近菩薩，世世所生與菩薩在一起。這菩薩是指十六沙彌菩薩，也就是我們的本師，我們是十六沙彌教化的，我們親近的是第十六沙彌菩薩，世世所生都與菩薩在一起。菩薩的一世是沒規定多少年叫一世，我們的觀念普通人都是八、九十歲為一世。這裏的「世世」可作時常解，「生」可作「在」字解。因為這些眾生數數親近菩薩，所以就時常所生之處，所在之處，都與菩薩在一起。能時常與菩薩在一起是很多的，一定有進步。

弟子聽了大通智勝佛的吩咐，就時常親近菩薩，第十六沙彌教化的就親近第十六沙彌，第十五沙彌教化的就親近第十五沙彌，時常都與菩薩在一起，「從其聞法」，從本師聞一乘法，「悉皆信解」。既然時常都親近，就能夠信，能夠解，經常都有進步；依法得到瞭解，依法求進步，就是「從法化生」。

「以此因緣，得值四萬億諸佛世尊。」「值」是遇到的意思，這些眾生，以親近十六菩薩的因緣，由十六沙彌的引導，就能遇到四萬億諸佛世尊。親近十六菩薩沙彌就可以進步，我們的本師帶領我們去親近諸佛，就更加可以進步。

釋迦佛座下的大阿羅漢，已經親近了四萬億諸佛，有時是「外現聲聞身，內秘菩薩行」，他的內在是秘密地修菩薩行，但為引導眾生的緣故，就示現做聲聞人。又有一部分是退心之後，忘記了菩薩道，就愛樂聲聞法，所以成阿羅漢。兩方面的人都有，這些人都是跟隨第十六沙彌，親近了四萬億佛，他修一乘菩薩行已經是有很大的功行。

下面化城的譬喻講，假定是五百由旬的路，當時佛世的那些弟子，行了三百由旬，後來因為懶惰、疲倦、厭倦了而退心墮落，但有一部分人則是像演戲一樣是示現的。這段因緣，「於今猶不盡」，至今還未盡，還未完。雖然是忘記了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但功行沒有失去，如果失去就盡了。因為因緣未盡，所以現在又遇到釋迦佛，有機會遇到本師，又繼續以前的因緣。釋

迦佛來這世間，是為了一大事因緣出世，就是要這些人發一乘菩提心，回歸一乘菩薩道。

我不敢想像自己曾親近了少佛，我認為當時佛在世的那些弟子是親近了四萬億佛。如果是親近了四萬億佛，自己應該知道。自己的業障有多重，智慧有多少，福德有多大，煩惱有多厚，自己是知道的。如果我是親近了四萬億佛，又怎會是這個樣子呢？我相信本師帶領過我發了一乘菩提心，但如果講我親近了四萬億佛，我就不敢相信了。我自己想，我一定是剛剛開步走第一步就懶惰退心，所以才墮到今天這個樣子。

佛說這些眾生親近了四萬億佛，行了三百由旬，還差二百由旬就可以到寶所，但因緣未盡，功行沒有失去，所以說「於今猶不盡」，不但現在未失，現有未盡，而且將來也不會失，不會盡。這句話是勉勵當時的弟子和未來的弟子，不要自暴自棄，千萬不要以為做一乘菩薩立志成佛這樣高級的事自己做不到，因為你以前已經發了心，只是懶惰懈怠而退心墮落，現在有機會遇到本師的佛法還不發心，這樣自暴自棄就同本師脫離了關係。如果要接

駁同本師的關係就要發起精進勇猛心繼續進步。《法華經》是勉勵我們精進勇猛，並不是要我們知道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就貢高我慢，而是教我們生大慚愧，痛切懺悔，發大精進心，回復一乘菩薩道。

從這段文我們可知道，我們的佛種是從本師那裏來的，是從緣起的，不是本有的。很多人以為《法華經》講佛壽無量，佛功德常住，即是同真常唯心論一樣，這就錯了。以上兩段文證明，《法華經》雖然講佛壽無量，佛功德常住，但不是講真常唯心，更不是講本有。

「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前面我講過「常」有兩種解釋，依中觀解釋，就是一切法因緣所生，無論古今中外，什麼時候都必須要從緣起，是無實性的，其性本空。另一種是《法華經》的講法，講一乘佛功德是常住，不變不壞，雖常住不變不壞，也是要依因緣而起，不是本有，是無實性的。兩種解釋都解得通，而且都可以貫徹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不是本有常住，一乘實佛的功德，和一乘菩薩的因行都是無量無邊的，修一乘菩薩的因行要經過無量無邊劫，才成就一乘佛的無

量功德；佛的功德也是常住不盡的，是不可思議的。所謂「成就一切未曾有法」，是「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就是「知法常無性」的佛功德法。一乘的佛功德，無論是因行、果德都是超越世界性，不可以用一般的世界性去想像，而且這種一乘的功行，一乘的功德，是周遍一切時間，周遍一切空間，同時也超越一切時間，超越一切空間。所以經文講：「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因為這種甚深微妙偉大的工作，無論因行果德，都不是我們這種程度可以想像。因此佛在世的時候，都不可以講，只是教你恢復一乘菩薩道，你將來生一乘淨土再親近本師，再聞一乘因果經，你就可以再精進行道，然後到寶所。暫時來講是「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

以上是說明《妙法蓮華經》的宗旨不是講佛性本有，同一般的真常經是不同的。《法華經》是講佛種從緣起，還要你經過無量無邊劫修一乘菩薩行才可以成佛，不是除了妄想就可以。如果講佛性是本有，就變成了無因有果論，因中有果論，因中已經有果，不用修行也可以了。龍樹菩薩的中論，就是破因中有果論，認為是不合理不合邏輯。

十二、佛性的詮釋

到底「佛性」又是什麼呢？簡單講是佛種，如果依文解義來講，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換言之是成佛的因緣，只是可能性，不是固定的，但有可能，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你有因緣就可能成佛，你沒因緣就沒機會種下佛種，沒機會見佛聞法，沒機會遇到善知識，你又不肯發心精進修行就不能成佛。佛法主要是講因緣，但很奇怪，多數人寧願接受佛性本有的講法也不接受因緣的講法。

依中觀家來講，印順導師在《成佛之道》說，佛性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理佛性，一種是行佛性。

「理佛性」是依理來講，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即是空性。空性就是無實性，無實性就有可能性，可以說明一切眾生平等，大家都有可能就是平等，這是眾生的平等性。龍樹菩薩在《中論》所講的很有名的偈頌：「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有空義的緣故，一

切法才得成，相對來講，如果沒有空義，一切都不成。如果不是空的，就是實的，是實的就是固定的，若是這樣，眾生就沒辦法成佛，一切事都沒辦法做成，凡夫有凡夫性，凡夫永遠是凡夫；畜生有畜生性，永遠是畜生；地獄有地獄性，永遠是地獄；痛苦永遠是痛苦，永遠沒辦法離苦得樂。如果沒有空義，樣樣都是固定的，就沒有希望了。幸好是有空義的道理，一切都是靈活的、活潑生動的，不是固定的。「理佛性」就是空義，是一切眾生平等，有成佛的可能性。

「行佛性」分開「性種性」和「習種性」。凡是佛性都是要由行動得來，不是本有的。你有機會見佛，或有機會見到菩薩，遇到善知識，就有機會聞法，你聞了法之後有信心了，佛種就會薰習成大乘種性，薰習成一大乘的佛性，這叫「性種性」。薰習成佛的種性後，即是成就了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就是「佛種」。你依大菩提心的心種（佛種）繼續修行，繼續聞法、思惟、學習，努力修習之下，你的功德就漸漸增加，成為一種力量，就習以成性。習慣可以成性。有人說，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其實沒什麼叫做難移，習慣

性好像是天生，但只要你有決心去改掉壞習慣，是可以改的。眾生學佛就要改掉以往的煩惱習氣，你發菩提心，向佛菩薩的精神學習，你的習慣就會改好，勿以煩惱來習以成性，而是要用善根來習以成性，用菩薩法習以成性，就成為好習慣，這就叫「習種性」。

「習種性」比「性種性」是進了一步，性種性是聞法薰習到發菩提心；再進一步，再繼續修行，那種修行功德進步到成了一種強有力的習慣，那時就叫「習種性」。這兩種都是由行佛性得來，都要有行動才做得到。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中有兩句：「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性種性是「初以習成性」，最初薰習成菩提心。習種性是「次依性成習」，即是依菩提心，依佛種（佛性）繼續修行成為一種習慣性，用一種好的習慣性來磨練自己，養成一種好習慣，對自己、對世界都有好處。

「理佛性」就是諸法空性，佛性是從緣起的。為何是從緣起呢？就是因為性空的緣故，如果是本有的、固定的怎可從緣起呢？由於可以從種種因緣而起，依種種條件、種種習慣、種種因緣就可以培養起「佛性」，也就是培養

成「佛種」。既然是緣起，就不是本有，而是一切法性空，是無自性空。以無自性空的緣故，所以才能從緣起。緣起與性空有相關性，因為緣起，所以性空；因為性空，所以從緣起，緣起與性空是不相妨礙。

以佛來觀一切法，一切法如虛空不可盡。虛空是無盡的，虛空以無礙無盡為性，虛空者就是無礙無盡。一切法都是無礙無盡，所以一切法平等，一切法都是無礙無盡。在中觀來講，這種就叫中觀，又叫妙觀，或叫中道妙觀，就是緣起不礙性空，性空不礙緣起。因為要講佛性，所以大家要明白這一層道理。

由此看來，一切眾生是平等的，我們能發大慈大悲心，都是由平等觀念發出來的。因為平等，我得到的事情，一切眾生都應該得到；佛得到的事情，我們也應該得到。我現在明白了，發心學佛，但一切眾生還不明白，還在顛顛倒倒，糊糊塗塗，還在作惡，真是很可憐。本來是平等的，應該是平等的，他如果肯做，理性也是平等的，所以我們要從這種緣起性空的觀念來修習平等觀，由平等觀修習慈悲觀，都是從緣起得來，也就是大乘正見。

佛教與外教最不同的焦點就在這裏，外教是講：因為上帝愛世人，所以信徒也要順從上帝的意旨愛世人。這種講法不是不好，沒有愛心，這個世界就更加亂。但我們佛教不用依賴上帝，我們依緣起性空的道理就可修習平等觀，修習慈悲觀，就可對一切眾生成就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佛性也是從這裏修習，這就是「佛種從緣起」的道理。

由此觀之，一切眾生平等，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講「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一乘的意思就是平等的意思。這首偈非常有意思，我已解釋了很多次。因為佛種是從緣起，所以佛就說一乘。佛是依這個道理來修證無量的功德智慧，佛所修證的無量功德智慧，在《法華經》裏又叫「平等大慧」，或叫「一乘平等法」，或叫「甚深未曾有法」，或叫「希有難解之法」。

十三、本經以緣起性空為基礎

我們對「佛性」的理解，要依性空緣起去理解，才是最徹實的，所以我認為學習《法華經》先要依般若深觀性空緣起為基礎。我們的講堂有一對聯是這樣的：「依般若深觀性空緣起為基礎，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趣菩提。」這就很明確講出我們本會的宗旨，也是我們紀念遠老法師的宗旨，也是我們修學佛法，弘揚佛法的指南；同時也講明《法華經》是要我們回復一乘菩提心，要我們修習一乘，但千萬不要忘記以般若性空為基礎。方便品的結尾說：「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這是講如果你不學習三乘法，或者你不學習性空的道理，你就不能曉了《法華經》，所以性空的道理不可不學。

我們在這世間要發一乘心，修一乘行，弘揚一乘道，一定要修空，即是要依三軌四安樂行來修行。三軌是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入如來室。入如來室是大慈悲為室，你有大慈悲就好像入了房屋裏面很安全很穩定。如來衣是柔和忍辱衣，有柔和忍辱就好像有衣服穿，沒有柔和忍辱就好像沒穿衣服，

把粗魯醜陋全暴露出來，像狂人一樣就很失禮，有柔和忍辱就很莊嚴。坐如來座是諸法空為座，所以我認為《法華經》很重視「空」，如果能以諸法空為座，你就坐得穩穩當當，如果不以諸法空為座，你就搖搖擺擺，小小風都可把你吹倒，即使是小小的刺激，小小的挫折，你就退心，退心就會墮落。如果你通達諸法空，什麼挫折、什麼打擊都不怕，就坐得穩當，你發心就發得長遠，行菩薩道就能貫徹始終。

當時文殊師利菩薩問佛：如果未來世中要弘揚《法華經》，要如何才得到安樂？因為有的人遭到別人打擊就不安樂。佛對文殊菩薩說了四安樂行：第一安樂行就是講性空，「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雖然行，但你無執著，就是「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我們觀一切法，形形式式都是假像，是緣起性空的。「實相」就是無相，就是觀一切法空，無所有性。這是我們學《法華經》的人第一的安樂行。你要這樣行才得安樂，否則你受了一些打擊、一點毀謗，你就不安樂了。

《法華經》中有多處經文是用事相來象徵空，如多寶佛是全身舍利坐在七

寶塔裏面，他發了個誓願，無論那位佛說《法華經》，他的七寶塔就會湧現於虛空中，來作證明，證明這位佛所講的皆是真實。多寶佛塔從地湧出，住在空中，塔門關著，大眾只聞其聲不見其面，大眾都想見多寶佛身。多寶佛有個條件，要釋迦佛的所有分身諸佛都齊集一處，然後他才肯開塔門。釋迦佛就三次變淨土，把淨土打通成一個世界，分身諸佛齊集了，然後釋迦佛上去敲門。經文講釋迦佛「即從座起，住虛空中」，因為寶塔在虛空中，釋迦佛要開寶塔門，也要住在虛空中。佛在虛空打開塔門，多寶佛請釋迦佛入寶塔中坐，當時大眾作了這樣的念頭：「佛坐高遠」，我們看得不清楚，聽得不方便，希望佛用神通力，令我們都升在虛空就好了。大眾沒出聲，只是心想，釋迦佛就知道大眾的心念，於是用神通接了當時法會上的一切大眾，全部都在虛空之中。

從地湧出品講有些他方國土的菩薩發願持經，佛說不需要了，因為我釋迦佛本身有好多菩薩會來護持流通《法華經》。佛說完之後，有六萬恒河沙等菩薩和無量恒河沙眷屬，也就是說，六萬恒河沙的菩薩是領導者，是導師，

帶領很多菩薩，這些菩薩全部在娑婆世界的下方虛空中住，他們從下方虛空中來到娑婆世界釋迦佛和多寶佛面前，他們又攝受十方世界的菩薩，遍滿無量百千萬億國土的虛空。

經中多處講佛、菩薩、弟子全部在虛空之中，這是什麼意思呢？佛經之中經常有以事相來表達，用這種事相來象徵佛菩薩所徹證的真理，尤其是一乘菩薩必須要徹證一切法性空，這是一乘的基礎。

印順導師講過：讀大乘經，不能完全以史實的態度來理解。小乘也有象徵、譬喻，但大乘經就更多、更廣泛。你不可當作敘事去理解它，因為有好多譬喻都是象徵性的描寫。所以印順導師說：讀大乘經需要有一種文藝的眼光去體會它的道理，否則你會覺得神化、神奇、怪誕。如果你用文藝的眼光去體會這種道理，知道是象徵作用，再加以思維，就會更加明白其中那種以事表理的甚深意義。大乘經多有這種善巧。四依之中的依義不依語，也不是完全把它當作一種敘事去讀，你要在事相當中領會它所包含的正意，就是依義不依語，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應該知道，《法華經》是以開權顯實為宗旨，以緣起性空為基礎，離緣起就沒有佛教，離權實就沒有法華。這幾句就總結了我以上講的內容。

十四、本經的傳譯

現在講一講本經的傳譯，是由印度梵文翻譯過來，然後才有中國的佛經。《妙法蓮華經》共有三個譯本，依時間次序來講，第一個譯本是西晉竺法護法師所譯，名叫《正法華經》。前面我解釋「妙法」時講過，妙法可以譯作正法，正法和妙法是同一個意義，所以竺法護法師譯為《正法華經》，大約是西晉時代西元二百八十六年所譯，是最早的譯本。第二個譯本是姚秦鳩摩羅什法師所譯的現在這本《妙法蓮華經》。第三個譯本是隋朝的時候，西域高僧闍那崛多法師所譯，經叫《添品妙法蓮華經》。這個譯名有兩重意思，同樣譯為《妙法蓮華經》，表明他的譯本與羅什法師相差不多，加上「添品」二字，表示他的譯本加多了一些內容。本來竺法護法師的譯本沒有普門品的偈頌，羅什法師本來也沒有譯這偈頌，你研究一下就知道是後人加上去。論品數來講，竺法護法師和闍那崛多法師所譯的，都是七卷二十七品，羅什法師譯的是七卷二十八品。

大家平常讀的那本是經過遠參老法師修正過的，刪了四品半。一般人的觀念上會覺得，刪改佛經是荒謬的。但我們必須知道，佛經不是全部都是釋迦佛親口說的，也不是全部由阿難尊者結集。在七葉岩阿難尊者和五百大阿羅漢結集，只是三個月，哪能結集出這麼多經呢？就是《四阿含經》，有很多都是後來才編集的。當時三個月的時間裏，傳說五百大阿羅漢也有結集論藏，但主要是結集《阿含經》和律，其他很多佛經都是慢慢因時因地編集出來。所以經和論不同，某某論，總會有一位某某菩薩、某某論師來負責是誰寫的，而經又不是筆記，也不是錄音，是後來慢慢編集的，並沒標明是誰負責編集。所以我們的觀念上，不要認為經一定是不可以修正。遠老法師的修正是有他的理由，我現在就把他修正的理由解釋一下。

十五、刪除四品半的理由

遠老法師刪除的四品半是提婆達多品、陀羅尼品、妙莊嚴王本事品、普賢菩薩勸發品以及觀音菩薩普門品的偈頌，其他品中，有些累贅的文字也刪除了，有些沒什麼意義的文字也刪除了，有些字眼很暗晦，他也修改了。例如「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改成「隱一佛乘，分別說三」；「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改成「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很多諸如此類的字眼，改了之後，你就容易明白，不會誤會，有這種好處。

按照道理，刪改經典這樣重要的事情，應該要開一個大會，召集一些很有學問、佛學根底很好的人，大家來商議，不應自己去刪改，但一般人都是喜歡保守，喜歡傳統，同時各人的見解不同，主觀上先入為主，認為這樣是對的，不可以改，改經是很大的罪過，所以很難找到人有這種共識來一起做這個工作，倒不如自己嘗試去做。因此，遠老法師就用一種大無畏精神，承

擔這項工作，把累贅的刪繁為簡。

例如，化城喻品講東方梵天王看到佛光就尋光找佛，看看佛在哪裏放光說法，找到之後又讚歎佛，又請佛說法。講完東方梵天王，又講南方、西方、北方、東南方、西南方、東北方、西北方、上方和下方的梵天王，也是一樣尋光找佛，敘述的內容是一樣的，其實講一方就夠了。所以遠老法師就用「其餘九方諸梵天王亦復如是」來代替描寫九方諸梵天王尋佛讚佛的一大段累贅的文字。這就是化繁為簡，你讀起來就更加明白更加簡潔清爽。還有一些經文、品類是不合《法華經》的意義，同「開權顯實」完全沒關係，甚至同佛法都沒關係，所以就刪除了。

遠老法師刪除的提婆達多品，在舊本是第十二品，是在寶塔品之後。這一品不但遠老法師要刪除，古時也有人發覺這一品有問題，印順導師也認為不應有提婆達多品。提婆達多是釋迦佛的堂弟，經常想傷害佛，他教阿闍世王弑父，做新王，他想殺釋迦佛自己做新佛。

提婆達多品不是講今生的事，是講他前世，過去無量劫的事。有一世他

做仙人，這仙人不是中國人講的神仙，而是印度人講的在山上長時間專心修行的人，不論什麼宗教，專門修行的人就稱為仙人。那一世，提婆達多是個修行人，當時有個國王很想求大乘經，那仙人就說：「我有大乘的妙法蓮華經，你如果不違背我的話，我就為你宣說。」

他叫國王做很多艱辛的苦工，但國王一心求法，什麼都肯做，跟隨他，侍候他，幫他上山摘果子、汲水、做飯、洗衣服，無所不做，一直做了一千年也不厭倦，說明他為求大乘法是很虔誠、很懇切。

佛講完這段往事，忽然有位智積菩薩催促多寶佛「當還本土」。他又不是小孩子坐得不耐煩叫媽媽走，他沒理由忽然叫多寶佛回去。釋迦佛又留住智積菩薩，並說文殊菩薩就要回來了，有很多道理要一起討論。序品講了文殊菩薩和彌勒菩薩一問一答之後，經文裏沒提過文殊菩薩離開法會去了龍宮。這裏忽然間講文殊菩薩快要從龍宮回來，回來後就同智積菩薩討論。

文殊菩薩說在龍宮講《法華經》教化了很多眾生，有很好成績。有什麼證明呢？忽然海龍王之女來到，她是八歲的小女孩，特地前來證明修此經速得

成佛。舍利弗又質疑，女子有五障怎可成佛？龍女說：「我是可以成佛，你看著吧，我獻上一顆寶珠給釋迦佛，我成佛比獻寶珠給佛還要快。」龍女獻珠之後，走去南方世界，變成男身就立刻成佛。這是神話，佛法裏是沒講這些，就算權教菩薩都要通過十信、十行、十住、十迴向，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可成佛，哪有一瞬間就成佛的呢？佛教不贊成演神通。所以遠老法師覺得這一品不但不合《法華經》，連佛法正常的意義都合不上，所以把它刪除。

你如果是讀慣了某人的著作，那些作品是不是某人寫的，你是可以看得出來。提婆達多品的文筆、語句不像是羅什法師所譯，有人考查過，這一品是最早去印度留學的法顯法師帶回來，原放在王宮供養，不知什麼時候，有人拿了出來，認為是羅什法師所譯，也不管前後文對不對、順不順，就加在《法華經》裏。

其實這一品與前一品見寶塔品是不連接的，見寶塔品長行最後講釋迦佛「以大音聲普告四眾：誰能於此娑婆世界國土，廣說是《法華經》？今正是時，如來不久當入涅槃，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囑有在」。多寶佛為

作證明而來，讚歎《法華經》，現在釋迦佛呼籲大眾，你們哪一位能在這世界流通《法華經》？現在應該出來發願，因為你們不發願流通經典，如來很擔心佛法不能流通，不能久住世間，如來不久就要入涅槃，佛很希望把《妙法蓮華經》付託給你們去流通。

接著的偈頌是重頌長行的意思，也是呼籲大眾：「聖主世尊，雖久滅度，在寶塔中，尚為法來。」多寶佛雖滅度了很久，在寶塔裏尚且為法而來，為流通《法華經》來作證明，來作讚歎，「諸人云何，不勤為法」？這句話就有些責怪的意思，多寶佛在寶塔中都尚且為法而來，你們各人為何不精進為法？為何不發願流通佛法？

這段經文是釋迦佛呼籲大家要發願流通《法華經》，在這段經文之下的提婆達多品根本沒講到有人發願這件事，佛的話沒人回應，也就是把經文的意思打斷了。而提婆達多品後面的「持品」則有敘述很多大菩薩，回應佛的呼籲：「爾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誓言，唯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當奉

持讀誦此經典。」當時藥王菩薩、大樂說菩薩等二萬菩薩眷屬一起來發願，請世尊不要擔心，我們在佛滅後，一定會奉持讀誦廣說這部經典。

由此可見，見寶塔品和持品是銜接得很緊密，而提婆達多品放在見寶塔品之後是非常不合理，有這一品反而造成障礙，應該刪除。

陀羅尼品也被遠老法師刪除了。陀羅尼譯作總持，總一切法，持無量義。某人總攝了某類知識，他就得到某種陀羅尼。例如阿難尊者是多聞第一，聽了能領解，又能不忘失；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難心，他能夠過耳不忘，所以就得到聞持陀羅尼。如果某人得到文字陀羅尼，他就什麼字也會看。如果講某人得到語言陀羅尼，他就甚麼語言都會講。但密宗興起的時候，他們認為念咒很大功力，把咒語叫陀羅尼，有咒藏，名曰陀羅尼藏，認為念咒就甚麼都可解決，甚至殺生食肉也沒問題，只要念咒超度他往生就可以了，所以密宗不用吃素，但佛教的本義不是這樣的。

陀羅尼品的內容是講藥王菩薩讚歎這部經的功德，比較其他的功德，並說起咒，作為護持的用途。如果持經者念起這神咒，就沒惡人和惡鬼神來侵

害。這神咒可守護持經者。接著勇施菩薩、毗沙門天王、持國天王、十羅剎女、鬼子母和她的眷屬，各位都說了一條咒，要保護持經者。

印度人甚麼都念咒，捉蛇要念咒，害人要念咒，求福也念咒，認為咒是萬能的。羅剎女和鬼子母說的偈語好狠毒：「若不順我咒，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如果有人不順我的咒，去搞亂說《法華經》的人，我就把他的頭破作七分，斬成樹枝一樣。這樣講很惡毒，佛教是不贊成瞋恨心，佛時常教弟子破除三毒，佛陀的本教是禁止用咒，當然也禁止殘暴。可知這些內容不但不適合《法華經》，也不適合佛法，不過是後世的人見到婆羅門教復興，人人念咒念得很熱鬧，那些咒又靈驗又有效，大家就一窩蜂地喜歡念咒。

印順導師也不贊成念咒，他在妙雲集《佛在人間》500頁寫道：「佛說見諦的人，就算生了大病，受種種劇苦，甚至可能死亡，也決不去求學一句咒、幾句咒或者千句咒，希望避免自己的痛苦與死亡，可見這唯不見真理的愚癡眾生才去學習。真正的出世法，要從正知正行中來，

決不能從神化的祭祀與咒術中來。」見諦的人是指見真理的人，聲聞乘的初果已經是見諦。印順導師在《印度之佛教》也說明佛教是不用咒術。

咒，其實是神鬼的名字，大悲咒是講觀音菩薩化身成甚麼鬼、甚麼神，每一句都是鬼神的名字，所以遠老法師說：「你念觀音菩薩化身鬼神的名字，不如念觀音菩薩更直截了當。」《雜阿含經》講：「幻術皆是虛誑法。」講明咒術都是欺騙人的東西，令人墮地獄，你信了這些幻術邪術，就與正法背道而馳，就趨向地獄。錫蘭巴利藏的《小品經》、《三明經》等經都是不要咒術，並嚴禁咒術。羅什法師譯的《大莊嚴論經》講一群男居士與婆羅門辯論，說明佛不會用惡咒，佛有大慈大悲的力量，有大功德力，有自在神通之力，有威猛大勢之力，有獅子奮迅之力，不像婆羅門那樣要依賴咒力。因為這樣的理由，遠老法師把陀羅尼品刪除了。

妙莊嚴王本事品講無量劫前有位妙莊嚴王信受外道，而他的兩個王子，一個叫淨藏，一個叫淨眼，都信佛教，並有很好的修行。國王夫人叫兩個兒子去感化父王，父王見到兩個王子現十八變神通後，非常感動，決定信

佛，並帶著夫人、王子與群臣眷屬，來到雲雷音宿王華智佛面前，佛就為他們說法，並同國王授記，國王與夫人、王子等眷屬馬上求出家。國王很歡喜地說：「我這兩個王子真是我的大善知識，如果沒有這兩個王子的指引，我怎會來見佛？我怎會得佛授記？怎會出家學佛？」然後國王又讚佛的相好莊嚴，最後釋迦佛告訴大眾，當時的國王就是現在法會上的華德菩薩，淨德夫人是現在佛前的光照莊嚴相菩薩，兩個王子是現在的藥王菩薩和藥上菩薩。這一品只是講了個故事，同《法華經》開權顯實沒甚麼關係，而且正常的佛法是不主張用神通來感化，所以遠老法師刪除了這品。

普賢菩薩勸發品是講普賢菩薩和無量的菩薩、天龍八部眾，來到法會，首先是普賢菩薩發問：「如來滅度後，後世的人怎可得到《法華經》呢？」其實這個問題沒必要問，有因緣就能得到，沒因緣就得不到。佛也有回答，然後普賢菩薩又說咒，用來守護持經者，並說念此咒守護持經者將來會生天，持經者念此咒將來也會生天。佛教只是贊成由人直接成佛，不贊成生天，因為生天的壽命太長太享福，障礙了學佛。我們學佛是志在成佛，不是志在生

天，所以這些內容是不合理的。

這一品也講了信《法華經》有很多好的果報，毀《法華經》有惡的果報，尤其是講毀謗持經者的惡報，語句很粗劣很惡毒：「如是罪報，當世世無眼……此人現世得白癩病，若有輕笑之者，當世世牙齒疏缺，醜唇平鼻，手腳繚戾，眼目角眦，身體臭穢，惡瘡膿血，水腹，短氣，諸惡重病。」我相信佛菩薩不會講這些粗劣的話。譬喻品講惡報也很嚴重，但語句不是很粗劣，而是很文雅，也不是講毀謗這部經就得這些罪，只是教戒舍利弗：「在所遊方，勿妄宣傳。」叫舍利弗小心些，如果不觀機隨便講，遇著毀謗的，就令他得到惡報。所以這一品同譬喻品所講的罪報是不同的，而且沒甚麼重要的內容，因此遠老法師也刪除了這一品。

以上四品若不刪除，好像弄髒了尊貴的《法華經》。羅什法師的譯文是很優美、很文雅的，現刪除了不文雅、不合理的部份，就顯得乾淨俐落。

普門品的偈頌寫得很好，為何要刪除呢？因為這些偈頌本來不是《法華經》的，是後人加上去的。遠老法師刪了偈頌，在長行尾加上一句話來結

尾：「見有持說法華經者應作觀世音菩薩想。」觀音菩薩現三十二種身，眾生應該以甚麼身得度，觀音菩薩就現甚麼身說《法華經》，既然觀音菩薩甚麼身都現，你是受持《法華經》的人，我怎可知道你是不是觀音菩薩？我把你看成是觀音菩薩，你把我看成是觀音菩薩，是互相恭敬。尊敬人比鄙視人要好很多。他能受持《法華經》，就是求佛道，不久將來會成佛，所以我們應該恭敬他。藥王菩薩本事品最後說：「是故求佛道者，見有受持是經典人，應當如是，生恭敬心。」這一句與遠老法師在普門品最後加上上去的那句的意思是一樣的，遠老法師是模仿這一句而加上上去，不是胡亂加上上去。我們學佛的人應該互相恭敬、互相尊重，做成一個菩薩集團。

那些偈頌為何要刪除？我舉一些例子：「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印度人喜歡用咒，對著藥草來念咒，然後焚燒藥草，就可以達到目的。如果有人用咒詛、用諸毒藥來害你，你也不用怕，你念觀音菩薩就可以了，那些毒咒、毒藥會還給念咒的本人，害人終害己。這講得很神化，而且不合佛法的意思，佛教的慈悲心是不講報復，不主張以怨報怨。

又如：「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又或者你在須彌峰那樣高的山上，有人想推你下去，你立刻念觀音菩薩就不會往下跌，就好像日光那樣住在虛空。這也不是很好，像星球在空中一樣不停運轉，心裏也會很害怕。

又例如：「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假如有人興起害意，把你推落大火坑中，你念觀音菩薩，火坑就會變成水池。這也不是很好，變成水池的話，燒不死也會淹死啊。

這段偈頌都不是羅什法師所譯，內容也沒甚麼意思，只是讚歎觀音菩薩，不是《法華經》的重要意義，所以遠老法師也刪除了。

十六、《法華經》是佛最後說

《法華經》是佛最後說的，諸佛的慣例都是講完《法華經》就入涅槃。如序品講日月燈明佛：「佛說是法華，令眾歡喜已，尋即於是日，告於天人眾，妙法實相義，已為汝等說，我今於中夜，當入於涅槃。」日月燈明佛講完《法華經》，大眾很歡喜，在當日佛對天人大眾講：我已為大眾說過妙法實相義，我在半夜就要入涅槃。化城喻品講大通智勝佛說完《法華經》，就入靜室八萬四千劫，同入滅差不多。佛起座之後就吩咐大家去親近十六沙彌，這也是等於講完《法華經》就入滅。因此，遠老法師在囑累品最後加上：「如來於今日中夜入大涅槃，不復有說。」

遠老法師把囑累品調到最後，《正法華經》和《添品妙法蓮華經》的囑累品都是放在最後，但這兩個譯本卻把神力品隔開，是不合理的。我們讀一讀這兩品的經文就可知道，神力品和囑累品是應該連接的，不可以隔開。

如來神力品講諸佛現大神力，放無量光，「遍至十方諸佛世界，地皆

六種震動。……若我以是神力，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為囑累故，說此經功德，猶不能盡。」由此可見神力品是為囑累品而設，放光、出廣長舌等等是神力，是神奇的力量，不是神的力量；佛為了囑累流通這部經，而現種種神通。囑累的意思是交一個責任給未來的人，「囑」是囑咐，「累」是給個責任。佛現神通就是為了囑咐菩薩，囑咐未來的持經者，叫他們負起責任。

囑累品一開頭講：「爾時釋迦牟尼佛從塔座起，現大神力，以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難得之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益。」這是囑累品的話，是吩咐菩薩和後世的佛弟子要流通此妙法。釋迦佛用右手三摩無量菩薩的頭，囑咐了三次，很隆重、很誠懇、很真切地囑咐，諸菩薩也有三反誓言來回應。

「時諸菩薩摩訶薩，聞佛作是說已，皆大歡喜，遍滿其身」，不但心歡喜，連身都歡喜；「益加恭敬，曲躬低頭，合掌向佛，俱發聲言，

如世尊敕當具奉行，惟願世尊，願不有慮」。這是講菩薩發誓，響應佛的囑咐，世尊吩咐我們要奉行，要流通，我們一定要做到，世尊你不用擔心。「諸菩薩摩訶薩眾，如是三反」，佛摩了三次頂，囑咐了三次，諸菩薩也發了三次誓。然後釋迦佛「令十方來諸分身佛，各還本土，而作是言，諸佛各隨所安，多寶佛塔還可如故，說是語時，十方無量分身諸佛，坐寶樹下師子座上者，及多寶佛，並上行等無邊阿僧祇菩薩大眾，舍利弗等聲聞四眾，及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這是完結的文字，遠老法師根據所有一切佛都是說完《法華經》就入涅槃，所以加多一句：「如來於今日中夜入大涅槃，不復有所說。」

由此可知，囑累品一定要放在最後，古來的大德也有認為應把囑累品放在最後。印順導師也認為神力品和囑累品不應隔開，也不應在囑累品之後還有幾品經文，這是不合常規的。他認為囑累品後面的六品可能是為流通《法華經》而加多這些故事，其實是可有可無。

遠老法師則刪除了與《法華經》完全沒關係的陀羅尼品、妙莊嚴王本事品

和普賢菩薩勸發品，保留了與流通《法華經》有關係的藥王菩薩本事品、妙音菩薩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是對流通《法華經》有重要價值的三位菩薩，所以就保留了，並且把這三品放在神力品之前，把神力品、囑累品放在最後。

十七、各品組織的次第

全本經的品目是有它必然的先後次序，有它的組織連貫的理由，不是隨便便可以加些減些，不可亂調也不可分隔。我們要知道遠老法師是通過運用他高度的智慧，經過細心的思維，反反覆覆去研究，貫通了全經的脈絡，體會了佛的意趣，然後才鼓起他的大無畏精神來修正。他的目的是要使後世讀經的人，更加容易瞭解，不至於誤會，從這樣的經文可以得到真實的利益。這是遠老法師的大慈大悲，並不是標奇立異，這一點希望大家要諒解。

下面講一下這部經從序品到二十四品前後層次組織的理由、組織的次第及其內容的要點。一部經一般分作三大分：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這部經的序分是序品，依現在教學法來講，是引起動機，要有一些方法，引起大家想聽的動機，然後大家才有興趣聽。序分主要是介紹說法主、說法處、說法的時間、有在會的大眾，以及講這本經的因緣。正宗分在這本經來講，刪除了不必要的之後，是由第二方便品至第九授學無學人記品，一共有八品都是

正宗分。這是全本《法華經》的重要內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方便品，用現代教學法來講是引起動機之後，把內容來發展的部份，是中心思想的部份。流通分是由第十法師品開始，至最後囑累品。流通分品數最多，共有十五品，主要是勸勵大家要受持、奉行，更要發心流通，用現代教學法來講，總結之後是應用。下面講一下各品組織的次序。

1 序品

序品是集眾，講了說法主、說法處，還有很多的聽眾，聚集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八部眾等。經裏主要講聲聞眾和菩薩眾，還有其他很多種類的眾生，大眾齊集了，然後佛入定，在定中現出種種瑞相，雨種種的華，也就是落下種種的華；大地六種震動，這是瑞相，不是大地震。佛的眉間還放出「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令眾生像看電影一樣，菩薩怎樣行菩薩道，六道眾生怎樣受苦，全部在光中看到。大家覺得很奇怪，彌勒菩薩代表大眾發問：為何佛要雨華、動地、放光？佛讓大眾

看那麼多境象，有甚麼意思？有甚麼作用？大家認為文殊師利菩薩的經驗最多，最好問他。經文中有一大段都是彌勒菩薩問文殊菩薩，問得很詳細，在光中見到甚麼都講了出來。然後文殊菩薩解答，講過去古佛，在日月燈明佛時代，文殊菩薩曾見過一模一樣的瑞相，佛放完光，現瑞相後就會說大法。所以文殊菩薩知道現在釋迦佛這樣現瑞相及放光，一定是同日月燈明佛時期一樣。

「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及諸大士，善男子等。」「語」不讀語，讀「遇」音，是對你講的意思。「如我惟忖」，照我的測度，「今佛世尊欲說大法」，現在佛一定是想說大法。「雨大法雨」，前一個「雨」讀「遇」音，是下大法雨的意思。「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這些是譬喻。「諸善男子，我於過去古佛曾見此瑞」，我是見過的。「放斯光已，即說大法，是故當知今佛現光，亦復如是」，所以我由此可知，你們也應該知道，現在釋迦佛現光也是和過去古佛一樣，佛說大法，是為了「欲令眾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故現斯瑞」。因為要說一種一切世

間難信之法，所以就要現出瑞相，來引起大家的注意，令大眾覺得奇特而要求解答。

本來《法華經》不是很深，只是講佛提示我們過去已曾發菩提心，曾經是一乘菩薩，佛要我們信一乘是真實究竟，三乘是方便，這是難信之法，不算難解。因為我們過去種了善根，我們自己見不到，靠佛講給我們聽，靠我們信佛的話。所謂「以信得解」，舍利弗也是「以信得解」，不是以解得解。由於信佛語而信，這信佛語不是很容易信，尤其是那些阿羅漢，他已經成了阿羅漢，忽然告訴他不是真實的，只有一乘才是真實，要他放棄阿羅漢果，他的的確確是很難接受，所以一乘法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序品的結尾講：「諸人今當知，合掌一心待，佛當雨法雨，充足求道者，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為除斷，令盡無有餘。」這是文殊菩薩總結自己所講的話：各位現在應當知道，要恭恭敬敬，合掌一心一意來等待，佛就要下大法雨，就要演說大法，令求道的人滿足。當時法會上主要要聲聞人，也有緣覺和權教大乘人，那些求三乘的人，如果你有疑有悔，

2 方便品

佛會令你斷除疑悔。下面的譬喻品和信解品有講聲聞人的疑悔，佛為那些菩薩授記，他們就疑惑後悔，為何我不發菩提心呢？為何我要取聲聞果呢？佛就為他們斷除疑悔，原來他們也是一乘菩薩，不用疑悔，佛就開權顯實，叫大家都發一乘菩提心，都回復一乘菩薩道，所有的疑悔都斷除了。

序品還講了文殊菩薩在日月燈明佛時代名曰妙光菩薩，當時的日月燈明佛有二萬位，最後那位日月燈明佛未出家時是位國王，有八位王子，八位王子都是親近妙光菩薩，是妙光菩薩教化的，這八位王子後來也成了佛，而最後成佛的那位王子就叫燃燈佛。我們讀《金剛經》可知道，是燃燈佛為釋迦佛授記。妙光菩薩的八百弟子中有一位弟子叫求名菩薩，很貪名，也貪利養，他就是釋迦佛時代的彌勒菩薩。序品講完這一段因緣之後就入正題。

方便品就是正宗分，內容前面已講過多次。方便與真實是相對的，方便就不是真實，真實就不是方便。方便品是講明以前所施設的三乘教是方便

的，由於你知道三乘是方便，顯出一乘是真實，用方便來顯出真實，所以這品叫做方便品。這品主要是暢佛本懷，講出了以前幾十年來佛所講的全部都是方便教。所謂「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全品的中心就是這句話。諸佛隨眾生機來說三乘教，而佛的意趣在一乘。「隨宜說法」是方便，「意趣」是真實。佛幾十年沒講出來，現在才講出來，說明釋迦佛是「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為實所以施權，為一乘所以施設三乘，最後就開權顯實，開除三乘，顯出唯有一乘真實，說明「無有餘乘，唯一佛乘」。所以方便品是正宗分之正宗，是最重要的，講出佛的意趣。

3 譬喻品

譬喻品首先講了舍利弗得授記，然後他為大眾請佛說法：「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無復疑悔。」舍利弗聽完佛說之後，就沒疑悔了，「又親於佛前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譬喻品一開頭，舍利弗講完一段話後，佛就為他授記；「而此千二百心自在者，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

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現在他是為其他的同學而說，還有千二百個得到心解脫，成了阿羅漢的人，他們以前在修學的時候，佛就常常教化他們：如果依四諦法修行，知苦斷集，證滅修道，這樣就能離生老病死苦，就可得究竟涅槃。

無學是指阿羅漢，當修行的時候叫學無學，學於無學。那些學無學的人（學阿羅漢的人），「亦各自以離我見及有無見等，謂得涅槃」，他們已經是離了我見的人，也離了一切的邪見。「有無見」是包括六十二見，我見是最嚴重最根本的，斷了我見就能斷一切邪見，有見無見都斷了，這樣他就認為得到涅槃，得到究竟安樂。

「而今於世尊前聞所未聞，皆墮疑惑」，一直以來我們聽慣解脫法、涅槃法，現在佛卻講這些是方便法，不是究竟的，這種講法我們從來都未聽過，大家都墮疑惑，都不明白佛講甚麼。

「善哉世尊，願為此等說其因緣，令離疑悔。」這是舍利弗代大眾請法：世尊，您大發慈悲吧，請求您同這些人詳細講這些因緣，令他們離疑悔吧。

「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乎，諸佛世尊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說法，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這是佛反問舍利弗的語氣，佛對舍利弗講：我先前不是已講過了嗎？諸佛世尊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說方便法，說三乘法，其實目的都是為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為了令你們成佛。不過因為你們障重，執著多，痛苦多，就要教你們三乘法，教你們修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令你們除五濁障，當你們的五濁障薄了的時候，然後才告訴你們，你們必須要發菩提心，必須要成佛。「是諸所說，皆為化菩薩故」，我以前所講的，是教化你們，其實是教化菩薩，不是教化阿羅漢，不是教化凡夫，你們本來就是菩薩啊！

「然，舍利弗，今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好吧，舍利弗，我現在再講一個譬喻來詳細說明方便品所講的開權顯實的道理。「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對一些有智慧的人，同他們講個譬喻，他們就更加容易明白瞭解。接著佛就講了一個譬喻，所以譬喻品一定是接在方便品之後，是解釋方便品

的，解釋三乘和一乘，解釋為何唯有一乘是真實，「無二亦無三」，「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佛講了三車的譬喻，講了火宅的譬喻。佛以前教導的菩薩退心墮落，等於入了火宅，佛現在要他們脫離生死之苦，所以入火宅救他們出來，好像大富長者入火宅救兒子，拉他們出來，抱他們出來，用布包他們出來等辦法都行不通，只好用權宜之計，對他們說：門外有你們喜歡玩的羊車、鹿車、牛車，你們快些出來玩。於是兒子們就「競共馳走，爭出火宅」。兒子出到門外，並無三車，父親一律給大白牛車。三車是譬喻三乘法，弟子依著修行，就得解脫，大白牛車譬喻一乘。佛用三乘法引導退心的菩薩，令他們除煩惱，令他們得到心自在解脫，那時再引導他們發一乘菩提心，行一乘菩薩道。這個譬喻主要講明三乘是方便，一乘是真實。

4 信解品

信解品首先是須菩提、迦旃延、迦葉、目犍連四大弟子悔過自責，講出自

己以前得小為足，得阿羅漢果以為好滿足，講出自己那種可憐，現在知道回入一乘，就如承受了大富長者的家財一樣，講出現在的可喜，並講了一個譬喻，父子相失，兒子「捨父逃逝」，離開父親，遠走他方，流落異鄉，非常痛苦，後來重遇大富長者，大富長者引導他回來做除糞工作，慢慢接近他，培養他，令他志氣通泰的時候，就叫他進入大屋裏數珍寶，管理財務，最後父子相認，並把家財交給他。這是譬喻這些大阿羅漢得到佛的教化而感謝佛恩。

「我等今日，得未曾有，非先所望，而今自得，如彼窮子，得無量寶，世尊我今，得道得果，不為真得」，我們得阿羅漢果都不是真得。「於無漏法，得清淨眼」，在一乘的信解上，信受了開權顯實法，就叫得清淨眼；我們知道了「無有餘乘，唯一佛乘」，現在得到一乘的信解，恢復一乘菩薩道，「方為真得」。

「我等長夜，持佛淨戒，始於今日，得其果報」，我們以前持戒，是為了滅罪，現在才知道，得到佛為我們講真實法、一乘法，才是「得其果報」。

「法王法中，久修梵行，今得無漏，無上大果。」佛說的法是法王之法，我們在佛法之中，長久以來依法修清淨行，得到小乘的阿羅漢果，現在是得到一乘的無漏法，是得「無上大果」，以前五千退席的就得不到，我們沒退席就得到了。「我等今者，真是聲聞」，以前講自己是聲聞人也不算是真聲聞，現在我們才是名符其實的真聲聞。以前是聞佛教聲，依法修行而得度，現在就不同了，聞了一乘法，「以佛道聲，令一切聞」。同樣是聲聞，以前做除糞人，現在可以承受家財，身份已不同。現在我們恢復了一乘菩薩的身份，就是真聲聞，我們會用一乘法去教化一切眾生。

「我等今者，真阿羅漢，於諸世間，天人魔梵，普於其中，應受供養。」阿羅漢是應供，以前應受供養是假的，現在我們恢復了一乘菩薩道，才是真正的阿羅漢，才真的應受天人魔梵的供養。

「世尊大恩，以希有事，憐愍教化，利益我等，無量億劫，何能報者。」這是講佛恩難報。世尊用稀有事，用種種方便引導我們除煩惱，然後教我們回復一乘菩提心，就是以稀有事來憐憫我們，教化我們，利益我們。

世尊的大恩大德，我們無以為報，無量億劫都報不盡。這是表示悔過自責，同時表示歡喜慶倖。

我們做佛弟子的需要知道佛的恩德，有一些佛教徒，不知佛的恩德，只是求福求佛保佑。有人講父母恩深重，但也比不上佛恩深重。佛是無量劫引導我們，我們墮落了又用種種善巧方便來引導我們，很有耐性，永遠不會厭倦。父母教兒女有時也會厭倦，也會發脾氣，而佛不會發脾氣，就算你背棄佛，佛也不會生瞋恨心，佛仍會再引導你。所以佛的恩德很大很廣，我們佛弟子就要知恩報恩。如果佛弟子不知報佛恩，那只是掛名的佛弟子，沒甚麼作為的。我們聽了迦葉尊者講的這番話，就要學迦葉尊者那樣，知恩報恩。

5 藥草喻品

藥草喻品是講佛讚歎迦葉尊者善說窮子喻，迦葉尊者雖然講得好，但有未盡之處，所以佛就再補充，講了一個藥草的譬喻。「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善哉善哉，迦葉善說如來真實功德，誠如所

言。」這是佛讚歎迦葉尊者，同時對迦葉和各位大弟子講：好極啊好極啊，迦葉講得很好，真是善於講說如來的真實功德。其實迦葉尊者沒能講出佛的真實功德，他只是感激佛的恩德，說出如來的方便功德。佛施設三乘教是方便功德，但方便是為了真實，概括來講也算是真實功德，其實是他仰慕佛的真實功德，說出佛施設方便教，引導我們離煩惱那種恩德。佛讚他「誠如所言」，讚他講得沒錯，講得很好，但還不夠深廣，不夠廣闊，不夠充實和透徹，所以佛要再講。

「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倍方便功德」，佛除了教化你們這些聲聞弟子斷煩惱之外，還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倍的方便功德，迦葉尊者都未講出來，真實功德更加是未曾講到；「汝等若於無量億劫說不能盡」，你們如果在無量億劫的時間裏講佛的恩德也講不盡。

「迦葉當知，如來是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於一切法，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為到於一切智地。」這裏講出佛所施設的教法是不可思議，迦葉你應當知道，如來是一切法之王，過去一直說權

教，說三乘，凡所有說，就算是權教，都有利益，都可受用，都不虛妄；講聲聞法、緣覺法、權教大乘法，甚至講人天法，人天的善行，都是有助於實教，都是有益就叫做「皆不虛」。不過佛的意趣在一乘，所說的法都是有助於警覺退心的人翻然悔悟，令他們有進步。「於一切法，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凡佛所施設的一切教法，都是對機而講，用佛的智慧、權智、方便善巧來應機說法；「其所說法，皆為到於一切智地」，佛所講的三乘法，甚至五乘法，其實都是為引導眾生漸漸進步，最後是到於一切智地（成佛）；佛無論說甚麼，最後的目的都是為了令你成佛。

下面是佛用譬喻來講佛的一雨普潤：「譬喻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這是講佛出世說法是一雨普潤五種根性，主要是講佛施權的恩德，還有好多好多，迦葉

未曾講得盡。佛說法如降大雨一樣，一雨能平等普潤三草二木。

關於三草二木，偈頌講得很明白：「或處人天，轉輪聖王，釋梵諸王，是小藥草。」有福德的就做人做天，或有些依十善法來修行的就有大福報，成為轉輪聖王，或者有些修定的就生梵天，有大福報的就生帝釋天，即忉利天，這些都是修五戒十善而得到的福德。這一類是人天乘，用小藥草來譬喻，人天乘是異方便（特殊的方便）。

「知無漏法，能得涅槃，起六神通，及得三明，獨處山林，常行禪定，得緣覺證，是中藥草。」中藥草是譬喻聲聞緣覺，他們知無漏法，修七覺支、八正道這些出世間法，修離我、離我所的無漏法，可以得證涅槃，斷集證滅。阿羅漢、辟支佛修八正道，斷了煩惱，就可以有三明六通。這些人經常是「獨處山林，常修禪定」，尤其是緣覺，又叫獨覺，喜歡單獨修行，而證得辟支佛果。用譬喻來講，這一類人是中藥草。中藥草比小藥草大一些，智慧大些，受佛的無漏法就多一些，而小藥草根小，吸水就小些，中藥草根大，吸水就多一些。

「求世尊處，我當作佛，行精進定，是上藥草。」這幾句是講權教的地前菩薩，他們是發了菩提心，行六波羅蜜多，立志成佛。「求世尊處」，即是求佛道，回向佛道，不過是屬於權教的佛道。這裏用「精進定」來代表六波羅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等。用上藥草譬喻地前菩薩，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未證初地以前的菩薩，是上藥草，根更大，吸收的水份就更多。無論落下多少雨水，根大的草木就吸收多些，根小的就吸收少些，是自然吸收。

「又諸佛子，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決定無疑，是名小樹。」這是講小樹木。又有一些佛子很專心佛道，很殷勤求佛道。專心與不專心相差很遠，就如大家來聽經，專心就進步快，心散亂地來湊熱鬧，收益就小，所以學佛是要專心佛道。這些佛弟子是有大慈悲心，常行慈悲，為利益眾生而做工作，不為自己而為眾生。他們修行的時候就知道，這樣去修行，將來就會成佛，知道這條路是沒走錯。這不是講知道何時會成佛，而是知道這樣做下去是決定成佛。這種是初地以上的菩薩，初地菩薩已經是初得無生

法忍，資格已很高。小樹是譬喻初地乃至七地菩薩，小樹的根更大，吸收水份更多，譬喻這些佛弟子吸收佛說的無漏法就更多。

「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如是菩薩，名為大樹。」大樹譬喻八地以上的不退轉菩薩。初地乃至七地的菩薩，有定力，智慧現起時，無生法忍的力量同時現前；但如果他沒入定，或者智慧不現前，有時忍力是不夠強，只能叫初得無生法忍。唯有八地以上的菩薩，其無生法忍是不間斷，時常都有定力有智慧。忍是一種智慧，有智慧才有忍辱力，沒智慧就沒忍力。八地以上的菩薩，不但有無生法忍的力量，而且安住神通，通達不可思議的解脫法門，可轉不退轉法輪；不但自己念念不退，同時能教眾生不退，能度無量億百千眾生。這些是有力量的大菩薩，不同小樹，而是打大風都吹不動的盤根大樹，他們領受佛的無漏法最深，容受的法雨是最多，根是最深最穩固。

佛出世，一雨普潤各種根性的眾生，三草二木是譬喻以上那麼多種的眾生。佛的方便功德，不是只利益聲聞，而是普利各種眾生，一雨就能普潤一切。

佛讚方便功德，其實是要顯出真實功德，如偈頌講：「我以此喻，方便開示，種種言辭，演說諸法。」我釋迦佛用這個譬喻，演說方便教。人天乘、聲聞緣覺乘，乃至權教大乘都屬於方便教。這種種方便教，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效益已是甚大，但比起一乘來講，比起究竟圓滿的真實功德來講，「於佛智慧，如海一滴」。這裏用無量的權教功德來顯出一乘佛功德的深度，智慧是代表佛的真實功德；無量無邊的權教功德，比起一乘佛智慧，只是如大海水之一滴而已，顯出了實佛功德是遠遠超勝於權佛之上。這一品依舊不離權實，所以講「離權實無法華，離緣起無佛教」，每一品都有講權實。

佛出世，雖然是普為五乘眾生，但最主要是尋找佛以前所教化過的退了心的一乘菩薩，釋迦佛是本師，以前教化過的退了心的是本徒。也許有人會問：「佛以前沒教化過的眾生難道不用教嗎？」不是這樣的，佛的慈悲心很廣大，很平等，既然來了，其他不是退心的菩薩，其他有機的眾生，佛也會教他。如果你幸運地遇到佛教，又能發一乘菩提心就更好了。

6 授記品

授記品是講為四大弟子授記，表示他們恢復了一乘菩薩的本位，應得授記。迦葉尊者得授記叫光明如來，須菩提尊者得授記叫名相如來，迦旃延尊者將來成佛叫閻浮那提金光如來，目犍連尊者將來成佛叫多摩羅跋旃檀香如來。

授記是事先告訴你，你將來會得到甚麼境界，甚麼結果。授記之中有別記和普記。授記品是用別記，五百弟子受記品是用普記。「授記」是給你一個記別，在佛的立場來講，是授予給你們，是頒發、頒授的意思。「受記」是在弟子的立場來講，是接受的意思。「別記」是講得清清楚楚，你甚麼時候會成佛，在甚麼世界，那個世界是怎樣的，你成佛叫甚麼名，正法住世有多少劫，象法住世有多少劫，你教化的弟子有多少，都分別詳細地講得清清楚楚。「普記」如方便品講：「聲聞若菩薩，聞我今說法，乃至於一偈，皆成佛無疑。」佛說：聲聞也好，菩薩也好，聽到我所說的開權顯實法，即使是聽到一偈那樣少，你都算是聞了一乘法，你將來就會成佛。這裏沒講你何

時成佛，成佛叫甚麼名，在甚麼世界，甚麼情形，都沒詳細講，這就叫「普記」，即籠統概括地用簡單的語言普遍為大眾授記。「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這也是普記。能得到授別記是很隆重、很有價值的，你一定很歡喜，得到授普記也不錯，總比沒資格授普記的要好得多。

7 化城喻品

化城喻品也很重要，在上一品的最後，佛想起還有些人的信心都不是很堅固，就要講一個宿世因緣，令大家的信心堅固一些：「我及汝等，宿世因緣，吾今當說，汝等善聽。」佛已經講了，佛與你們有一段宿世因緣，現在化城喻品就是講這一段一乘的宿世因緣，也就是一乘佛種的來源。這段因緣非常重要，以前四十多年來未講過。很多本生的故事，在某一個法會上講了，在另一個法會上又重講，只有這段因緣是在法華會上才講，所以不同一般本生的故事。

經文講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以前，有位大通智勝佛，他未出家時是

國王，有十六個王子，大通智勝佛成佛時，十六王子跟隨祖父、百官大臣、母親去祝賀，並要求出家，同時請佛轉法輪。佛當初是由淺入深，先講四諦法，然後講十二因緣法，又講六波羅蜜多，但這十六王子是一乘根性，所以就請佛說一乘法。這十六王子因是童子出家，未受比丘戒，所以叫十六沙彌，他們是發一乘菩提心，所以又叫十六菩薩沙彌。

佛說完三乘法，又說了八千劫《妙法蓮華經》，佛就入定，入靜室寂然宴坐，一坐就坐了八萬四千劫。十六位菩薩沙彌知道還有很多聲聞弟子不瞭解一乘，於是十六位王子各自登法座，不是在同一地方，而是在十六個區域，那些人同那位王子有緣就去聽那位王子講，十六位王子同那些未瞭解的人解釋，也講了八萬四千劫，每一位菩薩沙彌都度化了六百萬億恒河沙眾生。

十六位菩薩沙彌排行最尾的那位就是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我們曾經跟隨第十六王子發了一乘菩提心。本師的名稱根源來得很遠很遠，那時本師所教化的弟子有恆河沙數那樣多，不過有些弟子畏懼佛道長遠，生起懶惰心，就退了下來。開始時不會退很遠，但慢慢就越退越遠。我們的本師就要

用三乘法來教導他們，他們受持了三乘法，慢慢成了一種習性嗜好，所以有種種欲。這一次釋迦佛來到這世界教化舍利弗等一大群大弟子，就是那時退下來的。他們遇到佛陀教導，就回復了一乘菩提心。還有很多很多退了心的弟子失散了，甚至墮在未來世中。經文說：「爾時所化無量恒河沙等眾生者，汝等諸比丘，及我滅度後，未來世中三乘弟子等是。」佛滅後未來世中那些三乘弟子都是我釋迦佛教化過的，都是原原本本的一乘弟子，也就是說我們都是第十六沙彌的弟子，不過是因為退心，所以就墮落了，越墮越深，墮到今天這個樣子。

這段因緣很重要，不可以輕易抹煞掉。我們發心學佛，就要信這一段因緣，佛也期望我們信這段因緣。你信這一段因緣，才會發一乘菩提心。經中講這段因緣「於今猶不盡」，不但佛世時這段因緣未盡，就是佛滅度後的未來世，我們同本師這段因緣都還未盡。雖然有一段時間，我們忘記了，但忘記不等於失去。金錢、寶貝會失去，而一乘佛種是不會喪失，你發起一乘菩提心就會不失不壞，就好像有人忘記了衣裏的寶珠，苦苦惱惱地生活，後

經親友指點，他就可以拿出來受用。這個譬喻是講我們從前是一乘人，發過一乘心，不過我們退心墮落了。但我們只要遇到《法華經》，就有機會回復一乘道，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自暴自棄。

化城喻品前一大段是講第十六沙彌與退心弟子的因緣，本來可以叫因緣品，但後半段是講用化城來譬喻三乘涅槃，說明這個城不是真的，是變出來給你休息。與化城相對的是寶所，寶所是最終的目的地，導師帶著五百個弟子去寶所取寶，但弟子中途懶惰，怕辛苦不肯前進，於是導師就變化一個城出來讓他們休息。化城是變出來的，當然是虛妄的，是假設的，是用來譬喻三乘權教，是暫時用來止痛，不是究竟的目的地，寶所才是真實的，也就是說三乘是方便，可暫時離苦得樂。寶所譬喻一乘實教，一乘是真實的、究竟圓滿的。

釋迦佛的弟子，也包括了佛世時的弟子和未來世的弟子，以及我們這些佛弟子，全部都是從前由於本師的教導發過一乘菩提心，行過一乘菩薩道，不過後來因懈怠、懶惰心生起，就畏懼佛道長遠，不肯前進寶所，我們的本

師釋迦佛憐憫我們，所以方便假設三乘，我們依三乘法修行，就可以暫時離開墮落的痛苦，離開惡道的痛苦，三乘法就好像化城。

「我今復以譬喻以明此義，譬喻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畏之處，若有多眾，欲過此道至珍寶處，有一導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眾人欲過此難，所將人眾，已過三百由旬，中路欲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而復怖畏，前路猶遠，不能復進，今欲退還。」這個譬喻，用五百由旬來譬喻路很長，其實不是五百由旬那樣簡單，一般人認為五百由旬是很長很長，所以假設五百由旬來譬喻佛道長遠。為何叫「險難惡道」？因為未到目的地，中途都有險難，在生死道上很多險難。如一個人旅行，在山區地方會有很多毒蛇猛獸，或遇到賊匪之類，這其實是譬喻我們起煩惱，造惡業墮落的意思。你未到寶所，中途是要經歷很多的險難，所以就形容「譬喻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畏之處」。有很多人想通過這條路而到「珍寶處」，即是想去寶所，有一位導師「聰慧明達」，很有智慧，知道哪裏安全，哪裏危險，「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眾人」。

「將」是帶領的意思，帶領眾人通過這條路，眾人跟著導師行了三百由旬，走了一大半。由旬是當時計算長度的數目，八十里是一由旬，言其很長。這些人不知何時才走到寶所，就怕辛苦，想往回走；他們不是悄悄地走，而是稟白導師：我們很累很累，心又恐懼，前路不知有多遠，我們沒力氣前進了，現在想退回去。

「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多可惜啊，走了這樣長的路才往回走，他們多麼可憐啊！「作是念已，以方便力，於險道中，化作一城，告眾人言」，導師就變一座城對大眾講：「汝等勿怖，莫得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隨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隱，若欲前至寶所，亦可得去。」導師安慰他們：你們不用驚恐，不要往回走，大城就在前面，你們可以進去住。你們進去休息，就會很暢快，很安穩，很舒服。你們休息後可再前進去寶所。導師能變座城市出來，一定是有法術，這是譬喻佛有神通和智慧。

「是時疲極之眾，即入化城心大歡喜，歎未曾有。」那些人入了化

城，很開心，有好的享受。「我等今者免斯惡道，快得安隱」，我們現在不用行走那條危險道路了，覺得很暢快很安穩。「於是眾人前入化城，不久生已度想，生安隱想，不欲前進寶所。」那些人進了化城，看到流泉浴池，亭臺樓閣，環境很好，很舒服，覺得這裏很妥當，已經度脫了險難，已經得安穩，就不想去寶所了。這是譬喻聲聞人和緣覺人得到聲聞涅槃和緣覺涅槃，就已經覺得很安樂。

「爾時導師，知此人眾既得止息，無復疲倦，即滅化城，語眾人言：汝等去來，寶處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導師對眾人說：你們現在不累了，就應該前進。但眾人貪戀化城安樂而不肯前進。導師有何辦法呢？只好毀滅化城，逼眾人前進。導師說：你們前進吧，寶所在很近的地方，而這個化城不是真城，是假的，是我變化出來給你們休息的。

滅化城是譬喻開權，譬喻佛設了三乘，令弟子除煩惱，能離苦得樂，但佛不希望你停留在三乘涅槃那裏，要你回復一乘菩提心，要你成佛。化城是譬喻三乘，城的作用是安穩，又可以休息、享受。這是譬喻三乘也有種種功

德，有三明六通種種好處，但聲聞人取了聲聞涅槃就不肯發菩提心，不肯行菩薩道。釋迦佛為了讓弟子發一乘菩提心，就要開權。怎樣開權在方便品講得很清楚：「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這些話就是毀化城，也就是開除三乘，開除權教。如果你說自己是阿羅漢辟支佛，但你又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的事，不知諸佛如來但為一乘，更無餘乘，你就不是阿羅漢，不是辟支佛，不是佛弟子。

化城喻正是顯示出一切諸佛都是這樣，首先是為實教來施設權教，最終是開權而顯實，開除方便的權教，而說出唯有一乘是究竟真實。實所有無量無數的珍寶，要去寶所才能享受寶物。如果導師一直叫眾人去寶所，他們不會聽；導師只有設個化城讓他們休息，休息後最終是要毀化城而向寶所前進。

相對來講，毀化城比開除權教更容易，把化城變成瓦礫，有甚麼可留戀的？但開除三乘就不是很容易，如阿羅漢取了聲聞涅槃，他不是很容易信的。城是一種對象，是一種境物，而講三乘是方便，唯有一乘是真實，全靠

是信本師所講，全靠信心和願力，這是很抽象的，不像城市那樣具體。所以導師毀化城容易，佛要開權是很困難，要多費唇舌。當時的弟子是親身受佛的恩德，一向依佛所教修行，對佛有信心，就容易信；而我們未來世這些佛弟子就困難些，要很有善根、很有信心願力、質直柔軟，才能接受得起。

化城喻的經文講路程全長是五百由旬，這是假設的。古代靠步行，五百由旬的路便覺得很長，要走完確是很辛苦。五百由旬是譬喻菩薩道，我們有成佛，就要行菩薩道，菩薩道是很長很長。三百由旬是行走了一大半，行走了五分之三，功行也不少，超過了一半。

古德認為三百由旬譬喻成了阿羅漢，阿羅漢的功行等於三百由旬的功德，成了阿羅漢再回小向大，再行二百由旬，就可到達成佛的境地。

遠老法師則認為：一乘因果和二乘因果是不同一個系統，修行成阿羅漢、成辟支佛、成權教佛，這都是權教因果的系統，不可以當做一乘行的一大半。一乘行是指大通智勝佛時代，弟子受了第十六沙彌菩薩（也即是我們本師釋迦佛）的教導，發了一乘菩提心，本師還帶領他們行一乘菩薩道，帶

領他們親近四萬億佛，聞一乘法，修一乘行，三百由旬就是指這一段的一乘功行。那些人行了一百由旬，還未得不退轉，依舊是會退心。遠老法師還認為，一個人的退心，不一定是行了一百由旬才退，他可能二百由旬退，或一百由旬退，甚至五十由旬退，總之懶惰心生起就會退，而舍利弗等人是行了一百由旬才退。

導師設化城也不是規定在三百由旬那個位置上設置，為了引導弟子，是可以隨時隨處設化城，只要弟子退心，導師慈悲憐憫他，於是就要想辦法引導他去寶所為止。導師可以一路上設化城，也可以一路上毀化城，因為佛陀念念不忘都是要弟子到寶所，念念不忘都是要弟子行一乘菩薩道，要弟子成佛，這是佛的本懷。

壽量品講：「每自作是意，以何令眾生，得入無上慧，速成就佛身。」佛心心念念都是這樣，要我們發菩提心，行一乘道，要我們成佛。所謂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就是為了這一段因緣。你如果能深信這一段因緣，你就會發奮，就會努力前進，就會趣向寶所，而不會再貪戀化城。我們

現在沒化城可貪，沒資格貪化城，但我們很多人現在卻貪五欲、著邪見。佛講出化城喻的用意，就是叫我們不要貪著，要我們發一乘菩提心，精進勇猛行一乘道。

全本《法華經》有很多譬喻，但所有的譬喻都是以這個化城喻為根據，三車喻、窮子喻、藥草喻、衣裏明珠喻都是講權實的關係。

8 五百弟子受記品

佛講完化城喻品之後，還有很多弟子希望得到授記，所以佛就為五百弟子授記，首先為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授記。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譯作滿慈子，他將來的佛號叫法明如來。然後為憍陳如等五百大阿羅漢授記，「其五百比丘，次第當作佛，同號曰普明」，他們不是一起成佛，是次第成佛，授記也不是同一時間，將來成佛，大家都叫普明如來，他們是「轉次而授記」，第一位為第二位授記，第二位為第三位授記，總之五百位都會成佛。

授記之後，他們就講了衣裏繫珠的譬喻，表示出他們感謝佛的恩德，表示出他們的歡喜，也講出佛種不是本有，是從本師教化得來。「世尊，譬喻有人，至親友家，其友以無價摩尼寶珠賜之便繫衣裏。」有人去親友家，親友把無價的如意寶珠送給他，幫他綁在衣服裏。「後因醉酒而臥」，後來他在親友家裏喝醉睡著了，親友沒等他醒來就外出辦事。

「其人醉臥，以後都不覺知。」「醉臥」表示是眾生糊塗，那人糊塗起來就不知不覺，不知自己身上有寶珠，也不記得親友送過東西給他。「起已遊行，到於他國」，他醒了之後，就走了，去到其他國家；「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便以為足」。這是譬喻一般人到處去學小乘或學外道，或修些人天福，得到小小利益就以為很滿足。

「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咄哉丈夫，何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大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月日，以無價摩尼寶珠賜汝，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親友說：我以前送了無價如意寶珠給你，為何你還生活得憂悲苦惱呢？」甚為癡也，汝今可以此

寶，禮拜便可如意，無所乏短」。你真是愚癡，你現在拿寶珠出來禮拜，就可以受用了。

這寶珠是譬喻一乘佛種，一乘佛種不是本有，是我們的本師教我們發菩提心種下的，但我們忘記了就去學外道，學小乘。如果學小乘還能得到一點好處，如果學外道就更可憐了。我們回復一乘，就好像拿寶珠出來一樣，可以受用了。他們講這譬喻是表示他們感謝本師的恩德。

9 授學無學人記品

無學是指阿羅漢，因為當時的弟子是依四諦法修行，成了阿羅漢就學無可學，該學的都學完，所作已辦，就叫無學。學無學是未曾到達無學的境界，正在修阿羅漢道而未成功的人，就是學無學人。前面的五百弟子是阿羅漢，而這一品講的是未成阿羅漢的人。

佛首先為阿難授記，阿難是釋迦佛的侍者，他將來的佛號叫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大家不要以為他只是佛的侍者，修行修得不好，佛在世時都未成

阿羅漢。其實阿難早已發一乘心。經文講：「諸善男子，我與阿難同時於空王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對法會上所有的弟子說：我與阿難在空王佛所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常常喜歡多聞，而我就勇猛精進，所以我已經成佛；而阿難發願要護持我法，也發願護持將來諸佛之法。有些經講阿難發願做千佛侍者。

其次是為羅睺羅授記，他是釋迦佛未出家時的兒子，後來他也出家了，他將來成佛時，叫蹈七寶華如來，是腳踏七寶蓮華。偈頌講：「我為太子時，羅睺為長子，我今成佛道，受法為法子，於未來世中，見無量億佛，皆為其長子，一心求佛道。」羅睺羅專門發願做佛的兒子，在未來世中，見無量億佛，要做佛的長子。別人覺得他很頑皮，其實他是秘密修一乘行，並且有很好的修行，只是大家看不出來。十大弟子中，他是密行第一。佛說：大家不知羅睺羅的密行，「唯我能知之，現為我長子，以示諸眾生，無量億千萬，功德不可數。安住於法中，以求無上道。」這

是釋迦佛讚歎羅睺羅的功德。阿難、羅睺羅當時未成阿羅漢，其實都是示現的。

佛繼續為二千的學無學人授記，他們將來成佛時同樣叫寶相如來，同時於十方世界成佛。

到授學無學人記品為止，就講完了正宗分。本來大家以為講主要內容才是正宗分，為何授記品也列為正宗分呢？因為在佛的意思來講，授記是一件很重要、很隆重、很莊嚴的事，同時也是一件暢佛本懷的事，佛之所以出現於世的目的，就是要為弟子授記。弟子退心墮落了，現在佛要告訴他們：你們本來是一乘菩薩，唯有一乘才是究竟真實，三乘是方便，你們現在要放棄你們的阿羅漢果，要回復一乘菩薩道。這不是很容易的，要弟子信了才可以為他授記。佛為弟子授記，等於大富長者把自己的家財交付給自己的兒子，是件大事，所以授記屬於正宗分。

天臺家認為，從方便品至化城喻品是佛為三種根性的人施設三周說法，方便品是法說一周，為舍利弗這種上根人而說；譬喻品、信解品、藥草喻品

是喻說一周，是對迦葉、目犍連這些中根人而說；化城喻品是因緣說一周，是對富樓那等下根人而說。

遠老法師不同意這種講法，認為是不合理。因為我們讀的這本《法華經》，不是講很深奧的一乘因果，只是講開權顯實法，講了一乘的消息，叫大家回復一乘菩薩道，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不需要分上根、中根、下根。迦葉、迦旃延、須菩提、目犍連這四大弟子的德行與舍利弗是差不多，都是同一類的大阿羅漢，不應講只有舍利弗才是上根，也不應判富樓那等五百阿羅漢為下根人。五百弟子受記品講富樓那在過去無數諸佛座下，都是說法第一，現在釋迦佛門下也是說法第一，在未來無數諸佛座下也是說法第一。這些阿羅漢都是內秘菩薩行，外示聲聞身，所以把富樓那等判為下根並不合理。佛說法是有層次，授記也是有先後，佛講往昔的事，講因緣都是有次第，講完這件事才講另一件事，授完一個記再授另一個記，我們不可以因授記的先後就判他是上根、中根、下根。

我們平時也要注意，不要有過多不必要的分別，不必要的分別心在佛法

來講是種戲論。對菩薩、聖者、甚至大德，我們都不應妄下褒貶，否則無意之中會造成一種過失。

10 法師品

法師品至結尾都屬流通分，主要講功德，對受持經典的人有種獎勵，另外也讚歎了《妙法蓮華經》的開權顯實法。讚歎法的可貴，如做廣告差不多，多些讚歎功德，就多些人發心流通。這一品的經文講，只要你是做流通的工作，你就可以叫做法師，不一定要長篇大論地去弘法才叫法師。法師這名詞，可以解釋為以法為師，在利他方面來講，是以法施於人，以法教人就是法師。這個「師」字，同時可以作司理的司，如教育司、警務司等，表明他是負責這項工作。

我們讀的這本經開頭寫明「一乘法師遠參修正」，他自稱一乘法師，不是自高自大，他認為是負責任的意思，不是貢高我慢，不是自稱自讚。所以法師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應該負起這個以法為師，以法施於人的責任。

不過在世俗諦來講，甚麼的形象是要有甚麼名稱，如果你是以法為師，以法施於人的居士，我在心念上是應該尊重你為法師，但如果稱呼就不可以了。因為世俗諦是要出家才稱法師，在家的也只是稱為某某大居士，不可以直接叫你為法師。這是世俗諦，碗叫碗，碟叫碟，不可以亂叫。如小學裏的書桌矮，老師坐在上面，你不可以把桌子叫做椅子；小學生很矮小，把大人坐的椅子當作桌子來寫字，你不可以叫椅子做桌子。雖然有時可以椅子作桌子用，桌子作椅子用，但它明明是大家都公認是椅子，就叫椅子，公認是桌子，它就叫桌子。世俗諦有它的形相，有它的作用，是約定俗成的，名稱是要照世俗人公認的規律來安立，不可隨自己的喜好，冠以不合情理的稱謂。

法師品的經文講：「若復有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經乃至一偈。」「受持」是自己信受了，持而不失，不會忘記。「讀」是開口看著書讀，「誦」是背誦，讀熟了不用看也背得出。「解說」是把文字所詮的意義講出來。古時沒印刷，如果要流通經典就要書寫抄出來，現在應該是印經，但現在還有人書寫，為了表示尊敬，有人用血來寫。有時讀誦都能利益人，有些

人本來不信佛教，但聽到鄰居讀經，覺得很好聽，很有意義，就會發心去看佛經。有些佛經講，天人很喜歡聽人讀經，因為天上沒人講經，天人聽到有人讀經就生歡喜心，所以讀誦也有好處。總之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的用意都在流通上。

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叫五法行，唯識家加多聞、思惟、隨喜、供養、施他五種叫十法行。你來聽經，聽了能信，所以聞也很重要；聞了之後要思惟，生一念的隨喜心，也是敬法，尊重心、恭敬心也是一種供養，引導人去聽經，對於人有利益。十法行比較詳細些，其實五法行都可以，你依法行或十法行去做，你就是尊重法，就是以法為師，就是以法施於人，你就是法師；你受持《法華經》，你就是一乘法師，你受持三乘經，你就是三乘法師。無論你是人或是天、或是天龍八部的眾生，只要你認識這個法，受持這個法，做流通的工作，你就是法師。

法師品一開頭是為四眾八部授記，如果授記是屬於正宗分，那麼這品的第一段也可以當做正宗分。經文講：「爾時世尊因藥王菩薩告八萬大士」，

這是對法會八萬大眾說的，「藥王，汝見是大眾中無量諸天、龍王、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這是八部眾；「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這是四眾；「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這是三乘人；「如是等類，咸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這是說他未聽《法華經》之前是三乘人，但他們現在全部在釋迦佛前聽了妙法華經，就算他遲來只聽得一偈一句，甚至一念隨喜心，隨喜就是不會抗拒，而且是很隨順很歡喜地讚歎這道理，贊成這件事，他都結下了一乘的因緣，種下了一乘的佛種，佛都為他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連所有八部四眾三乘人全部都授記了。

佛不但注重佛世時的弟子，同時很注重如來滅後的弟子，「又如來滅度之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這裏講佛滅度後，如果你聞了《法華經》，甚至只聽得一偈一句，生起一念的隨喜心，我釋迦佛都為你授記。現在你們聽了《法華經》，你們都得授記了。

「若復有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經乃至一偈，於此經卷敬視如佛。」這裏開始講流通工作，五法行當然是流通工作，就算是做供養的工作，對這經卷敬視如佛，也有很大功德。這句話很重要，因為佛說：法在即佛在。佛對於法，對於僧都很恭敬。有法流通，所以法身常住，即是佛在世間；沒有佛法在世間等於沒有佛，可見佛對法非常尊重。佛對僧也非常尊重，佛說：你供養僧眾就是供養我。佛是非常尊重大眾，因為有僧伽大眾在世間上，他們是實踐佛法，弘揚佛法，有僧在表示世間上有佛法，有僧在世間能令正法久住。

大家對這部經典要恭敬，你們見到這部經典要當作見到佛，所以你們聽經的时候要安靜一些，安靜是表示恭敬。古時皇帝大官出遊叫大眾肅靜迴避，是表示恭敬。我們要敬法如敬佛，敬僧也要如敬佛，這是三寶弟子應有的形象和規矩。

這裏的經文一方面是讚法，一方面是讚人：「種種供養，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乃至合掌恭敬」，用這樣多的供

養去恭敬佛，恭敬法。佛對藥王菩薩說：「藥王當念是諸人等，已曾供養千萬億佛」，藥王你應當知道，這些人對《法華經》的種種供養、尊重、恭敬，你不要以為他們是初發心，其實他們曾經供養了千萬億佛，已經「於諸佛所，成就大願」，他們現在出現，是為了「愍眾生故，化生人間」，為了憐憫退心墮落的人，所以來做你們的模範，示範給你們看。

「藥王，若有人問，何等眾生於未來世當得作佛？應示是諸人等，於未來世必得作佛。」這段是讚法讚人，屬於流通。

「藥王，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薩道，若不能得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若有得聞是經典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這是講很多在家和出家的弟子行菩薩道，當他發了權教菩薩心，而未發一乘實教菩薩心的時候，即未曾聽到《法華經》的時候，這個人是未能善於行菩薩道。這個「善」字是善巧的意思。如果這人聽了《法華經》，恢復了一乘菩薩道，才能善巧地行菩薩道。

「其有眾生求佛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聞已信解受持者，當

念是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些眾生是求成佛，如果他見到聽到《法華經》，又能相信，能瞭解，能受持，你應該想像這個人是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近於成佛。當念的「念」是知道、想像的意思。

下面舉出鑿井近水的譬喻：「藥王，譬如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水尚遠，施功無益，轉見濕土，遂漸至泥，其心決定知水必近。」為何講聽了《法華經》就近於成佛呢？就譬如有一個人，口渴想喝水；沒水的時候，要鑿井求水。如果在高原陸地上鑿，都是乾土，就可知道找不到水源；如果換一個地方來挖，看見濕的泥土，就可知道這裏一定有水。

「菩薩亦復如是，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經，雖持餘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遠，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一段是把法理合上譬喻，菩薩也是一樣，如果他未曾聞，未曾解，未曾修習《法華經》，他雖然受持其他權教種種的大乘經，但這個人距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很遠，就等於挖高原的乾地，距離水還很

遠。如果能得聞瞭解思惟修習《法華經》，就接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走上成佛之路，就好像挖到濕的泥土，可以知道必然有水了。

「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應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為四眾廣說斯經。」這裏標出了三軌。火車、電車等都有路軌，火車若出軌就很危險了。我們要受持讀誦弘揚《法華經》，就要依這三條軌道，三種方法去做，才不會出軌。如果你不按照這三種方法去做，就會出軌，就受持不了《法華經》，或者會生煩惱，生種種的痛苦。所以佛對藥王菩薩說：如果有人人在如來滅後，想為四眾說這部《法華經》，那麼他首先要入如來室，要著如來衣，坐如來座，他具足這三個條件才能為四眾說這部經。

「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你要弘法，對一切眾生都要有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就好像一間室，一間房子，進去就安全了，可包容、容納很多人；如果沒房子就受風吹雨打，日曬雨淋，沒有安全感。你有大慈悲心就好像有一間大房子一樣，你的慈悲心越大，你的大廈就越大，可容納

和蔭庇更多的人。你的慈悲心越小，就容納不了多少人。你沒慈悲心就甚麼都容納不了。所以弘揚佛法要有大慈悲心攝受一切眾生，我們要作這樣的思惟：一切眾生以前是菩薩，不過他們退心墮落了。我們若能這樣想，慈悲心就會生起。

「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我們穿衣服，不一定要很漂亮，但總要乾淨、稱身，人家看見很舒服。如果衣不稱身或赤身露體就不好看了。弘揚《法華經》的人要有柔和忍辱心，就算被人打罵也能忍。有的人要守護他自己原來的信仰，你講的他沒聽過，所以他就會罵你；如果你沒柔和忍辱心，你就會起煩惱，這又怎能去弘法呢？如果你發脾氣，就好像沒穿衣服那樣醜陋。衣有一種莊嚴的作用，你有柔和忍辱心就有莊嚴，就會令眾生信服，即使初時不信服，慢慢也會信服。

「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你弘揚《法華經》，還要通達一切法空。如果你認為自己已經很慈悲很忍辱，別人還要恩將仇報，那時你的心就很痛苦，就不能忍了，這就不可以弘法，甚至連菩薩道也退了，所以你不通達空

是不行的。空為何要用座來譬喻呢？因為椅子是四平八穩的，你有座椅，就可以坐得穩當；如果你沒有椅子坐的時候，別人推你，或大風吹，你都會站不穩，就沒辦法做你的工作，所以這個座就更加重要。你能通達一切法空去受持流通《法華經》，就不怕被人打罵，不怕被人毀謗，不怕被人輕視；因為眾生是緣起無實性，菩薩也是緣起無實性，但工作是要這樣做，你通達一切法空就不怕任何打擊。

我相信遠老法師具足了這三個條件，通達一切法空，所以別人怎樣罵他，毀謗他，他都如如不動。他能忍辱，又慈悲，我們大家都要學習他。如果你學不好這三個條件，不但沒辦法弘揚《法華經》，也沒辦法行一乘菩薩道，連權教菩薩道也行不了，就是修阿羅漢也修不到。如果沒有慈悲心，沒有忍辱力，不知道法空，就甚麼事都做不成。世間上做大事的人都要忍，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如果不通達一切法空而強逼自己忍氣吞聲，你又會覺得很辛苦，甚至會令身體出毛病。所以我們一定要通達一切法空，明白忍即非忍，是名為忍，這樣就沒問題了。

「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安住在這三軌之中，這就叫做菩薩的悲智雙運，也就是福慧雙修，大慈悲心是悲，柔和忍辱也是慈悲，通達一切法空是智慧。你能念念都不離三軌，你的力量就很充足，很廣大。「不懈怠心」就是精進心，你安住在三軌之中，然後用不懈怠心才能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這部《法華經》。三軌之中，如果你缺少一樣，不但弘揚不了，也受持不了，一遇到別人毀謗你，你就會失去信心，隨之退墮。

所以，你們來這裏受戒的，我不但同你們受不殺盜淫妄酒五戒，而且叫你們受持三軌四安樂行。我要求你們每天最少要讀一讀戒文。

11 見寶塔品

見寶塔品的內容主要是證明釋迦佛所講的是對的，多寶佛為釋迦佛作證時，也幫釋迦佛催促那些菩薩弟子發願持經，然後囑咐他們流通《法華經》。多寶佛是古佛，釋迦佛是今佛，是今次示現在這個世界成佛。這一品表示了

古佛今佛都同樣重視《法華經》，重視流通一乘。

見寶塔品開頭講：「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縱廣二百五十由旬，從地涌出，住在空中。」當時釋迦佛說法時，佛前有個七寶塔，是七寶所成的，有五百由旬那樣高，四邊有二百五十由旬那樣廣闊。這個寶塔從地湧出之後，停在空中，這就是多寶佛塔。

大樂說菩薩來請問寶塔的因緣，「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寶塔從地涌出，又於其中發是音聲。」寶塔湧出之後又發出音聲，來讚歎釋迦佛。釋迦佛對大樂說菩薩說：「此寶塔中有如來全身，乃往過去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過於東方無量千萬億阿僧祇世界，國名寶淨，彼中有佛，號曰多寶。」這是介紹多寶佛，講出那個世界名叫寶淨，「其佛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他行菩薩道時已經發了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之後，於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處，我之寶塔，為聽是經故，涌現其前，為作證明。」他說：如果我將來成了佛滅度之後，我也要到處去證明，不但在釋迦佛的世界證明，而且在十方世界中，凡有說《法華經》之

處，我的寶塔，為了聽這部經，就會湧現其前，來作證明。多寶佛這樣做，是為了加強信眾的信心。

這一品也講了三變淨土來容納分身佛集會一處，因為多寶佛的出現，眾人只聞其聲不見其面，所有的菩薩、聲聞弟子等，人人都好想見到多寶佛。怎樣才可見到多寶佛呢？經文說：「是多寶佛有深重願，若我寶塔為聽法華經故，出於諸佛前時，其有欲以我身示四眾者，彼佛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盡還集一處，然後我身乃出現耳。」這位多寶佛有這個深重的大願，他說：在十方世界，我到處去聽《法華經》，但如果要見到我的佛身，就要說法的那位佛的分身諸佛，全部聚集一處，然後我的佛身才出現。既然菩薩請求要見多寶佛，所以釋迦佛也要順大眾的意思，放白毫相光。經文講：「時娑婆世界，即變清淨。」這是第一次變，佛放光照耀東方五百萬億那由他世界，那五百萬億分身諸佛就知道了，就來到娑婆世界。釋迦佛為了容納所有的分身諸佛，就把三千大千世界全部變清淨，變成「琉璃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無諸聚落村營城邑，大海江河

山川林藪，燒大寶香，曼陀羅華，遍佈其地，以寶網幔羅覆其上，懸諸寶鈴，佈置得非常莊嚴，「唯留此會眾」，只留下法華會上的大眾，其他的人去了哪裏呢？「移諸天人置於他土」，佛用不可思議的神通之力，把其他人移到別處。

「是時諸佛，各將一大菩薩以為侍者，至娑婆世界」，所有的分身諸佛，每位佛都帶一位菩薩做侍者，來到娑婆世界；「各到寶樹下，一一寶樹，高五百由旬，枝葉華果，次第莊嚴，諸寶樹下，皆有師子之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寶而校飾之。爾時諸佛，各於此座結跏趺坐，如是輾轉，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而於釋迦佛千萬分之一所分之身，猶故未盡」。

整個三千大千世界都變得很莊嚴，但還是不夠地方來容納那麼多的分身佛，釋迦佛只好再變淨土。「時釋迦牟尼佛，欲容受所分身諸佛故，八方各更變二百萬億那由他國，皆令清淨，如前所變」。這是第二次變淨土，在八方再變二百萬億那由他國，變成前面所變的那樣莊嚴。這樣還是不夠地

方，就要三變淨土，「復於八方，各更變二百萬億那由他國皆令清淨」。佛又在八方的二百萬億國土之外再變二百萬億國土，範圍就更大，與初變二變一樣清淨莊嚴。

「爾時東方，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國土中諸佛，各各說法來集於此」，由東方講起，「如是次第九方諸佛皆悉來集」，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九方的諸佛都來了，「坐於八方」，他們不坐上下方，因為上方坐在頂上不是很好。

「爾時一一方，四百萬億那由他國土諸佛如來，遍滿其中，是時諸佛，各在寶樹下坐師子座，皆遣侍者，問訊釋迦牟尼佛，各齎寶華滿掬。」當時的諸佛，都坐在寶樹下，每一位佛都差遣一位侍者，去問訊釋迦佛，禮拜釋迦佛，人人都拿著華去供養釋迦佛。諸佛吩咐侍者：「汝往詣耆闍崛山釋迦牟尼佛所，以此寶華散佛供養。」把華散在佛上也叫供養。「而作是言，彼某甲佛，與欲開此寶塔」，這是講出諸佛是為了要開寶塔而來。

「時釋迦牟尼佛，皆聞諸佛，與欲同開寶塔，即從座起，住虛空

中，一切大眾起立合掌，一心觀佛。於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指開七寶塔戶，出大音聲，如卻關鑰，開大城門。」釋迦佛聽到諸佛的話，就上升虛空之中，用右手開七寶塔戶，開塔門時發出很大的音聲，好像開大城門那樣。「即時一切眾會，皆見多寶如來，於寶塔中坐，如入禪定」，大家看見多寶佛在塔中，好像入了禪定一樣。同時，多寶佛對釋迦牟尼佛說：「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佛，快說是法華經，我為聽是經故，而來至此。」這是催促釋迦佛趕快流通《法華經》。

「爾時大眾見過去無量千萬億劫滅度佛，說如是言，歎未曾有，以天寶華聚，散多寶佛，及釋迦牟尼佛上。爾時多寶佛，於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釋迦佛開了塔門，多寶佛請釋迦佛進寶塔，讓出一半座給釋迦佛，並對釋迦佛說：「釋迦牟尼佛，可就此座。」釋迦佛進入塔中，「結跏趺坐」。

「爾時大眾，見二如來在七寶塔中，師子座上結跏趺坐，各作是念，佛坐高遠，惟願如來以神通力，令我等輩俱處虛空。」大眾看見多

寶佛和釋迦佛都坐在上面，心裏就想：佛坐得那樣高，我們抬起頭看得很辛苦，希望佛用神通力令我們也坐高一些就好了。「即時釋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接諸大眾，皆在虛空」，釋迦佛就滿了大眾的心願，把大家都接上虛空中坐，然後「以大音聲普告四眾，誰能於此娑婆國土，廣說妙法華經，今正是時，如來不久當入涅槃，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囑有在」。釋迦佛大聲宣佈：誰能在娑婆世界廣宣《妙法蓮華經》，現在正是時候。你們現在還不發願就遲了，因為如來不久就要入涅槃，佛做那樣多工作，是希望《法華經》付囑有在。

「聖主世尊，雖久滅度，在寶塔中，尚為法來，諸人云何，不勤為法？」「聖主世尊」是指多寶佛，多寶佛雖然久已滅度，但都為法而來，為幫助你們發心流通《法華經》而來，你們為何還不發心？還不精進？還不發願流通？這句就有些怪責的意思，也有催促的作用。

這一品的描寫好像有些神話色彩，表示了一乘的境界是不可思議，是超越了時間和空間，不可以用我們這種思想去想像它。這一品的意思也表

示了古佛對流通《法華經》是很重視，勉勵大家弘經，同時引起下一品那些菩薩來發願受持流通此經。

12 持品

持品首先是藥王菩薩、大樂說菩薩及二萬菩薩眷屬回應上一品釋迦佛的呼籲，發願持經。經文說：「爾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誓言，唯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當奉持讀誦說此經典。」他們起來發誓，請佛不用擔心沒人弘經。接著五百阿羅漢也發願：「世尊，我等亦自誓願，於異國土廣說此經」，在其他世界說此經。還有八千學無學人起來發願弘經：「世尊，我等亦當於他國土廣說此經。」他國土與異國土是一樣的，他們也發願在其他世界弘經，並講明理由：「所以者何？是娑婆國中人多弊惡，懷增上慢，功德淺薄，瞋濁詭曲，心不實故」，因為娑婆世界的人很難教，增上慢人又多，功德淺薄，又詭曲，所以這些學無學人不願在娑婆世界教化眾生，而發願去他方國土弘經。

佛的姨母和六千比丘尼也「從座而起，一心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於時世尊告憍曇彌（憍曇彌是稱呼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何故憂色而視如來，汝心將無謂我不說汝名，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那些比丘尼未得授記，佛看見憍曇彌用一種憂慮的神色皺著眉頭注視如來，佛就問她：你心裏是不是在想，我為何不說你的名字為你授記呢？「憍曇彌，我先總說一切聲聞，皆得作佛即是授記」，你們已經受了普記。「今汝欲知記者，將來之世，當於六萬八千億諸佛法中，為大法師，及六千學無學人比丘尼，俱為法師，汝如是漸漸具足菩薩道，當得作佛，號一切眾生喜見，如來」，這是為她們授別記。「是一切眾生喜見佛，及六千菩薩轉次授記」，六千比丘尼一個為另一個授記。

羅睺羅的母親耶輸陀羅比丘尼也這樣想：「世尊於授記中，獨不說我名」，佛沒提到我的名字。於是「佛告耶輸陀羅，汝於來世百千萬億諸佛法中，修菩薩行，為大法師，漸具佛道，於善國中，當得作佛，號具足千萬光相，如來」。

佛授完記，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和耶輸陀羅比丘尼都皆大歡喜，並發願：「我等亦於他方國廣宣此經。」

「爾時世尊，視八十萬億那由他諸菩薩摩訶薩」，釋迦佛看著那八十萬億那由他不退轉的大菩薩，他們「即從座起，至於佛前，一心合掌而作是念，若世尊告敕我等持說此經者，當如佛教，廣宣斯法，復作是念，佛今默然，不見告敕，我當云何？」他們本來是要佛開口叫才發願弘經，但佛又沒開口，只是用眼看著他們，他們就知道佛叫他們發願。所以他們就「敬順佛意，並欲自滿本願」，他們本身也想發願，「便於佛前作師子吼，而發誓言，世尊，我等於如來滅後，周旋往反十方世界。能令眾生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如法修行，正憶念，皆是佛之威力，唯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他們發願在十方世界巡迴流通此經，如果我們能令眾生受持此經，都是佛的力量幫助我們，所以我們無論去甚麼地方弘經，都希望世尊遠遠地幫助我們。

持品最後的偈頌強調忍辱是弘經的主要條件，可見要流通此經不是件

容易的事，要具足三大條件才可做得到。

13 安樂行品

這品講文殊菩薩覺得要受持流通《法華經》會有困難，如果沒一個方法做，就得不到安樂，所以就請示安樂行。其實佛在法師品也有講過，教我們依三軌弘經，就會得安樂。四安樂行與三軌都是大同小異，只不過四安樂行是更具體些。四安樂行分為身業安樂行、口業安樂行、意業安樂行、誓願安樂行。

第一種身業安樂行，是講安住菩薩行處和親近處，教大家要安住忍辱地。你若能做到行無所行，做到無辱可忍，無能忍亦無所忍，你的身業就得安樂。你弘經的時候，就算有人毀謗你、罵你，你只要知道一切法空，你就能安忍。

親近處又分初親近處和第二親近處，初親近處是教你離諸染緣，主要教你修禪定，初修禪定不可以在喧鬧的地方，如果是久修禪定又有定力的人，

在十字街頭也可以入定，但若是初修禪定的話，你就要離開令你散亂的地方，避開那些雜染的因緣，令自己心不散亂地修禪定。第二親近處是要觀一切法空，一切法都是因緣所起，一一都是無自性可得，無實性可得。身業安樂行就是以二空為體，二空是我空法空；要做到我空法空，就要由修禪定做起，先修正後修觀，能觀到我空法空，你的身業就安樂了。

第二種是口業安樂行，怎樣能做到口業安樂呢？首先我們不要講別人的過失，別人有過失，我們都要避免講。如果你講別人的過失，就會雙方都生煩惱。經典的過失也不要講，你若只信《法華經》，而批評其他經典的過失，這又會招致很多煩惱，你提倡一乘又講三乘的過失，這也是不好的。你既然是流通一乘《法華經》，你只須稱讚一乘《法華經》，這種叫清淨口業。當你不是站在流通《法華經》的立場，應機說法時，當然也應說一些三乘法。

第三種是意業安樂行，不但身不犯過，口不犯過，連你所動的一念都不會對人惱亂。如果你的心念中有一念是惱人的話，即是對人不懷好意，所謂成於中，形於外，自然會流露出來，令人難堪；所以連損惱人的心念也不要

動，口不要講戲論的語言，內心也不要戲論。甚麼叫戲論呢？違背真理的，所說的所想的是與真理不相應，如遊戲一樣，毫無意義，顛顛倒倒的就是戲論。在意念上，我們也不應起競爭的念頭，即使你表面上沒同人競爭，但心裏面同人競爭也是不好。如果你有慈悲心、平等心，你就不會同人競爭，心裏也不會起貪瞋癡慢疑的念頭。我們持戒是有止持有作持，不惱人，不戲論，不競爭，就是修心念的止持。

「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師想」，這就是講心念上、意業上的作持。諸如來是指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都是我們的大慈悲父，就算你自是孤兒，也不用起孤單的觀念，有諸佛做你的大慈悲父，你一點都不孤獨。我們不但有大慈悲父，還有很多大師、老師、導師，觀音菩薩、文殊菩薩等所有的大菩薩都是我們的大導師。

我們對一切眾生要起慈悲心，我們懂得奉行佛法，但眾生不懂，很可憐，我們就要去教他們，教不了的時候，就要有憐憫心，想辦法慢慢引導他們。

意業安樂行就是教我們遠離一切的過失，不起貪瞋癡的念，不起惱害人

的念，只起尊敬佛、尊敬菩薩、憐憫眾生的念，這就是離過，我們能這樣做就會得安樂。平常人為何不安樂呢？就是因為他們做不到這幾點，所以得不到安樂。

第四種是誓願安樂行，教我們「於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這些在家和出家人是指一乘菩薩，就算他以前曾經退心，我們也應該生起大慈心，令他得到安樂。

我們平常講慈悲是連在一起講，這裏是分開來講，慈是給與人安樂，悲是拔除他人的痛苦，佛要我們「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非菩薩」是指未曾信解一乘的眾生，雖然他不是一乘菩薩，但我們對他要生起憐憫心、大悲心，應作這樣想：「如是之人，則為大失。」這些人就大大損失了，他沒機會聽，或者聽了又不肯信受，他於一乘法就得不到受用。

「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甚為可憐。」有很多人不知道三乘法是如來隨宜所說，是要我們恢復一乘菩提心，有人就是知道了也不相信，有懷疑也不去問，當然就不瞭解，這種人非常可憐。

「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佛要我們應該這樣想，這樣發願：那些人雖然現在不問不信不解這部《法華經》，我現在沒辦法令他相信，但我有個決心，有個誓願，等我成佛的時候，無論我在甚麼地方，我都要用神通力、智慧力，引導那些人，令他們能安住一乘法之中。

我們大家都要發這個願，佛陀教我們發這個願是多麼慈悲。對完全不信不知不覺的人，你發了這個願，你的心中就與那些人已經是結了緣，結緣不一定是送些東西給人。如果你沒發這個願，知道以前聽你說法的人現在不來了，你就會生煩惱，心裏就不安樂；你發了這個願，認為終有一天你會教好他，那你就安樂了。以上四種都是安樂行，佛陀教流通《法華經》的人，要修這四安樂行。

這一品也講了輪王髻中珠的譬喻：「文殊師利，如轉輪聖王，見諸兵眾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捨之珠，久在髻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這個譬喻是佛對文殊師利講的，說明《法華經》的開權顯實法就像轉

輪聖王髻裏藏著的一粒寶珠那樣寶貴。轉輪聖王見到兵眾打勝仗有大功勞，心裏就很歡喜。他頭頂髻中的寶珠很珍貴，「難捨」，不是吝嗇，而是寶貴，長久在髻中，決不會隨隨便便拿出來送給人，現在才拿出來，這是比喻《法華經》也是這樣尊貴，到最後才說出來。

「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為大法王，以法教化一切眾生，見賢聖軍與五陰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我們修行就像打仗，同五陰魔、煩惱魔、死魔打仗，打勝仗就有大功勳，就能「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就有功勞。

「爾時如來極大歡喜，此《法華經》，能令眾生至一切智。」這部《法華經》能令你成佛，你能聽到《法華經》，就能回歸一乘菩薩道，接近於成佛，所以佛最後才講。「一切智」即是成佛，這部《法華經》能令眾生得到佛的智慧。

「一切世間多怨難信，先所未說，而今說之。」一直以來，佛為就眾生的根機，都是說三乘方便法；如果早些說一乘，眾生是多怨難信，因為他

們要維護三乘而不能接受一乘；那些阿羅漢以前根機未熟，所以先前沒有說一乘。方便品講：「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以前不講，是說的時間未到，現在說時已至，所以現在就說了。

「文殊師利，此法華經，是諸如來第一之說」，這「第一」，不是最初的意思，而是指地位最高；「於諸說中最為甚深」。其實《法華經》不是很深，而是最為難信；「末後方說」，所以最後才講，如輪王的髻中珠最後才拿出來賞賜給功臣，「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這個譬喻說明《法華經》的尊貴和高尚，也說明最後說的理由。

14 從地涌出品

這一品也是回應見寶塔品的呼籲，敘述許多大菩薩自動發心做流通此經的工作，一開始就講他方有八恒河沙數菩薩發願持經：「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摩訶薩，過八恒河沙數，於大眾中起，合掌作禮而白佛言，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進，護持讀誦書寫供養是

經典者，當於此土而廣說之。」本來有這麼多的菩薩發願持經是非常好的，但佛卻對這些菩薩說：「止，善男子，不須汝等護持此經」，佛說不需要你們護持這部經。

「所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恒河沙等菩薩摩訶薩，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講說此經。」佛說：為何不用勞煩你們呢？因為我在娑婆世界，有六萬恒河沙那麼多的大菩薩，每一位菩薩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有很多人來護持，不用你們來護持。這有點奇怪，上面講了要大眾發願持經，這裏又講不需要你們，似乎有點矛盾，其實是像演戲一樣，目的是要顯出如來的真實功德，因為大眾從來不知這回事。

「佛說是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震裂，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同時湧出。」佛說話的時候，果然有無量菩薩從地湧出，這些菩薩很莊嚴。這時候，釋迦佛還在多寶佛塔中坐著，那些菩薩出來之後，就「各詣虛空七寶妙塔」，來到多寶如來和釋迦佛面前，「向二世尊

頭面禮足」。佛教很重視禮貌，所以他們五體投地頂禮兩位世尊，還「右繞三匝」，他們的習慣是這樣，繞三個圈也是一種禮；然後「合掌恭敬，以諸菩薩種種讚法，而以讚歎諸佛功德」，他們用各種讚法來讚諸佛功德。這裏講了頂禮、繞佛、讚歎三種禮，然後「住在一面」，站在一邊也是一種禮。他們「欣樂瞻仰於二世尊」，很殷勤、很歡喜地看著兩位佛。

「爾時大眾亦以佛神力故，見涌出菩薩攝受十方世界諸菩薩，遍滿無量千萬億國土虛空。」這些從地涌出的菩薩，不但自己來禮佛，還攝受了遍滿無量百千萬億國土虛空那樣多的十方世界的菩薩，「是十方所來諸菩薩眾中，有四導師，一名上行，二名無邊行，三名淨行，四名安立行。是四菩薩於其眾中，最為上首唱導之師，在大眾前，各各合掌，觀釋迦牟尼佛而問訊言：世尊少病少惱，安樂行不？所應度者受教易不？不令世尊生疲勞耶？」

我們平常人彎腰合掌叫問訊禮，其實真真正正的問訊是問候。地涌菩薩所攝受的十方菩薩有四位代表出來向釋迦佛問訊，他們是這樣問候：世尊您

好嗎？身體健康嗎？安樂嗎？眾生容易教嗎？眾生會不會很難教而令您辛苦呢？

「爾時世尊於菩薩大眾而作是言：如是如是，諸善男子，如來安樂，少病少惱，諸眾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世尊回答他們：是啊，沒錯沒錯，如來很安樂，很健康，身體很好，我所教化的眾生一點都不難教，很容易教化，我不辛苦。」所以者何？是諸眾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亦於過去諸佛恭敬尊重，種諸善根，此諸眾生，初於菩提樹下始見我身，聞我所說一乘，即皆信受，入如來慧。」為何不難教呢？為何易可化度？為何無有疲勞？是因為這些眾生不是我現在才教化，而是世世以來都受我教化，又在過去諸佛前恭敬尊重，種了很多善根，這些眾生是一乘菩薩，不是普通眾生。最初我成佛時，他們就見我，就來聽我說一乘法，一聽就信受，得入如來智慧。

這裏講的「初於菩提樹下」有兩重意思，一種是講佛無量劫來初成佛，已經教化他們；另一方面這次佛在菩提樹下成道，他們也有來。方便品

講：「我坐道場時，人天未來集，有佛子心淨，柔軟亦利根，無量諸佛所，而行深妙道，為此諸佛子，說是法華經。」這些佛子就是指他們，所以他們是「易可化度」。

彌勒菩薩知道大眾心裏有疑惑，佛成道不過幾十年，為何會教了那樣多菩薩，而且都是有大功德的菩薩，還說「易可教化，無有疲勞」。於是彌勒菩薩就代表大眾請問世尊：「無量千萬億，大眾諸菩薩」，這是指從地湧出的菩薩，「昔所未曾見，今從何所來，以何因緣集」？彌勒菩薩問佛這些菩薩是從哪裏來，以何因緣現在齊集在這裏？彌勒菩薩是知而故問，他主要是為大眾而問。

每一位分身佛都有一位侍者，他們也有疑問，所以各自問自己那位佛：「世尊，此諸無量無邊阿僧祇菩薩大眾，從何所來？」他們問佛：那些菩薩是從哪裏來的？各位分身佛就對自己的侍者說：「善男子，且待須臾，有菩薩摩訶薩，名曰彌勒，釋迦牟尼佛之所授記，次復作佛，已問斯事，佛今答之，汝等自當因是得聞。」各分身佛對自己的侍者講：你

們的問題，彌勒菩薩已經問了，釋迦佛現在會解答這個問題，你們會因此而聽到。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彌勒菩薩：善哉善哉，阿逸多，乃能問佛如是大事，汝等當共一心，被精進鎧，發堅固意，如來今欲顯發宣示諸佛智慧，諸佛自在神通之力，諸佛師子奮迅之力，諸佛威猛大勢之力。」佛令從地湧出菩薩來到法會，就是要顯示佛的大功德力。這段話是對彌勒菩薩講的。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彌勒菩薩，我今於此大眾宣告汝等」，佛說：我現在告訴你們，你們不用疑惑。「阿逸多」是彌勒菩薩的名，「是諸大菩薩摩訶薩」，是指從地湧出菩薩，「無量無數阿僧祇從地涌出，汝等昔所未見者，我於是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教化示導是諸菩薩，調伏其心，令發道意」。這是回答彌勒菩薩的問題：這些菩薩你們說沒見過嗎？其實是我在娑婆世界最初成佛時，由我教化他們，是我調伏他們的心，令他們發菩提心。

最後那段偈頌講彌勒菩薩與大眾所生的疑念：「佛昔從釋種，出家近伽耶（即伽耶城），坐於菩提樹，爾來尚未久，此諸佛子等，其數不可量，久已行佛道，住於神通力，善學菩薩道，不染世間法。」這是讚從地湧出菩薩，「如蓮華在水，從地而涌出，皆起恭敬心，住於世尊前，是事難思議，云何而可信？」世尊您講這些菩薩是您初成道時教化，怎樣能令人相信呢？「佛得道甚近，所成就甚多」，佛成道只有幾十年，但教化的菩薩很多，又有很大功德，眾生很難相信，「願為除眾疑，如實分別說」，彌勒菩薩懇求佛詳細解說，除大眾的疑惑。

為何我們要疑惑呢？因為「譬喻少壯人，年始二十五，示人百歲子，髮白而面皺，是等我所生，子亦說是父，父少而子老，舉世所不信」。譬喻一個二十五歲的人指著一百歲的人說，他是我所生的兒子，全世界的人都不會相信。

「世尊亦如是，得道來甚近，是諸菩薩等，志固無怯弱，從無量劫來，而行菩薩道，巧於善方便，其心無所畏，禪定心決定，端正有威

德，十方佛所讚，善能分別說，不樂在人中，常好在禪定，為求佛道故，於下空中住。」這段是讚從地湧出菩薩。

「我等從佛聞，於此事無疑」，我們親眼見佛，親耳聽佛說法，我們對這件事就沒有疑惑，但未來世的人不會信，「願佛為未來，演說令開解」，請佛為未來世的眾生演說，令他們明白。

「若有於此經，生疑不信者，即當墮惡道」，他們不信就會毀謗，毀謗就會墮落，所以，「願今為解說，是無量菩薩，云何於少時，教化令發心，而住不退地？」這幾句是請佛回答，接下來的如來壽量品就回答了這個問題。

15 如來壽量品

這一品講從地湧出菩薩是佛初成道所教化，顯示出一乘佛是究竟圓滿，一乘的境界是超越時間和空間。

首先佛講出自己成佛以來是甚大久遠，不是這次在淨飯王宮出世然後出

家成佛那樣短的來歷。序品講的燃燈佛，化城喻品講的大通智勝佛，全部都是方便示現。經文一開始就講那些菩薩四次殷勤地請佛解答，於是佛就回答。

「爾時世尊，知諸菩薩殷勤四請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諦聽，如來秘密神通之力，汝等一切世間天人及阿修羅，皆謂我今，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告訴他們說：你們所有一切世間天龍八部，所有人，都以為我這次在淨飯王宮出世，叫悉達多，出家後在伽耶城不遠處坐在菩提樹下，坐在道場成佛，叫釋迦牟尼佛，你們都以為我今次是第一次成佛。佛說不是呀，其實我久遠劫來已經成佛。

「然」（但是），這個情形並不真實，也是方便的事。「善男子，我實成佛已來」，我現在講真實給大家聽，我實實在在成佛以來，已經有「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這叫「開跡顯本」，顯出他的根本。「我成佛已來，所經劫數復過此塵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實際上，佛成道以來，所經過的時間，超過用微塵來形容的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

「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佛說：自從那時成佛

之後，我常常都在這娑婆世界，說法教化。「是地涌菩薩，則是初成佛教化成就」，這些地湧菩薩，不是今次出釋氏宮成佛才教化，而是無量劫前最初成佛時已教化，當然是易可化度；「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眾生」，不但在娑婆世界，而且也在其他十方世界導利眾生。

「諸善男子，於是中間，我說燃燈，大通智勝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別。」釋迦佛說：我在法會中，提到的燃燈佛和大通智勝佛等等，又講到他們入於涅槃，這些全部都是如來的秘密神通之力，為眾生而方便分別示現；一乘的境界，已經是不可思議，何況是如來的秘密神通之力，我們又怎能看得透呢？有何法子去想像它呢？佛出現於世教化眾生是方便，連入涅槃都是方便。

這一品也講了良醫治療兒子的譬喻：良醫看到兒子誤服毒藥，就要兒子吃藥除毒，但有些兒子卻不肯吃藥。父親只好留下一些藥，就到了別的國家，令兒子渴慕父親，想念父親。良醫甚至派人回來說，父親死了，逼兒子清醒過來，肯自動吃藥。

「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即作是言，汝等當知，我今衰老，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在此，汝可取服，勿憂不差。」「差」是病好的意思。父親說：你們吃了這些藥，病就會好，不用擔心治不好病。「作是教已，復至他國。」因為有些兒子不肯吃藥，父親講完之後，就去了其他國家。「不久遣使還告，汝父已死。」父親派人回來，告訴兒子：你們的父親已經死了。「是時中毒諸子聞父背喪，心大憂惱，而作是念，若父在者，慈愍我等，能見救護，今者捨我，遠喪他國，自惟孤露，無復恃怙。」那些兒子失去父親，變成孤兒，「常懷悲感，心遂醒悟」。兒子心裏很悲傷，渴慕父親，終於醒悟起來；「乃知此藥，色香美味，即取服之，毒病皆愈」，兒子吃了藥，病就好了。

我們能依法修行，我們的煩惱也會除掉。有佛在時，有些眾生反而有依賴性，不肯發心；佛入了涅槃，那些驕慢懈怠的眾生，就會想著怎樣解除自己的病苦，想辦法讀經，依法修行，就會毒病皆除。

「其父聞子悉已得差，尋便來歸，咸使見之。」這是譬喻我們讀了《法

《華經》，依法修行，我們知道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我們仰慕見本師，然後生一乘淨土，聞佛說法，那時我們又可見佛。所以說佛入涅槃都是一種方便，都是為了度眾生。

這一品的偈頌是稱讚一乘淨土的境界，令渴仰佛的人有機會見佛聞法，繼續行一乘菩薩道。佛其實是常住一乘淨土，這一乘淨土不必要過十萬億佛土，不須過多少個世界，多少個星球，這是人間淨土，不必離開我們的世界，當下即是。

「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這是講這個世界的眾生，見到劫盡，見到三災大劫，而佛卻說：我這個一乘淨土是最安穩。「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華果」，這是形容一乘淨土的景象。遠老法師在東涌的「華嚴閣」就是因這三句而得名的。

「眾生所遊樂，諸天擊天鼓」，這些諸天可能是菩薩示現的，「常作眾伎樂，雨曼陀羅華，散佛及大眾」，有菩薩扮演天人在散華、奏樂。「我淨土不毀，而眾見燒盡」，我釋迦佛的淨土不會毀壞，不過眾生業力的緣



故，就以為這個世界被燒盡了。「憂怖諸苦惱，如是悉充滿，是諸罪眾生，以惡業因緣，過阿僧祇劫，不聞三寶名」，罪業重的眾生，就聽不到三寶的名字。

「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在此而說法。」我最讚歎「柔和質直」，我們學佛不用學很多，能學到柔和質直已經很好。「柔和」是順真理，順佛意，不搞抗拒；「質直」是一片虛心，不預存成見，老老實實，不我慢，不諂曲，不亂想；佛怎樣講，我們怎樣信，就是柔和質直，那麼，我們就會渴慕於佛，就有機會見到佛身，在一乘淨土說法。

16

分別功德品

這一品講那些弟子聽了如來壽命是很長遠、是無量的之後，各人的信心，或多或少；如果你的信心強大，功德就多；如果信心薄弱，功德就少，所以就有分別功德。

17 隨喜功德品

這一品講聽了《法華經》的人能夠隨喜，是有很大功德，就算你聽得很少，從甲開始教乙，乙講給丙聽，如是輾轉到第五十人，只要他能信，有隨喜心、信服心，都會有很大功德。

18 法師功德品

這一品是講六根清淨功德。你能受持流通《法華經》，你能做這種工作，你是會得六根清淨功德的。這一品是下一品常被輕慢菩薩品的前奏，是為下一品鋪路的，因為常被輕慢菩薩得到六根清淨功德。

19 常被輕慢菩薩品

這一品講常被輕慢菩薩用一種特殊的忍辱方式去弘揚《法華經》，而且收到很奇異的功效。經文提到有二萬億佛都叫威音王佛，現在講最後那一

位：「最後威音王如來既已滅度，正法滅後，於像法中，增上慢比丘有大勢力。」這些增上慢比丘是三乘或小乘的比丘，他們看不起一乘菩薩，輕視一乘菩薩，所以講他們是增上慢。那個時代，三乘的增上慢人大勢力，而一乘人就沒勢力。

「爾時有一菩薩比丘，名常被輕慢。得大勢，以何因緣名常被輕慢？」這位是一乘菩薩，為何他名叫常被輕慢呢？「是比丘凡有所見，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那位比丘見到四眾都去禮拜，並說我很恭敬你們，我不敢輕慢你們。「所以者何？汝等往昔皆行菩薩道」，因為你們以前是一乘菩薩，以前都行菩薩道，所以你們將來一定會成佛。「而是比丘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教化。」而這位比丘很特別，他不是專門讀誦經典，因為他知道讀誦經典或者說法，都沒辦法令那些人醒覺，他就用禮拜來教化人，讓那些入覺悟。

「乃至遠見四眾，亦復故往禮拜讚歎」，他遠遠地見到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四眾，就故意向他們禮拜，並且讚歎他們，「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以前行菩薩道將來皆當作佛」，他是這樣讚歎他們。

「四眾之中，有不信受生瞋恚心不淨者，惡口罵詈言：『是無智比丘，從何所來』。那些人罵他，這個愚癡的比丘，不知從哪裏來？」「自言我不輕汝，而與我授記。我不用如是虛妄授記」，他自己講：我不輕慢你們，你們將來成佛。這就是為我們授記，誰要你的授記？誰要你這麼多事？

「如是經歷多年，常被罵詈。」他被人罵了很多年，天天去禮拜，天天被人罵，但他「不生瞋恚，常作是言」，照樣說：「汝當作佛。說是語時，眾人杖木瓦石而打擲之」。眾人用木棒打他，用瓦石擲他，「則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他當然是遠遠地避開，但他仍然大聲說：「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他是用這個奇異的方法去教導人，「以其常作是語故，增上慢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號之為常被輕慢」，大家就給他一個花號，叫他為「常被輕慢」。

鳩摩羅什法師的譯本是叫「常不輕菩薩」，如果這樣稱呼就變成讚他。

他經常被人輕慢，被人罵，那些人給他一個花號，應該是罵他，不是讚他，所以遠老法師改為「常被輕慢」，竺法護法師譯的《正法華》都是用常被輕慢（大家應該想一想：用哪個名稱更為合理）。

「是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二十千萬億偈，悉能受持，即得如上，六根清淨。」人是會壽盡，當他臨命終時，聽了威音王佛為他講了二十千萬億偈的《法華經》，他的記憶力很好，全部都能受持。於是他就得到法師功德品所講的六根清淨功德，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全部都清淨，同時他的壽命也增長了。本來是要命終，聽了《法華經》，得到六根清淨功德之後，壽命反而增加了二百萬億那由他歲。他利用增加的壽命做更多的工作，「廣為人說是法華經」，為更多的人演說這部《法華經》。

「於時增上慢四眾，輕賤是人，為作常被輕慢名者，見其得大神通力，樂說辯力，大善寂力，聞其所說，皆信伏隨從。」以前罵過他，輕賤過他，給他起花號叫常被輕慢的那些增上慢四眾，現在都回心轉意信一乘，

「除不見四眾」。長命的眾生就信一乘，但有些人沒那麼長壽，他們未等到常被輕慢菩薩得六根清淨，已經死了，所以他們見不到，也聽不到常被輕慢菩薩說《法華經》，除了這些人不能教化之外，其他人都信一乘。

「是菩薩復化千萬億眾」，常被輕慢菩薩再教化了千萬億的眾生，「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明常被輕慢菩薩利用增加的壽命做了很多功德。他命終之後，又遇到二千億的日月燈明佛說《法華經》，藉此因緣，又再遇到二千億雲自在燈王佛，由於他受持《法華經》，他的六根清淨功德就更殊勝，成就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到成佛。

「得大勢，於意云何，爾時常被輕慢菩薩，豈異人乎，則我身是。」這裏講明常被輕慢菩薩就是我釋迦佛，也講明佛的因行是非常久遠，不是今天才成佛。

「得大勢，彼時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回心者以瞋恚意輕賤我故，二百億劫，常不值佛，不聞法，不見僧，千劫於阿鼻地獄，受大苦惱，畢是罪已，復遇常被輕慢菩薩，教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現在講那些輕賤常被輕慢菩薩的人，因為他們有罪業，經過二百億劫都不聞三寶之名，還要千劫墮於阿鼻地獄，受大苦惱。不過這業報是可以盡的，受盡之後，他們就會遇到常被輕慢菩薩，也即是再遇到佛，教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得大勢，於汝意云何，爾時四眾常輕是菩薩者，豈異人乎，今此會中，跋陀婆羅等五百菩薩，師子月等五百比丘，尼思佛等五百優婆塞，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者是。」得大勢菩薩，你知道那些輕賤過常被輕慢菩薩的人在哪裏嗎？他們就在這法會上，我已經教化他們，他們現在已得不退轉。

這就說明罪福是很分明，因果是必然的，不過菩提心種是不失不壞，依舊是有用的，只要再遇到常被輕慢菩薩，即再遇到釋迦佛，得到佛菩薩的教化，他們就會成為不退轉菩薩。

20 藥王菩薩本事品

這一品講藥王菩薩極盡所能精進持經，精進供養，表示他對佛很恭

敬、很真誠。當時宿王華菩薩問佛，請佛講藥王菩薩的故事。佛說藥王菩薩就是以前的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是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心大歡喜，即作念言，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日月淨明德佛，及法華經，即時入是三昧，於虛空中，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這是講一切眾生喜見菩薩精進行道，他所習的苦行，不是外道的那種苦行，而是經行一萬二千年。他經過苦行之後，就用種種供養來供養佛，仍未滿意，就再用燃身來供養佛。他說：「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也即是現代人講的自焚。他「即服諸香」，飲了很多香油，用香油、香粉來塗身，把天衣纏在身上，再用香油灌濕天衣，用神通力燃自己的身，「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十方諸佛同時在讚歎他：「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他未燃身之前，做了一千二百歲的預備工作，燃身也用了一千二百歲。燃身之後也即命終，「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他不是胎生，而是化生，做淨德王的兒子。但他化生之後，很快就走了，他對父親說：「日月淨明德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他說：日月淨明德佛今天還在，我現在要去供養日月淨明德佛，因為我從前受了佛恩，從日月淨明德佛那裏得到了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又聽了很長時間的《法華經》，所以我現在要去供養這位佛。

「爾時日月淨明德佛，告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善男子，我涅槃時到，滅盡時至，汝可安施床座，我於今夜，當般涅槃。」他來到日月淨明德佛那裏，佛對他說：我在今晚入涅槃。「又敕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善男子，我以佛法，囑累於汝，及諸菩薩大弟子，並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亦以三千大千七寶世界，諸寶樹寶台，及給侍諸天，悉付於汝」，我把一切都交付給你，你來承擔這個責任。

「爾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見佛滅度，悲感懊惱，戀慕於佛。」菩薩是佛的弟子，佛滅度了，做弟子的當然會戀慕佛，「即以海此岸旃檀為積，供養佛身，而以燒之」，即是進行火化。「火滅已後，收取舍利」，把佛身火化之後，當然是有舍利，舍利是指佛的遺骨，菩薩做了八萬四千個寶瓶來裝舍利。

「爾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復自念言，我雖作是供養，心猶未足。」他心裏想：我雖然做了這些供養，但心裏還是覺得不夠；「我今當供養舍利」，我還要供養舍利。「便語諸菩薩大弟子，及天龍夜叉等」，就對大弟子和一切大眾講：「汝等當一心念」，我怎樣供養，你們要隨喜，要隨順我，要與我合作，這就叫一心念。「我今供養佛之舍利」，我現在要供養佛的舍利。「作是語已，即於八萬四千瓶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這次他不用服香油，不用預備，就在八萬四千寶瓶前，像點燃蠟燭一樣，燃燒自己的兩隻手臂來作供養，燃燒了七萬二千歲。他要大家都專心注意，不要打妄想，要隨喜，要看著他燒臂，這是一乘菩薩的功德。

願力，令當時無數聲聞眾發起菩提心。

「爾時諸菩薩，天人，見其無臂，憂惱悲哀，而作是言」，看見這位菩薩失去雙臂，所有的人都很悲傷，就這樣說：「此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少了兩隻手臂就不具足了。菩薩反而安慰大眾：「於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於大眾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他說：我捨了雙臂，我一定會成佛，如果是真實不虛，那麼我的雙臂就會再長出來。「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由斯菩薩福德智慧淳厚所致」。是什麼理由令他的手臂重新長出來呢？是這位菩薩的福德智慧淳厚，是功德力所致，我們凡夫燒了手臂是不會長出來的。

「當爾之時，大地六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以後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起八萬四千塔，種種莊嚴。」他做了八萬四千寶瓶，又起了八萬四千個塔，每一個塔裝一個寶瓶，還用種種寶物來供養。這裏介紹了菩薩是這樣恭敬佛、供養佛。

「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就是現在法會上的藥王菩薩；「其所捨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數……若復有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大菩薩，辟支佛，阿羅漢，是人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此法華經乃至一四句偈，其福最多」。

佛在前面講供養佛的功德，是為了襯托出持經的功德更大。如果有一個人，用充滿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的七寶來供養佛菩薩，供養辟支佛阿羅漢，這人所得的功德很大，但不如受持這部《法華經》及一四句偈的功德大。大家不用燒身，也不用燒臂燒手指，你受持《法華經》一四句偈的福德是最多，「以此經為諸經中第一故」，這就襯托出持經的功德。

我們心裏會想，一切眾生喜見菩薩為何能那樣真誠、那樣懇切、那樣大供養佛呢？我有這樣的想法：我們作為佛弟子，如果對三寶有很真切的認識，自自然然就會生起一種極度的虔誠恭敬。我們應該知道受了三寶的深恩，就應該知道報三寶的恩德，就應該要極盡一切的恭敬供養的能事，像一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一樣，還是心猶未足，不會覺得自己供養得夠多。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就是這樣，他有了這種很真切的體驗，所以就能做出這樣大的供養，來聊表敬意，並且覺得心猶未足。

或者有人以為這樣的供養太過誇張，沒什麼必要。但如果你能體驗到，你就會覺得意猶未盡，心猶未足。我們體驗不到，是因為程度太低，不知道佛的恩德深重的緣故。藥王菩薩過去生中的做法，對我們是有種啟發的作用和激勵的作用，我們可以深深思惟一下。

21 妙音菩薩品

這一品敘述了妙音菩薩對淨華宿王智佛講，要去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他又化了八萬四千朵蓮華來到釋迦佛前，釋迦佛告訴文殊師利菩薩：妙音菩薩和很多菩薩馬上要到來。然後佛又對華德菩薩講：這位妙音菩薩是得到現一切色身三昧，眾生應該用什麼身去教化，妙音菩薩就會現什麼身來教化他。妙音菩薩現種種身來教化眾生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流通《法華經》。

佛告訴華德菩薩：「是妙音菩薩已曾供養親近無量諸佛，久植德本，又值恒河沙等百千萬億那由他佛，華德，汝勿但見妙音菩薩其身在此」，你不要以為妙音菩薩的身在這裏，「而是菩薩現種種身」，因為他得到一切色身三昧，種種現身，都是「處處為諸眾生，說是經典」，說明妙音菩薩現種種身來說《法華經》，流通《法華經》。

22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這一品講無盡意菩薩請問觀世音菩薩的功德，講了我們的娑婆世界，有觀世音菩薩，具足現一切色身三昧，也是現種種身去教化眾生，現種種身去說《法華經》。這品的前半段是講觀音菩薩大悲救苦，與眾生結緣，後半段是講觀音菩薩現種種身來說《法華經》。前一段種種結緣是施權，後一段現種種身來說《法華經》是為實。

以上三品中提到的藥王菩薩、妙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是我們流通《法華經》的典範，我們要尊重恭敬、受持、流通《法華經》，就要學習這

三位菩薩，以三位菩薩為榜樣。

23 如來神力品

這一品講十方佛現大神通，出廣長舌相，放光動地，大地六種震動，十方世界都能見到，十方諸天都來禮拜供養釋迦牟尼佛和多寶佛，十方菩薩還把珍寶等供品散在娑婆世界，種種供養品變成寶帳，蓋著十方佛的上空，表示十方世界融通成一個佛世界，也表示了一切佛都是平等的，表示了佛與佛之間是沒隔礙，是超越一切的時間和空間，最後是讚歎流通的功德，佛現大神力是為了付囑流通。

「爾時佛告上行等菩薩大眾，諸佛神力，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我以是神力，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為囑累故，說此經功德，猶不能盡，以要言之，如來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一切秘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是故汝等於如來滅後，應一心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由此看出，

這一品是為下一品囑累而設，如來神力品和囑累品一定要連接在一起。有些譯本把這兩品分隔開，是沒有理由的。

24 囑累品

囑累品講佛的大願完成了，佛出現於世是要為弟子授記，授記完就希望把一乘法付囑流通。「爾時釋迦牟尼佛從塔座起，現大神力，以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因為付囑流通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所以釋迦佛要在多寶佛塔座站起來，現大神力，用右手摩無量菩薩的頭。你也許會問：佛一隻右手怎能摩無量菩薩的頭呢？佛有大神通力，能令每位菩薩都覺得佛的手是摩著自己的頭。

佛對大眾說：「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難得之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益。」佛說：大菩提法不是很容易得來的，不會無緣無故而得，我是在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而得到，現在就交托給你們，你們要一心流布。同樣

的話，佛講了三次，也三次摩菩薩頂。那些大菩薩一起回答：「如世尊教，當具奉行，惟願世尊，願不有慮」，他們也講了三次。

佛對菩薩說：「於未來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來智慧者，當為演說此《法華經》，使得聞知，為令其人，得佛慧故。」這一段話很重要，我們讀了這段話，就可以知道佛陀是多麼慈悲，說法是多麼靈活。佛說：未來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來智慧，信一乘法，信開權顯實法，信《法華經》，你就應當為他說《法華經》，令他聽到一乘法，知道一乘法，令這個人得到佛智慧，令他信受一乘。

但是，我們說法又不能千篇一律，頑固堅執，應該要觀機逗教，「若有眾生，不信受者」，如果有的眾生不信一乘，就「當於如來餘深法中，示教利喜」。什麼叫「餘深法」？如果他不信受一乘法，不妨遷就一下，為他講權教大乘、六波羅蜜，或者講十二因緣和四諦法，甚至對他講五戒十善。這些就是餘深法。他不接受一乘的時候，你不要強逼他，要先教他其他的三乘法 and 五乘法。「汝等若能如是，則為已報諸佛之恩」。最好是能為他講《法

《華經》，但如果他不接受，你就要降低一級來教他，令他漸漸上進。你們能這樣做，就是已經報答了諸佛之恩。

由此可知佛是很靈活、很慈悲，所以我們不要太固執，不要太偏激，不要以為《法華經》是最高無上，就只講《法華經》，其他三乘五乘都一概揚棄，眾生不信一乘就強逼他信，這樣是不對的，而且太不知佛意。

十八、總結圓滿

法華經綱要講完了，大家聽完之後，要認清本經是以「開權顯實」為宗旨，以「無上一乘」為歸趣。《法華經》是佛陀的最後說，指出了從前所施設的三乘教、五乘教，都是方便，唯有最後說一乘才是真實。我們要知道佛世時是以聲聞弟子為當機眾，可以說佛陀的「一代時教」，是正化聲聞，兼化權教菩薩，以及所有的八部眾，但全部都是往昔的一乘菩薩，所以方便品講：「但教化菩薩。」我們聽了《法華經》，一定要明白什麼叫「但教化菩薩」。開權顯實的主要作用，簡單來講，就是要弟子恢復往昔的一乘菩薩道，其實即是提升了我們的身份、地位，教我們接續往昔那一段一乘因緣，免致永久脫節，長劫退墮。我們要趕快回復一乘，否則就迷途而不知歸家，不知回到大富長者那裏。

《法華經》是本師催促我們要進趣究竟大菩提，是鼓舞我們的志氣，是振奮我們積極的精神，是引向無窮無盡的光明遠景，是指點我們仰望最輝煌的

寶所，是固定了我們正確的目標，令我們走向最安穩、最崇高的境地——乘佛果。

佛陀為了這件事，用了很多時間施設了無量的方便。我們作為佛弟子，怎能不知恩報德呢？因此我再總括了五點，希望大家能做到：

1. 我們要決志自信是一乘菩薩，深信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
2. 我們要深信唯一佛乘是真實，是我們唯一進趣的目標。
3. 我們既然回復了一乘信心，就要珍惜一乘志願，不要再退墮；若再退轉，一墮再墮就不堪設想了。
4. 要依三軌四安樂行做我們的道德標準，即是要兼行六波羅蜜多。
5. 我們要知權知實，一乘實佛是目的地，三乘權教是過程，最後要捨權而趣實，我以前說過一首偈就是此意：「一乘為標的，大乘能普濟，道品以治病，權實隨所宜。」

我們行一乘菩薩道，是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止進一步，還要進無量步，因為一乘菩薩道是要行無量無邊劫，真是學無止境。我們只有抱定

「但問耕耘，不問收穫」的觀念去奮勇前進，這樣才能無量無邊劫行一乘道而永不厭倦。

藥王品中諸佛讚歎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果我們勇猛精進地行一乘菩薩道，不用燒臂，也會得到諸佛同聲讚歎我們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這種做法就是最正確的一乘人生觀。希望大家建立起這個「一乘人生觀」，勇猛精進地前進，前途一定是光明無量。

多謝各位！

一乘菩薩的人生觀

——慧瑩法師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紀念遠老法師法會上開示

一 一乘菩薩行程，長遠無限，學無止境

一乘，似乎很深很妙，但，近來我發現有一句很平常的成語可以用來詮釋它，貫通它，就是「學無止境」。我覺得唯有發一乘菩提心者，正是「學無止境」的實踐者，學無止境正恰好用來描寫一乘菩薩的學與行。

學問原是有限的，「學無止境」這句話，當然有勉勵人不斷前進的作用，但世人都學到某一階段就停滯不前了。至於佛法中的三乘聖者，也是有限度的。

例如：阿羅漢就稱為無學，表示已經學無可學了。在佛世來看，似乎都是即生成辦，但據經論說，少則四十劫，多則六十劫。辟支佛的修學，少則六十劫，多則一百劫。權教佛果，則經三大阿僧祇劫。由信、住、行、向四十位是第一個阿僧祇，初地至七地為第二阿僧祇，第八至第十地為第三阿

僧祇（阿僧祇譯三無數劫，是有數的無數。阿僧祇為大數之極，計法：以萬萬為億，萬億為兆，凡一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兆為一個阿僧祇）。三阿僧祇外，再要加百劫修相好。總之，都是有限量。故龍樹智論說：「佛言無量阿僧祇作功德，欲度眾生，何故言於三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可知三阿僧祇劫成佛之說，是方便說耳。

《法華經》從始至終，都以無量為讚歎。如「諸佛智慧，甚深無量」；「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最後囑累品說：「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難得之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益。」壽量品講：「壽命無量劫，久修業所得。」表示無量無邊功德，乃由於無量無邊劫修習得來，因果必然是相應的，果無量故，當知因亦無量。正常的佛法，決無速成或躐等可言。若有，則是邪說邪見。

《華嚴經》普賢菩薩的十大願行有可取之處，可以貫通一乘菩薩行。如普賢菩薩說：「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讚乃

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讚歎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這就說出菩薩無盡的精進精神，一乘菩薩發一乘菩提心就必須具足這樣無窮無盡的精進精神。反之，若懈怠、放逸，貪圖吃喝玩樂，悠悠忽忽，馬馬虎虎，卻又急功近利或貢高我慢，竟自以為是一乘菩薩，已經超越一切三乘人的話，就差得太遠太遠，簡直是無慚無愧，不知羞恥，試問以何面目見釋尊本師和觀音文殊諸大菩薩？即使在稱念佛菩薩聖號之時，亦應問心有愧，自覺汗顏無地自容！

化城品講的「其路甚曠遠」就是說佛道極長遠，表示一乘佛道是無止境的長途。我們發一乘菩提心，就是要發無止境的大精進心。所以要經常保持「但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

不過有人要問：如此大的一乘精進心，怎能發得起？這就必要建立在真信切願之上。我們的對聯明白指出「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趣菩提」。《法華經》的重心，就是側重在要我們培養信心和加強願力。五根五力，都以信為先；「信為欲依，欲為勤依」，有信願才能發起精進心（《法華經》亦不外信願行）。

二 信心如何生起

真實信心如何生起？一般人自言：我信佛，我信三寶，我信一乘。多是一句空話，其實未生真實信。因為於所信的，根本未有正確的理解（信解），未有純潔的意樂（動機）信求、正志、正願。

一乘信心，與一般的信，有所不同。首先於《法華經》內容，有深刻的認識，感念佛恩，而激發起懇切的信心。有了信心，才談得上發願和修行。

信什麼？先要信得過佛陀是人，原本與我人無異。但通過無量無邊劫的勤勇修行，的確已經圓滿成功，堪作我人的榜樣（模範）。根據《法華經》內容，還要：

（一）信釋尊是本師，過去世曾為我種下一乘佛種（善根）。

（二）信佛陀來此世間，為救濟我而出現於世。

（三）信佛陀具有無與倫比的大慈大悲。

1. 入火宅救子。

2. 不辭勞苦，四處尋覓失子，委曲求全，種種慰喻、栽培、教導、改造。

3. 引領我們前進寶所，歷經長遠險道，作化城令休息，毀化城，逼前進。種種苦心，百般善巧設計，都為救濟我們，此恩此德，甚深甚重，豈能不感動！

（四）信唯一乘究竟（三乘方便，終須放棄）。

（五）信有一乘淨土，可以往生。「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在此而說法」（壽量品偈頌）。

（六）信諸佛如來言無虛妄，定可得見本師。

（七）信定有機緣得聞一乘因果經。

（八）信本師必繼續引領我們進行一乘菩薩道。

（九）信只要有無止境的一乘精進力，終能到達寶所，圓滿大菩提。

（十）要向本師真誠懇切地求懺悔。

1. 因為自己就是貪玩而入火宅的癡子。
2. 我就是捨父逃逝遠走他方的流浪子。
3. 我就是懈怠放逸退心墮落的傻子。

由於我們太不懂事、不長進、不成器，以致勞煩世尊（大慈悲父）特地入火宅救我們出去。我們怎麼還要貪玩不肯出火宅，甘心活活被燒死呢？又，佛陀（慈父、大富長者）已經千方百計四出奔走要找尋失落的兒子（我們），務必要達到交付家產的心願（為我們授記），我等為何頑固堅執死不肯與慈父相認？偏偏自甘墮落呢？為何不肯接受慈父的挽救、愛護、指引？！

橫蠻執拗，不肯接納慈父的恩情厚愛，到底是何理由？我的猜想：你一定是不信大富長者真是自己的父親，才會這樣愚癡顛倒。但這樣有益還是有害呢？有好處還是有損失呢？大家考慮過嗎？我看：只是白白拖累父親加深麻煩、悲傷、痛心。尤其害了自己永墮痛苦的深淵，永無出期！你試想想，這是多麼冤枉！多麼可憐！幸福與災禍，原來只在信或不信一念之間。

三 信與不信的利害關係

如果肯信慈父的話，肯接受救濟，馬上回復長者子身份。回家洗擦乾淨，換過衣冠，學習禮儀，勤讀詩書，即成為一位高貴的大富長者子，有資

格承受無量寶藏的家財，自己是多麼幸福快樂；尤其能令慈父心滿意足，得嘗所願，真是一樂也！何樂而不為？！

這是（依經意）表示我們要信自己往昔本是一乘菩薩，可惜因懈怠而退心墮落六道凡夫，染得滿身煩惱，受苦無量；如今，若肯回頭，恢復一乘信願，重發一乘菩提心，安守一乘菩薩身份，生大慚愧，發大精進，一面淨治煩惱而廣修眾善（當知一乘菩薩是要總攝一切善行的，切勿誤以為人天善、三乘善與你無關，而可以忽略輕棄），另一方面要受持《法華經》，兼修六度萬行。並且要發無止境的廣大心、長遠心、堅固心、不退轉心。必須具備如上的信心，才能決心修一乘菩薩行，才會精進勇猛，無止境的趣向一乘大菩提。切勿怖畏佛道長遠，不要怕無量百千萬億劫的修菩薩行。應該怎樣才對？告訴你：從此刻開始，應該痛定思痛，決心不能一錯再錯，不可一退再退，一墮再墮。趕緊振作精神，真誠發誓，永無休止地向前進，只許前進，不許後退。不管什麼打擊或障礙，亦決不後退半步（如玄奘西行）只要對準目的地，奮勇前進，

一定成功；何況還有慈父在前引導，諸大菩薩從旁護持協助（冥應）呢？只要有信心，有願力，肯精進（具足信願行），決定可以直趣無上大菩提，圓滿成就一乘佛果功德。

不過你必須緊記：佛道，是無限長遠的偉大工程，切不可急功近利，更不可一念放逸。有句慣用語：「做到老，學到老。」正是一乘道的寫照，甚有意思。老字不可解作衰老，我給它一個新的詮釋：解作無窮無盡長遠之極的意思。「做到老，學到老」即是：無窮無盡地做，無窮無盡地學；越學越不足，更要多多學，越做越不夠，更要多多做；越學越精進，越做越奮勇，永遠積極進取，永遠朝氣蓬勃，所以遠老說：一乘菩薩是不老不死的。這就是普賢菩薩說的「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就是無止境的一乘行，就是長遠廣大的菩提道。你還要問什麼叫一乘菩薩道嗎？

四 一乘菩薩沒有捷徑可行

或有人說：「這樣無有了期，永無止境的菩薩道，我才不要學呢！」好，

我問你要學什麼？要做什麼？「我要學容易的，做短期的。」或曰：「學阿羅漢好了。」可是不究竟呀！佛陀又不許以此為止境。方便品有明文：「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又「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又「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化城喻品：「我滅度後，復有弟子，不聞是經，不知不覺一乘菩薩所行，自於所得功德生減度想，當入涅槃。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是人雖生減度之想，入於涅槃，而於彼土得聞是經，求佛智慧，唯以佛乘而得減度，更無餘乘。」

或者有人說：「不學二乘，就學權大乘吧！」當知權乘但有假名，終必歸實。讀方便品偈頌可以窺見：「我見佛子等，志求佛道者，無量千萬億，咸以恭敬心，皆來至佛所，曾從諸佛聞，方便所說法。我即作是念：

如來所以出，為說佛慧故，今正是其時。」今我喜無畏，於諸大眾中，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表示權教菩薩即時轉入實教一乘（機轉教亦轉）。三乘終要會歸一乘，叫做「會三歸一」，但切記會人而非會法（人是活動的，一念回心，立刻轉向。法有一定的因果法則，不能隨意改易，混淆雜亂）。這是遠老特別提示的關要處，與中國各宗派傳統講法圓融方便最不同的新見特見（思之，切勿弄錯）。

五 總結

三乘是不可停留的（如化城不可久住），而且決定不能以權為實，以方便作究竟，所以要毀化城，若你一天不回歸一乘真實，佛陀就一直要設法挽救你，引導你，勸勉你，或呵斥你。盡符盡法，永不休止。

如果我們不信一乘，不發心，不行道，釋尊將如何？！無話可說。只是我們自己傷害自己，而且枉勞世尊長久為你勞心、費力、又傷氣，你以為應該嗎？值得嗎？

「假定我連三乘也不學呢，如何？」那就更糟了，你將會長劫在三途六道中，顛顛倒倒，造業受苦。佛陀就更加不忍，更要忙忙碌碌地去救導我們，他就一直在悲傷憐愍中，忙個不停了。

如果你不願意無止境地行一乘道的話，請問你是否願意無止境地墮地獄、餓鬼、畜生呢？你會說：「不，我要做人，做天，享福。」可是一介凡夫，沒有把握控制不起惑，不造業。由於無明障蔽，不知不覺跟隨惡友犯身口意惡業，仍是升沉不定，作不得主。我們既身為一個佛弟子，竟然能甘心這樣自暴自棄，自甘墮落嗎？

我今誠懇地與大家共勉，告訴各位：與其任性無止境地放逸，流浪生死，受大苦惱，何不掉轉頭來，修學無止境的一乘行呢？何不順從佛意發起一乘菩提心呢？（其實是回復一乘菩提心。）一乘道是學無止境的，決心無盡期地做，無盡期地學，學深深的克己，學大大的利他。這就是一乘菩薩最正確的人生觀。一乘菩薩道，就是我們安身立命的真正皈依處。這不但能使大慈悲父（釋尊）心滿意足，而且令十方諸佛也皆大歡喜，尤其遠老法師一定開顏含笑了！

二零一三年三月

吳蓮菊居士助印《妙法蓮華經綱要》一千本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妙華佛學會印贈

二〇一三年三月香港再版

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設計承印

電話：八五二一二八一五〇八六三

傳真：八五二一二八一五一四〇〇



妙華佛學會

印贈

地 址：香港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1樓B座
新講堂：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 話：2570 0443 傳 真：2570 0679
網 址：www.buddhismmiufa.org.hk
電 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